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新爱洛漪丝

(4)

新 爱 洛 漪 丝

第四卷

Non la conobbe il mondo, mentre l'ebbe:
Conobill'io ch'a pianger qui rimasi.
Petrarque.

她活着的时候，世界不知道她，
但我知道，而且始终哀悼她。

——彼特拉克。（意大利语）

[法] 卢梭著

伊信译

目 录

第 四 卷

- 第一封信 德·伏尔玛尔夫人致陶尔勃夫人 …
..... 2
- 她催促她表姐回来，并说明由于
什么理由。她希望这位女友来跟她和
她的家人常住在一起。
- 第二封信 陶尔勃夫人致伏尔玛尔夫人的复信
..... 10
- 成了寡妇的陶尔勃夫人的计划是
将来把自己的女儿同德·伏尔玛尔夫
人的长子结合。她向她献上并分享一
个美满结合的美妙希望。
- 第三封信 于丽的情人致陶尔勃夫人 19
- 他告诉她已回来，给她以他旅行
的简单叙述，向她请求准许去见她，还
向她描绘他心中对德·伏尔玛尔夫人的
感情。
- 第四封信 德·伏尔玛尔先生致于丽的情人 …
..... 25

他告诉他说他的妻子已把她过去的
的迷误告诉了他，他提供自己的家给
于丽情人住。于丽的邀请。

第五封信 陶尔勃夫人致于丽的情人这封信里附 有上面的信 26

陶尔勃夫人随着德·伏尔玛尔先
生和夫人后添上自己的邀请，并希望
圣·普栾这个名字，本来是她从前在
她下人面前称呼于丽的情人的，至少
在他们的社会里给他保留着。

第六封信 圣·普栾致爱多阿尔阁下 28

德·伏尔玛尔先生和夫人给予圣
·普栾的接待。他的心被激动的各种
活动。他采取决不忘记他的义务的决
心。

第七封信 德·伏尔玛尔夫人致陶尔勃夫人 38

她告诉她关于她的心理状况、关
于圣·普栾的行为、关于德·伏尔玛
尔先生对于他的新来的客人的好的意
见以及他对于他的妻子的德行的安
心，他拒绝接受她的秘密。

第八封信 陶尔勃夫人致德·伏尔玛尔夫人的复 信 44

她向她指出选择她丈夫作为知心人可能有的危险，并要求她叫圣·普栾到她那儿去几天。

第九封信 陶尔勃夫人致德·伏尔玛尔夫人 …

…………… 49

她把圣·普栾送回她，她称赞他关于引起一场巴黎矫揉造作的礼节的批评的方法。她为她的小女儿给她的表妹做的礼物。

第十封信 圣·普栾致爱多阿尔阁下 …… 56

他向他详述在德·伏尔玛尔先生家里实行的有关仆役和雇工的聪明的管理，这引起的一些思考和批评的意见。

第十一封信 圣·普栾致爱多阿尔阁下 …… 90

愉快的僻静处的描绘，德·伏尔玛尔夫妇同他们的孩子们将创造的与其说艺术的不如说自然的工作，这就对富裕人家花园里奢华的奇异的趣味给予批判性的思考。中国的花园的思想。花卉爱好者的可笑的热诚。圣·普栾对德·伏尔玛尔的激情突然转变为对她的德行的赞美。

第十二封信 德·伏尔玛尔夫人致陶尔勃夫人

..... 112

德·伏尔玛尔先生的性格，他甚至在自己结婚之前就完全知道他妻子和圣·普栾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他对他们的德行的完全信任的新的证据。德·伏尔玛尔先生要有一段时间不在。他的妻子向她的表姐请教，她是否需要叫圣·普栾陪她丈夫去。

第十三封信 陶尔勃夫人复德·伏尔玛尔夫人

..... 124

她消除她表妹关于圣·普栾问题的惊慌，并叫她对这位哲学家要采取从前本应对他采取的很必需的预防措施。

第十四封信 德·伏尔玛尔先生致陶尔勃夫人

..... 132

他向她通知他的出发，并告知她关于把对自己孩子们的教育交托给圣·普栾的计划；为他对于他妻子和她从前的情人的问题、他的奇特行为作辩护的打算。他告诉他的表姐他发现了他们的真实的感情，以及他在自己不在家时对他们进行考验的理由。

第十五封信 圣·普栾致爱多阿尔阁下 ... 138

德·伏尔玛尔夫人的苦恼。她向
圣·普栾揭示的致命的秘密，这秘密
他现在不能告诉他的朋友。

第十六封信 德·伏尔玛尔夫人致她的丈夫 ... 141

她责备他严酷地玩弄了他妻子的
德行。

第十七封信 圣·普栾致爱多阿尔阁下 ... 142

德·伏尔玛尔夫人和圣·普栾在
日内瓦湖上遇到的危险。他们终于登
陆。午饭后圣·普栾把德·伏尔玛尔
夫人带到梅耶利的隐避所去，在那里
他从前一心只想到他亲爱的于丽。他
看到旧时激情的遗迹时的激动。德·
伏尔玛尔夫人的明智和审慎的举止。
他们重新登船回到克拉朗。圣·普栾
可怕的欲念。他女友经受的内心斗争。

新爱洛漪丝^{*}

第四卷

* 重印本书所采用的版本，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1761 年的第一版当然是最好的版本；卢梭本人在许多场合也这样认为。最近夏拉卫先生还出售过他致印刷厂经理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说“我认为《新爱洛漪丝》唯一可以接受的版本是第一版。”

本书的注释除注明的以外，都是作者所加的。——原书编者注
为避免混淆，本译本的卢梭原注也加以注明。——译注

第一封信

德·伏尔玛尔夫人致陶尔勃夫人

你把归期拖延了这么久！所有的来来往往我都觉得不对劲。你本应该常住的地方却要消耗多少时间赶得去，而更糟糕的是你还要花多少时间从那儿离开！一想到见面时间如此短促，连相聚的快乐也全给破坏了。你可知道，这样的轮流去你处和来我处会面，那结果是哪一处都不安逸？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使你既在这里，同时在那里？

亲爱的表姐，我们该怎么办？多少宝贵的时光我们让它丧失了，然而我们再没有剩下的时间可以浪费了！年龄在增长，青春在开始飞逸，生命在流走；它给予的短暂的幸福还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我们却忽略了享受它！你还记得起我们早年还是做姑娘的那个时期，它是如此温馨和甜蜜，那是另一种年龄所无法再得，也是我们的心灵很难忘记的？有多少次当我们不得不分离几天、甚至几个钟头时，我们伤心地拥抱着说：“啊！如果我们能自己作得了主，我们再也不会分离！”现在我们已经能自己作主了，而我们一年里却有一半的时间彼此分离着度过的。什么？我们彼此相爱的程度较差了？亲爱的和温柔的女友，我们俩都感到时间、习惯和你的好处使我们的依恋变得更强烈和更难解难分。就我而言，你的不在对我越来越显得不可忍受，没有你在一起，我一分

钟都活不了。我们间友爱的这种加深是非常自然的：其道理在于我们的境况和我们的性格。随着年事的增长，一切的感情趋于集中；我们每天都在丧失一些对我们曾是可贵的而不再能替代的东西。我们的心灵就这样逐步死去，最后只有爱自己，终于在停止存在以前，我们已停止感受和生活。可是一颗善感的心是竭尽全力抵抗这种超前的死亡的；当死的寒气从各方开始侵袭时，它在其周围集中起它所有的自然的热力；它越丧失得多，它便越抓住它所剩的，于是它可以说用一切其他的纽带来维系那最后的目标了。

这便是我认为已经感受到的，虽然我依然还年轻。啊！我亲爱的，我那可怜的心灵曾那么地爱过！它那么早地枯竭，以致先期衰老起来；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情感吸引了它，以致它对于新的眷恋之情再没有容纳的地方。你依次看到我成为小姑娘、女友、情人、妻子和母亲。你知道所有这些称号对我是多么亲切！这些关系中有的受到了破坏，有的松弛了。我的母亲、我亲爱的母亲故世了；我只剩下为怀念她而流的眼泪，我也只能尝到自然的最美好的感情的一半。爱情熄灭了，它是永远熄灭了，而这又是无法补偿的位置。我们丧失了你那可敬的和善良的丈夫，我爱他就像爱你本身的一半那样，他非常值得你的温情和我的友爱。如果我的儿子比较大些，母亲的爱可以填补这些空虚，可是这种爱也像其他的爱一样需要交流；但是一个四岁或五岁的孩子的母亲能够期待什么回报呢？我们的孩子在他们切身感觉到以前早就对我们是亲切的，他们也都热爱我们；然而我们都如此迫切需要对一个理解我们的人说明我们有多么爱他们！我的丈夫能理解我，可是 he 不能相当地回报我的幻想；他没有像我那样热情；他

对他们的温情太理智；我希望他对孩子们的爱能更生动、更能像我的那样。我需要对我的孩子和他的孩子之间有一个女友、一个跟我一样疯狂的母亲；总而言之，母性使友谊对于我变得更为需要，由于有一种快乐可以不断地谈我的孩子而不致引起厌倦。我抚爱我的小子玛尔式兰时，我看到你也抚爱他，我便感到双倍的快乐。当我拥抱你的女儿时，我觉得贴在我怀里的是你。我们曾说过一百遍：在看到我们的几个小家伙一块儿玩耍时，我们联结的心把他们混在一起，简直分不清三个中哪个是哪个。

不仅如此：我有很重要的理由希望你经常在我身边，而你的不在对于我是多方面的苦恼。请想想我对一切掩饰的厌恶，也请想想我几乎近六年来与之共同生活的一个上流社会人物（他是我最近最亲密的人）始终采取的保留态度。我那丑恶的秘密越来越沉重地压迫我，而且这种保留态度变得越来越不可少。诚实越要我把秘密加以暴露，谨慎却越迫使我保守秘密。一个妻子要在丈夫的怀里始终怀着疑虑、欺骗和恐惧，不敢对占有她的那人开启自己的心扉，并为了保证另一个的安宁而向他隐藏起自己一半的生活，你能想象到这是怎样的可怕的情况吗？伟大的上帝！我必须对谁掩饰我最秘密的思想并隐瞒一个他本来应该非常高兴的灵魂的内涵呢？是对德·伏尔玛尔先生，对我的丈夫，对老天爷所能奖励给一个纯洁的姑娘的德行的最当之无愧的丈夫。因为已有一次欺骗了他，就得每天欺骗他，因此我不断地感到不配接受他对我的一切好意。我的心不敢接受他尊敬的任何表示，他的最温馨的抚爱都使我脸红，而他给予我的一切敬重和关切在我内心都转变为耻辱和蔑视的标记。我不断地想道：“他尊敬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啊！假如他知道我的过去，他一定不会这样对待

我。”我这样想时真觉得受不了。是的，我不能忍受这可怕的情况；一当我单独面对这可敬的人时，我就准备跪倒在他面前，向他忏悔我的过错，并在他脚下，由于痛苦和耻辱而死去。

然而从开始就阻止我的那理性却逐日以新的力量控制着我，而我想说的每个理由都成了叫我沉默的理由。考虑到我的家庭的安宁与和睦，我想到只消一个词就可以引起无法挽回的扰乱而忧心忡忡。在如此完满的结合过了六年之后，我要去扰乱一个如此明智和善良的丈夫——他除了他幸福的妻子的意愿而外没有其他的意愿，除了看到自己家里处在有条不紊和安宁的快乐而外没有其他的快乐，——的平静吗？我看到我父亲对自己的女儿和朋友的幸福一直感到如此高兴和满意，现在却要用家庭纠纷去使年迈的他伤心吗？我能使这些亲爱的孩子、这些可爱的和将来大有希望的孩子只能受到浮皮潦草的或可耻的教育，不得不成为他们父母——一个被嫉妒煽起而燃烧着正当的愤怒之火的父亲和一个终日以泪水洗脸的不幸和有罪的母亲——之间反目的可悲的牺牲品吗？我知道那尊敬他妻子的德·伏尔玛尔先生；他如果不再尊敬她时，我能知道他什么？在他性格里能控制他的那激情之所以如此温和，也许是因为它还没有发展的机会。现在他的怒火因为没有目标而显得很温顺而平静，但一旦愤怒有机会发作时，它说不定也许会同样激烈。

如果我对于周围的一切给予如此多的注意，那么我是否也应该考虑考虑我自己？六年循规蹈矩的生活一点也不能抹掉青年时代的错误吗？我是否仍然应当承受我已经为之哭泣了那么久的错误的惩罚吗？我的表姐，我向你承认，我回顾过去时不能不感到厌恶；它使我屈辱到丧失了勇气，我对于羞耻十分敏感，所以

念头一转到它就会陷于绝望的境地。我结婚以来的一段时间应该可以使我安心了。我现在的状况启发了我的信心，只有那讨厌的回忆总想剥夺它。我喜欢在我心头培养那我认为已重新获得的荣誉感。妻子和母亲的地位抬高了 my 灵魂并支持我抵抗另一种地位的内疚。当我看到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亲围在我的周围时，我仿佛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显示出德行；它甚至把我从前的过失逐出了我的心灵。他们的纯洁是我的纯洁的保障；他们在使我变好的同时，对于我变得更亲切可爱了；我对于一切损害贞洁的东西怀有那么多厌恶，以致我很难相信我过去怎么能把它忘记的。我觉得跟过去的我离得那么远，而对现在的我是那么有把握，所以差一点我几乎把准备坦白承认的事看成是与自己不相干的，而且我没有必要这样做了。

你瞧，这便是你不在我身边时我不断地浮沉于其间的犹豫和忧虑的状态。你能知道这一切不知哪一天会发生什么？我的父亲不久就要到伯尔尼去，他决心要等到那场进行了很久的诉讼案件获得结果后才回家，他不愿使讼案给我们留下麻烦，而且我认为他也不大相信我们有继续打这官司的热心。在他离家到回来这段时间里，我只同我的丈夫看家，我觉得我几乎不可能不吐露我那致命的秘密。当我们家里有客人在时，你知道德·伏尔玛尔先生常常要失陪并乐于单独到附近去散步：他喜欢跟农民聊天，了解他们的境况，考察他们土地的现状，用他的钱包和建议帮助他们；可是当我们单独相处时，他只跟我去散步；他很少离开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并以很亲切的率真态度参加大家的一些游戏，这时我对他会感到比平时更温情的表现。这种柔情脉脉的时刻使他原来提供我的那种沉默寡言的保留态度特别有遭到破坏的

危险，他还百来次对我说着话，仿佛在激发我的信任。我迟早必须向他打开我的心扉，我有这样的预感；可是既然你希望这要在我们之间协调一致，而且审慎地要求我们小心从事；那么快点儿回来，尽量少耽搁，否则我再无法答应了。

我亲爱的女友，必须结束这封信了；但我还有相当重要的事要谈，不过说出来却有困难。不仅在我跟我的孩子们或我的丈夫在一起时我需要你，而且尤其当你可怜的于丽单独一人时更需要你；而孤独对于我确实是危险的，因为在我看来它是平和的，我常常会不知不觉地寻求孤独。你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我心头还感觉到它过去的创伤；不，它已经痊愈，这我能感觉到，而且对此很有把握；我敢于相信自己是有德行的。我所恐惧的不是现在，折磨我的是过去。有些回忆跟现实的感觉同样可怕；一经回忆，心肠会软下来，觉得想哭却感到羞耻，但因此却哭得更厉害。这些眼泪是由于哀怜、由于遗憾、由于悔恨而流的；爱情已没有它的份儿，它对我已毫无关系；可是我哭它所引起的痛苦，我为一个可敬的人的命运哭泣，他的不慎的激情剥夺了他的安宁，也可能他的生命。唉！他在这次因绝望而采取的遥远而危险的旅行里肯定已经丧生。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从天涯海角也会给我们寄来消息；他出发至今差不多有四年。据说他所在的那舰队已遭到成千次灾难，舰队丧失了四分之三的船员，好几艘舰只已沉没，其余的也下落不明。他不在世上了，他不在世上了；隐隐的预感向我这样宣告。这不幸的人不会比那么多别的人更能幸免。大海、疾病、更为严厉的悲哀都将缩短他的生命。在大地上闪耀过一会儿的那一切就这样熄灭了。对一个正直人的死亡在我良心上又多了一层苦恼的指责。啊！我的亲爱的，他的心灵是什么样的心灵！

……他多么知道爱！……他真值得活着……他将在上帝面前献上一个脆弱的灵魂，然而神圣的和热爱德行的……我徒然竭力驱走这些悲惨的念头；但它们随时随刻情不自禁地重新出现。为了排除它们，或者为了调节它们，你的女友需要你的照顾，而且既然我不能忘怀这个不幸者，我与其独自思念他，我更愿跟你共同谈论他。

你瞧，有多少的理由增加着我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不断的需要！你比我更明智和更幸福，如果你没有和我一样的理由，你的心灵难道不感到和我同样的需要？假如你当真不愿意再嫁人家，因为你对你的家感到很少快乐，那么你对哪一家能比我家更中你的意呢？我呢，我知道你在你家的情形而觉得痛苦，因为你虽然会掩饰，我知道你在那里的生活方式，你在克拉朗时向我们装出来的那种调皮的模样也骗不了我。你总责备我生活上的一些缺点；我反过来也要责备你一个很大的缺点：那便是把你的痛苦总是集中在自己心里并让它孤独地待着。你把自己隐藏着为了独自悲伤，你在自己的女友面前啼哭仿佛会感到脸红似的。格兰尔呀，我不喜欢这样。我并不像你那样不公正；我并不责备你的遗憾，我不愿意你在两年、十年、或一辈子停止对一个如此亲切的丈夫的纪念和尊敬；可是我要责备你在经过你最美好的时光跟你的于丽一起哭泣她的痛苦以后，却剥夺她也来跟你一起哭泣的快乐，并用最值得的泪水来洗刷她曾流在你胸口的泪水的耻辱。假如你不高兴跟我一起悲伤，啊！你就不懂得真正的悲伤。假如你能从中得到一些快乐，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同我分享？你难道不知道心与心带着悲愁印记的交流，有着快乐所没有的、非言可喻的甘美和动人？友谊难道不是专门给予不幸的人们以缓解他们的痛

苦并对他们的苦难予以安慰的吗？

我亲爱的，这便是提供给你应该做的一些意见，其中关于叫你来跟我住在一起这一点还得补充说明；这不仅是我，也是我丈夫的意见。我觉得他曾好多次感到惊讶而且甚至生气，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两个朋友怎么不在一块儿住；他明确告诉我，他已经对你当面这样说过，而他决不是随便说话的人。对于我这番陈述，我不知你采取什么措施；我希望能如我所期望的那样。但无论如何，我主意已定，决不改变。我从未忘记你愿追随我去英国那时。无与伦比的朋友，现在该轮到我了。你知道我厌恶城市的喧嚣，我喜欢乡村，喜欢田间工作，三年的乡村生活使我喜欢我在克拉朗的家。你也不会不知道举家搬迁有多少麻烦，而让我父亲如此频繁地迁居又是多么滥用了他的美意。算了吧！如果你不愿离开你的窝来掌管我的家，我就决定在洛桑搞一所房子，我全家都搬到那里跟你住在一块儿。这件事请你安排一下；大家都愿意这样：我的心，我的义务，我的幸福，我保留的幸福，我恢复了的理智，我的地位，我的丈夫，我的孩子们，还有我自己；我的一切都亏了你；我的一切好处都来自你，我看到的一切都使我怀念你，我没有你便什么也不是。那么来吧，我至爱的，我的守护天使，来保持你的业绩，来享受你的恩德。让我们只有一个家，正像我们只有一个可珍贵的灵魂一般；你来照顾我的儿子的教育，我来照顾你的女儿的教育；我们来分担做母亲的义务并加倍做母亲的快乐。我们共同提高我们的心灵，达到在你帮助下净化我心的地步；又因为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可希冀，我们将在纯洁和友谊的怀抱里平静地期待着另一种生活。

第二封信

陶尔勃夫人致伏尔玛尔夫人的复信

我的上帝！表妹，你的信给了我多么大的快乐！迷人的布道者？……真正迷人的，可是布道者却……哗众取宠。漂亮的话，但新东西很少。雅典的建筑师……这夸夸其谈的空言者……你很清楚……在你的老普鲁塔克那里……华丽的描写，美轮美奂的庙堂！……当他一切说过以后，另一个来了；一个平凡的人，模样单纯、庄重和认真……像你表姐格兰尔会说的……用低沉、缓慢而且还有点儿鼻音……“他所说的，我都做得到。”* 他沉默了，大家都鼓掌。别了，夸夸其谈的人。我的孩子，我们就是那两个建筑师；所说的庙堂便是友谊的庙堂。

让我们总结一下你对我讲的那些美好的事情。首先，我们彼此相爱；其次，我是你必需的；再其次，你也是我必需的；再其次，我们既可以自由地一块儿过日子，就应当这样过。而这一切都是你单独想到的！不说谎话，你是个女雄辩家！那么好吧！当

* 这句由普鲁塔克引述的话蒙田也这样讲过（《论儿童教育》第1卷第26章）：“雅典人想选两个建筑师领导一所大工厂：第一个建筑师比较浮夸，他提出一套关于担任这项任务的深思熟虑的漂亮的演说，取得了大家对他有利的评论；但另一个建筑师只说了一句话：‘雅典的大人们，这位所说的，我都做得到’。”——原编者注

你思考着这封卓越的信件时，我来告诉你，我这方面在忙些什么。然后你自己来判断：你说的和我做的那些话，哪一些更有价值。

我刚失去我的丈夫，你便来填充他在我心灵中留下的空虚。在他生时，他同你分享着我心头的感情；从他不再存在时起，我就只有你了；按照你关于母爱和友情的协调的见解，即使我的女儿对于我们也只是多了一个联系。从今以后我不但决定把我的余生跟你一起度过，而且我还作出了一个更广泛的计划。为了使我们的两家成为一家，假定一切关系都合适，我建议有一天我的女儿跟你的大儿子结合；而那个起初显得是开玩笑性质的名义“丈夫”，我认为有一天给予他的将是再好没有的幸福的征兆。

根据这个计划，我首先设法排除一些错综复杂的遗产继承上的纠纷；由于我有足够的财产可牺牲一部分来清偿所余的东西，我只想使我女儿分配到的有确实的保证，并能免除一切的诉讼。你知道我对许多事情有奇特的想法；在这件事上的怪念头是想使你大吃一惊。我脑筋里想有一天早晨走进你房间，一只手牵着我的女儿，另一只手拿着皮包，嘴里说着好听的话，把两只手里的东西介绍给你，为了把母亲、女儿和她们的财产，也就是女儿的嫁妆交到你手里。我要对你说：“你要像符合你儿子的利益那样管教她，因为今后是他的事也是你的事，我么，这事我就不再插手了。”

心中充满了这种动人的思想，我必须向一个能帮助我实现它的人吐露。那么你猜我选择谁来接受这秘密。一个叫德·伏尔玛尔先生的人：你不认识他吗？“表姐，是我的丈夫吗？”不错，是你的丈夫，表妹。就是他本人，你对他是如此困难地隐藏一个

必须不让他知道的秘密，是他对一个自己那么喜欢知道的秘密却晓得对你保持沉默。这里正是这些神秘的谈话——你那么滑稽地拿它们跟我们作战——的真正的题目。你看这些丈夫是多么会用心机。他们反倒指责我们不坦率，这岂不是很可笑？我要求你那一位的还更多些。我清楚地看到你在考虑一个同我一样的计划，但你更深沉，而且是只有到必要时才肯倾吐自己感情的人。因此在设法给你安排一个更愉快的意外的礼物时，我愿意当你向他提出我们的联合的建议时，他显得不太赞成这样的热诚，并在表示同意时显得有点儿冷淡。他在这问题上对我作了回答，我记住了，你也应当好好记牢，因为我怀疑世上从有了丈夫那时起，他们中会有人作过同样的回答。他这样说：“小表姐，我知道于丽……我很了解她……也许比她所想的更清楚。她的心地太善良，所以她所希望的事我们不应该拒绝她，她又太多愁善感，所以我们没法不叫她烦恼。我们结婚至今已经五年，我不相信她曾从我这方面受到过一点儿气；我希望我至死决不使她受气。”表妹，对此你要好好想想：你老想不审慎地去打扰他安宁的是怎样的一个丈夫呀。

至于我，我比较缺乏细心，或者在温柔方面有较多的信心；因此我很自然地不注意有些谈论的题目，这些题目是你的心常常关注的，而你既不能责备我的心对你冷淡，你脑筋里便认为我在等待第二次结婚，以为我虽爱你胜于爱其他人，但丈夫要除外。因为你看，我亲爱的孩子，你没有一个秘密的举动能逃得过我。我能猜度你，深刻了解你，能渗透到你灵魂的最深处；也因此始终热爱你。这使你如此幸运地受骗的疑虑，我认为很值得支持。我着手表演一个风流小寡妇的角色，演得相当好，使你上了当；

表演这种角色我有技巧，但兴趣却不足些。我能巧妙地运用挑逗的神情，自己知道不会搞错，有时我兴之所至拿这种态度去讥笑不止一个年轻的花花公子。你为此完全被我欺骗，以为我准备寻求一个上流社会的后继者，那是极难物色的。然而我这个人太坦率，所以不能长时间伪装，你也就很快放心了。可是我还要叫你更放心些，因此现在向你说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感情。

我当姑娘那时曾对你说过一百遍，我是完全不适合做妻子的。如果我能自己作主，我决不会结婚；然而我们女人要获得自由，只有当奴隶，要求将来当主妇，必须从当女仆开始。我父亲虽然不给我添麻烦，但我在娘家也有烦恼。我为了摆脱麻烦，便嫁给了陶尔勃先生。他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很热烈地爱我，我也真诚地爱他。关于婚姻，经验给了我一个比我本来所抱的更为切实的看法，也扫除了夏依奥留给我的印象。陶尔勃先生使我很幸福，他也没有什么遗憾。假如换了另一个人，我总能够完成我的义务，但我会使他发愁；所以我觉得要使我成为一个好妻子，就必须有个同样好的丈夫。你能设想，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抱怨吗？我的孩子，我们彼此太相爱了，所以我们并不快活。一种友爱更轻快，便会变得更调皮捣蛋；我宁愿这样，我相信我更喜欢生活得少高兴一些，而能够更多一些欢笑为好。

这一点就联系上了你的处境所给予我的那特别忧虑的题目，我用不着向你重提你那处理不当的激情使你冒的危险：我看到了它就会发抖。假如你只是冒你的生命的危险的话，那么残存的一点儿快乐也许还不致完全抛弃我；可是忧愁和恐惧深入到我的灵魂，直到我看见你结婚时，我没有一刻纯粹快乐的时光。你知道我的痛苦，你感觉到它；它对你那善良的心起了很大作用，

我要不断地感谢那些幸福的眼泪，那也许是你返回正道的原因。

请看这便是我和我丈夫一起生活所度过的全部时光。你来判断，自上帝把他从我这里夺去以后，我能希望重新找一个同样称我的心的人，以及我是否想去找这样一个人。不，表妹，婚姻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它的庄严性完全不合我的脾性，它叫我发愁并对我很不合适，且不去计较一切拘束对于我都是忍受不了的。你是了解我的，你倒想想看，有一种关系，我在其中，在七年里我没有能够尽情笑过七次，它在我眼里是种什么关系。我不愿意在二十八岁时当一个像你一样的可敬的“家主婆”。我确是个相当辛辣的小寡妇，还可以再嫁，我假如是男人，我相信对自己还能相当凑合。可是要我再嫁，表妹呀！你听着：我很真诚地哀悼我可怜的丈夫，我可以献出一半的生命，以便把另一半跟他一块儿度日，然而假如他能复生，我相信我不能再度要他，仅仅因为我过去已经要过他了。

我对你陈述了我真正的意图。虽然有德·伏尔玛尔先生的照顾，我的意图如果还没有实现，那是因为困难仿佛随着我想克服它们的热诚而增加。然而我的热诚一定更为有力，所以在夏天过去之前，我希望我跟你会结合起来共度我们的余生。

我还要对你的指责作申辩，你说我对你隐瞒我的痛苦并喜欢远离着你暗自掉泪，这我并不否认，我在这里度过的最美好的时间就是用在这上面的。我一踏进我的房间，总会发现使我对房间感到亲切的那人的遗物。我每跨出一步，每凝视一件物品，我总会看到他心灵的温柔和善良的一些征象：你愿意我的心灵能不为此感动吗？我在这里，我只有感到我已造成的损失；等到我在你身边时，我就只看见我所剩下的东西。你对于我的脾性所产生

的作用，你能看成是我的过错吗？如果我在你不在时要哭泣，而在你身边时我会笑，这种不同情况是从哪儿来的？你这不知好歹的小东西！这是因为你能安慰一切，而当我有着你时，我什么都不用忧愁了。

你对我们从前的友爱的许多事情说了许多好话，可是我不能原谅你忘记了一件使我最感荣幸的事：就是我依恋着你，虽然你使我黯然无光。我的于丽，你天生是为了控制人家的。你的王国是我所知道的最完美的：它一直扩展到意志，这一点我比谁都更有体验。表妹，这到底是怎么搞的？我们俩都爱好德行；诚实对于我们同样是可贵的；我们的才能是相同的；我与你差不多有同样的智慧，美丽也不比你差些。这一切我都清楚地知道；可是虽然如此，你使我心服，你征服了我，你使我甘拜下风，你的天才压倒了我，我在你面前无足轻重。即便当你生活在你自己也谴责的那种关系里而我没有仿效你的过失，那时我总该优越些了，但你依然比我强。你的懦弱是我指责过的，我却几乎把它看做是德行；我禁不住要赞美你身上那在别人身上我就要加以指责的东西。总之，即使在那个时候，当我接近你时，我总是带着某种不由自主的尊敬的动作的；那肯定是你待人接物的完全体贴和亲热的态度处处使我成为你的女友的必要条件；当然，我本来应该做你的女仆才对。你如能够，请解开这个谜；至于我么，我一点也不懂。

可是不对，我懂得一点，我甚至相信以前曾解释过：那是因为你的心灵使你周围的一切赋有活泼的生机，并且可以说给了他们以崭新的东西，他们便不能不对你怀有敬意，因为他们如果没有你便不可能这样。我曾为你帮了重要的忙，这话我同意：因为

你向我多次提起它，以致我无法忘记，这我一点也不否认：没有我，你就会完蛋。但我所做的不过是报答你所给予我的而已。我长时期跟你接触，我的灵魂岂能不感到为你的美德的温馨和友爱的甜蜜所渗透？你能不知道所有接近你的人都从你那里获得武器来保护你，而我比别的人有利是因为成了赛佐斯特里斯*的侍卫，是因为跟你同年龄和同性别，而且跟你一块儿受教育的缘故吗？虽然如此，格兰尔还是甘心情愿比不上于丽，认为没有于丽，格兰尔还将更没有价值而以此自慰；其次，对你老实说，我相信我们彼此间都极为需要，假如命运将我们分开的话，我们每一个都将会有很大的损失。

许多事务还要把我抱住在这儿，我最恼火的是你的秘密随时有从你嘴里吐露出来的危险。我要求你应该考虑一下，使你保守秘密的是个有力的和扎实的理由，使你透露的则是种盲目的感情。我们甚至怀疑这个秘密对于本来对它感到兴趣的人已不算秘密这一点，也是我们认为必须极端审慎才可对他宣布的又一个理由。你丈夫的持重态度也许对我们是个榜样和教训。因为对于同样的题目，在有人装作不知情和有人竭力想知道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那么你就等一等，我要求对这个问题我们再讨论一次。假如你的预感有根据，而你那可悲的朋友已不在世上，那么留下可采

* 赛佐斯特里斯 (Sésostris)：古代埃及第十二朝（中帝国）的几朝法老的希腊名字。他们约在公元前 1970—前 1928 年（赛佐斯特里斯一世），公元前 1897—前 1878 年（赛佐斯特里斯二世）等，都曾为埃及开拓领土，达到红海、巴勒斯坦、克里特岛等处，成为埃及征服者的理想的典型。——译注

取的最好办法是让他的故事和你的不幸跟他一起埋葬掉。假如他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还活着，那么情况就不一样；可是还必须把他生死的消息打听清楚。不过无论如何，你是否认为不该倾听这不幸的青年——他的一切不幸都是你造成的，——最后的劝告吗？

至于孤独的危险，我同意和赞成你的警告，虽然我知道它们是没有根据的。你过去的错误使你胆小怕事；我猜想你现在好多了，假如你明白自己的弱点，你害怕的心情就将更少；可是我不能放过你对我们可怜的朋友的担心。现在你对他的感情的性质有了改变，你要知道我对他并不比你更少亲切之情。然而我有跟你完全相反的预感，而且更符合于理性。爱多阿尔阁下收到过两次他的消息，他根据第二次消息给我写信说，他经过了你说的那些危险后已经在南海了。这消息你比我知道得一样清楚，而你仿佛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感到悲伤。但你不知道而必须告诉你的是，他所在的那艘军舰两个月前有人看见在加那利群岛附近，正在向欧洲行驶。这是人家从荷兰写信告诉我父亲的，我父亲也没有忘记转告我，按他的习惯，他告诉我的公事要比他的私事更为准确。我的心告诉我，我们要不了很久就能得到我们这位哲学家的消息，而你掉些眼泪，至少在哭过他死亡之后，你还要哭他依然活着。不过感谢上帝，你大概不会这样。

Deh! fosse or qui quel miser pur un poco,

Chè già di piangere e di viver lasso! *

这就是我要答复你的。我爱你，现在向你贡献和分享那永久结合的甜蜜的希望。你看，并不是你单独也不是首先想出这套计划，它的实现也比你预想的还要提早些。那么你再忍耐这个夏天，我亲爱的女友：重新聚会得晚一些总比再次分离要好些。

好啦！漂亮的夫人，我是不是守信用，我的胜利是不是完全？好，你要跪下来，你要恭恭敬敬地亲这封信，要谦虚地承认于丽·德·伏尔玛尔生平至少有一次在友谊上被战败了。**

* “啊！他怎么不在这儿待一会儿，这可怜的不幸者，他已倦于受苦和生活了！”（彼特拉克）（意大利语）

** 这位瑞士妇女快活得何等幸福，当她快活时，她快活得并不机智、并不幼稚、并不狡猾！她不知道在我们之间为了获得心情舒畅，必须经过一番做作。她不知道人们要心情舒畅，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人们笑并非因为觉得好笑，而是为了博得喝采。——卢梭原注

第三封信

于丽的情人致陶尔勃夫人

我的表姐，我的恩人，我的女友，我从天涯海角来，我从那里带回一颗充满着你们的心。我四次经过赤道；我遍历了两个半球；我看过了世界四个大洲；我与你们相隔有地球的直径那么遥远；我把地球绕了一圈，却一分钟都逃不开你们。我徒然逃避对我是珍贵的东西，但它的形象却比大海和风浪更迅速地追随到宇宙的边缘；而且我到哪里，它带着我赖以生活的东西也赶到那里。我受了许多苦，我看到受苦更多的。我看到多少的不幸者死去！唉！他们对生命那么重视！而我在他们之后活下来了！……我可抱怨的事也许更少一些；我伙伴的那些惨事比起我的来，对我更容易动情；我看到他们完全陷在他们的苦难里；他们一定比我受苦更深。我曾想道：“我在这儿受罪，但我在陆上有个角落，我在那里是幸福和安宁的，”我在海洋上忍受的痛苦可以在日内瓦湖畔获得补偿。我到达时有幸能看到我的希望得到证实：爱多阿尔阁下告诉我，你们俩都很健康和安宁，还说您所不同的是失掉了妻子这温和的称号，但您还有女友和母亲的称号，这对于您的幸福应该足够了。

我急于给您寄这封信，所以现在来不及向您细述我这次航行的情况；我敢于希望不久能有更方便的机会来写它。这里我只满足于给您一个淡淡的概念，主要是为了激发而不是为了满足您

的好奇心。我方才说的这次遥远的航程差不多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我回来时乘的也是我出发时所乘的同一艘军舰，它是舰队司令带回来的唯一的舰只。

我首先看见南美洲，这是广漠的大陆，因为缺乏铁而屈服于欧洲人，后者把它变成了荒凉之地以便保证他们的统治。我看到了巴西的海岸，里斯本和伦敦在那里掠取他们的财宝，而那里贫苦的居民踩在黄金和钻石上而不敢用手去拿。我平静地穿过南极圈里动荡的大海；我在太平洋上遇到最可怕的风暴：

*E in mar dubbioso, sotto ignoto polo,
Prouai l' onde fallaci, e' l vento infido. **

我从远处看见了那些所谓的巨人**的住所。巨人的巨，只在勇敢方面，而他们的独立不羁主要保证是生活单纯和俭朴而不在于身材的高大。我在一个荒凉和美妙的岛上居住了三个月，那是大自然的古代美的动人的和甘美的图像，它的被安插在世界的尽头仿佛是为了作为被迫害的无辜者和恋人的庇护所；但贪婪的欧洲人凭他们凶恶的习性阻止平和的印第安人在那儿居住，而且自以为公正而自己也不住在那儿。

我在墨西哥和秘鲁的岸边看到在巴西那里同样的景象：我

* 在那不平静的大海上，在一个未知的天极下，我体会到了浪涛的背叛和狂风的不忠。（意大利语）

** 巴塔哥（Patagon）——卢梭原注

巴塔哥是居住在巴塔哥尼亚（阿根廷和智利南部）的印第安人。该地区的本地人称为“巴塔哥”，意为“台地、梯田”，此词西班牙人按西班牙语“patagon”的意义为“身材细高的人”，因此认为巴塔哥的身材似乎特别高大。——俄译注

看见了那里人口稀少而又不幸的居民，他们是两个强大民族的悲惨的后裔，他们有富饶的矿产，却困于锁链、耻辱和贫乏，他们流着泪责问老天爷慷慨赐于他们的财宝。我看见了整个城市的可怕的火灾，却得不到抵御，也没有保卫者。这便是欧洲一些聪明、人性和知礼的人民中间的战争法：他们不限于对自己的敌人进行一切能从中获利的罪恶，而且对于一切能使敌人单纯失败的一切罪恶也算作是有利可图。我曾沿着美洲整个西部海岸几乎都走到了，看到了一千五百法国古里的海岸和世界最大的海洋不能不赞叹，它们是在唯一强大帝国的控制之下，它可以说手里掌握着半个地球的钥匙。

穿过了广大的海洋之后，我在另一大陆里发现了一个新的景象：我看到了世界人口最多和最著名的民族被屈服在一小撮强盗的统治之下；我走近去观察了这个有名的民族，对于它的被奴役就不再感到惊讶。它有过多少次被攻击和被征服，它总是首先来到者的猎获物，而且这样连续了好几个世纪。它甚至没有悲叹的勇气，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有这种命运。这民族有文化，但怯懦、伪善和欺骗；它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充满机智而没有才华，富于表现而贫于思想；殷勤、阿谀、灵活、狡猾又无赖；把一切义务作为标榜，把道德作为幌子，认为仁爱仅仅是敬礼和鞠躬。我偶然来到第二个荒凉的岛屿，比上面说的第一个岛屿更为陌生，更可爱，一件最残酷的事件几乎把我们终生幽禁在那里。我也许是唯一不觉得害怕的和气的流放者：从今以后我岂不是到处的流放者吗？在这快乐和可怕的地方我看到了人类工业为了把文明人从什么东西都不虞匮乏的孤寂之中拖出来，然后把他再度投入新的贫困中去所可能尝试的苗头。

在这辽阔的大洋里，我看到人们在那里本该如此亲密地遇到其他人的地方，有两艘巨大的战舰在互相寻找、互相发现、互相进攻、互相疯狂地厮杀，就好像广大无边的空间对他们每个人太小似的。我看到它们向对方喷吐出炮弹和火焰。在一场相当短促的鏖战中，我看到了地狱的图像；我听到了胜利者喜悦的呼叫淹没了伤员的悲号和垂死者的呻吟。我羞愧地接受了那巨大的战利品分给我的一份；我虽接受了，但作为暂时代管；如果它是从不幸者那里剥夺来的，那么它将还给那些不幸者。

我看见了欧洲，它被移到了非洲的尽头，这完全是这吝啬、忍耐和勤劳的民族的努力，它靠时间和坚忍战胜了其他民族的英雄精神从来不能克服的困难。我看到了那些广漠和不幸的地区，它们的土地仿佛注定只能布满成群的奴隶。看到他们卑劣的样子，我不免背过了我那蔑视、厌恶和怜悯的眼睛；看到我的同类的第四部分一变而为服役于他人的牲口时，我因作为人而叹息了。

最后，我在我旅行的伙伴们那里看到了一个英勇和高傲的民族，他们的榜样和自由在我心目中恢复了我们人类的荣耀，他们看来，痛苦和死亡算不了什么，他们在世界上只怕饥饿和烦恼。我看他们的长官是个舰长，是个军人，是个引路人，是个智者，是个伟大人物，或者也许多说了一句，是爱多阿尔·蓬斯冬的当之无愧的朋友；然而我在整个世界上完全没有看到的是某一个好像格兰尔·陶尔勃和于丽·岱当惹，以及能够安慰一颗失落她们和懂得爱她们的心的人。

关于我的痊愈能对您说什么呢？应当让我知道这事的是您。我这次回来是否比出发那时自由些或聪明些呢？我敢这样相信，

但是我不敢肯定。同样的形像始终在我心中统治着；您知道它是否可能消失掉；但它的王国更符合于它的身份了，而且如果我抱有幻想的话，它在这不幸的心灵中的统治并不亚于在您的心中那样。是的，我的表姐，我觉得她的德行统治了我，我在她看来只是个从未曾有过的最好和最温顺的朋友，我只能象您自己敬重她一样地崇拜她；或者不如说，我的感情并没有减弱，而是得到了修正；我也细心审视自己，觉得我的感情跟对象所启示的同样纯洁。在我要经过考验才有权利评判自己之前，我还能对您说些什么呢？我是诚恳的和真实的；我想成为我应该成为的那样；但怎样才能保证我这颗有那么多连自己都不信任自己的理由的心？我是不是过去的主宰？我能否遏止从前吞噬我的千种火焰？我怎能单凭想象来区分现在的和过去的她？我又怎样把那个过去只看作情人的人今后想象为女友？不管您可能怎样猜想我热情的秘密动机，但它是诚实和合理的；它值得您赞同的。至少我为我的意图预先作保证。请允许我去见您并由您自己来考察我，或者让我去见于丽，那时我便知道我是怎样的人。

我必须陪同爱多阿尔阁下去意大利。我将在您的附近经过；而我会见不到您！您认为这可能吗？唉！如果您忍心这样要求，您就值得人家不服从您。但您为什么这样要求？您难道不是那位原来的格兰尔，既同样善良和富于同情，又是有道德和聪明智慧，您从最天真的青年时期起就承蒙喜爱我，而今天由于我一切

都仰赖于您*而更应该热爱我？不，不，亲切的和可爱的女友，如此残酷的拒绝既不会出之于您，也不是我所能接受；它将使我的不幸达到极点。又一次、我一生中又一次我把我的心安放在您的脚下。我将去看您，您会对此同意。我将看见她，她将对此同意。你们俩非常知道我对她的尊敬。您知道我这个人如果感到自己不配在她面前出现时，是不会露面的。她曾如此长久地哀叹她的魅力的成绩！啊！但愿她有一次看到她的德行的成绩！

附言 爱多阿尔阁下因为有些事情还要在这儿耽搁一段时间；假如能准许我见您，我为什么不赶在他的前面，可以早些见到您呢？

* “那么他如此仰赖于这个对他生活造成了许多不幸的她的，这究竟是什么？”倒楣的提问者！他仰赖于她的是他所爱者的荣誉、德行、安宁，因此他仰赖于她的一切。——卢梭原注

第四封信

德·伏尔玛尔先生致于丽的情人

虽然我们彼此还不相识，我现在受托给您写信。妇女中最明智和最亲爱的一位方才向她幸福的丈夫打开了她的心扉。他相信您过去是值得被她爱的，他现在邀请您到他家来住。那里洋溢着纯真和安宁；您在那里将找到友谊、好客、尊重、信任。请同您的心商量一下，假如此事没有什么使您害怕的话，那就无所顾虑地来吧。您将来离开这里时一定会留下一个朋友。

伏尔玛尔。

附言 来吧，我的朋友；我们热忱等待着您。如果您拒绝我们，我将感到痛苦。

于丽。

第五封信

陶尔勃夫人致于丽的情人 这封信里附有上面的信

欢迎！一百个欢迎，亲爱的圣·普乐！因为我相信这个名字*是属于您的，至少在我们的团体里是这样。我想，这已经充分说明，我们这个圈子里没有人想排斥您出去，除非这种排斥来自您自己。从这里所附的信里，您可以看到我做了比您所要求的更多的事，您要懂得对您的朋友们采取一点儿信任，也不要责备他们当理性迫使他们给予您的苦恼时，他们心中也是分担这苦恼的。德·伏尔玛尔先生想见见您；他向您提供他的房屋、他的友谊、他的意见；这已经足够可以缓解我对于您的旅行的全部恐惧心理而有余，而我竟会有时不信任你而自感惭愧。他还要更进一步，他打算治好您的病，并说于丽也好，他也好，您也好，我也好，不这样我们都不可能完全幸福。虽然我对他的智慧、更对您的德行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不知道这一措施能不能成功。我所知道的是，凭他有这样的妻子和他愿意进行的照料，那是对您的纯粹的恩惠。

* 这是她当他上次旅行时在自己的仆役面前给他取的名字。见第三卷，第十四封信。——卢梭原注

那么来吧，我可爱的朋友，到一颗正直的心灵的安全中来满足我们大家都想拥抱您并看到您安宁和高兴的那种迫切心情；到您的国家并在您的朋友们中间消除您旅途的劳顿、忘却你经受到的一切苦难吧。您最后一次见到我那时，我是一个庄重的主妇，我的女友也病在垂危；但现在她身体健康，我又重新变成了姑娘，我现在同我结婚前一样疯疯癫癫和差不多一样漂亮。稍微有一点儿没有把握的是我对您毫无改变，而且无论您周游世界多少次，您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爱您的人。

第六封信

圣·普乐致爱多阿尔阁下

我半夜起来给您写信。否则我一分钟也不得安宁。我心脏在剧烈跳动，快要从我胸腔里跳出来：它需要有所倾诉。您经常是它绝望时的保护者，请您也充当它长久以来初次尝到的欢乐的亲爱的保管者。

阁下，我见到了她！我的眼睛见到了她！我听见了她的声音；她的双手接触到了我那双手，她认出了我；她见到我时表现出很高兴；她称我为她的朋友、她的亲爱的朋友；她在她的家里接待我；我跟她住在同一屋顶下，这是我平生最大的幸福；而现在我给您写信，我离她只有三十步远。

我的思想太活跃了，以致无法连续写下去；这些思想一下子都涌来；它们彼此冲突。我要停一停喘口气，使我的叙述有些条理。

在这么长时间的别离后，我刚刚在您身边纵情于拥抱我的朋友、我的解救者和父亲相见的最初的喜悦时，您就想作意大利之旅了。您使我想望这次旅行，企图减轻我对您无用的思想负担。因为您不能很快结束你滞留在伦敦的事务，便建议我先期出发，好让我有更多时间在这里等候您。我要求您准许来这里，我获得了许诺后就出发了；虽然在想到我就要接近于丽时，她的影像就呈现在我的目光里，但我离开您仍然感到很遗憾。阁下，我

们清帐了，这唯一的感伤之情便把一切都偿还给您了。

不必告诉您，在整个旅途中只想着我此行的目的；然而一件事必须说明，那便是我心头始终牵挂着的那同一目的，我现在已开始从另一角度来观看了。直到这时，我心目中的于丽总是像从前那样焕发着她那最初的青春的魅力；我总是看到她美丽的眼睛鼓舞着她启示我的爱情之火；她那可爱的容貌只给我的目光以我幸福的保证；她和我的爱情都跟她的形象混合在一起，以致我无法把它们分开。现在我就要看到的是结了婚的于丽、做母亲的于丽、冷漠的于丽。八年的间隔对她的美丽所起的变化使我发愁。她患过天花，应该有所改变；但这改变会达到什么程度？我的想象力固执地拒绝我想象这可爱的面孔上的斑痕；只要我一看到那上面天花的一颗标记，那就一定不是于丽的脸。我还想到我们就要进行的会面，想到她行将给我的接待。这第一次的接近在我脑筋里显现出一千种不同的图像，而这应该很快经过的时刻每天在我脑海里会反复出现一千次。

当我望到阿尔卑斯山的山峰时，我的心剧烈地跳着告诉我：“她在那里。”在海上，在看到欧洲海岸时，我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从前在梅耶利，当发现岱当惹男爵的房子时，我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在我看来，世界只划分为两个地区，一个是有她的地方，另一个是没有她的地方。第一种地方在我离远时，它扩张着，随着我日渐走近而逐渐缩小，好像我永远不能到达似的：它现在只限制在她房间的四壁之内。唉！只有这地方是住人的；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都是空荡荡的。

我越接近瑞士，我就越激动。从汝拉山高处发现日内瓦湖那瞬间，是我狂喜和心醉的瞬间。我的故乡、如此亲切的故乡，那

儿快乐的激流曾充满在我的心头；阿尔卑斯山的如此有益于健康和如此纯净的空气；比东方的香料更甘美的祖国的空气；这富饶和肥沃的土地，这唯一的、人类眼睛从未目击过的最美丽的风景；这可爱的、我在周游世界时没有看到过能与之比美的住所；一个幸福和自由的民族的面貌，季节的温和，气候的静朗，那唤醒我曾品尝过一切感情的千百种甜蜜的回忆：所有这一切把我投入到我无法形容的激情中去，同时仿佛一下子使我恢复了整个生活的快乐。

在向湖岸走下时，我感到了一种新的、我从未意识到的感觉：那是某种恐惧的感觉，它紧缩了我的心，使我不由自主地惊慌不安。这种恐惧我无法弄清楚它的原因，随着我临近城市而逐渐增长：这使我迫切到达的心情缓和下来，它终于使我担心车辆跑得太快，跟我原来嫌它太慢一样焦虑。在进入魏韦时，我体会到的感觉并不怎么愉快；我心头感到一阵强烈的跳动使我透不过气来；我说话时声音颤抖，连声音都变了。我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话打听德·伏尔玛尔先生，因为我从来不敢提起他的夫人。人家答复我说他住在克拉朗。这个消息立刻搬掉了我胸口五百斤的重压；我把还要再赶八公里的路程作为喘息的机会，这在平时我会感到烦恼，这时却使我很高兴；可是我对于陶尔勃夫人住在洛桑的消息却感到真正的不快。我为了重新振作起已丧失的精神，走进一家小饭店，但我无法吃一点儿东西。一杯酒我只能分做好几次才喝完，喝时还转不过气来。当我看到驾马再出发时，我的恐惧加倍增长。我想我可以付给任何代价，以便看到车轮在途中折断。我眼睛里不再看见于丽；我糊涂的想像只出现些混乱的物体；我的灵魂已处在普遍的纷扰里。我饱尝过痛苦和失望；我宁

愿要后者而不愿要这前者的可怕情况。最后，我可以说，我平生所经历的精神上的骚动，从来没有比这短短的行程中所经历的更为严峻，我也深信我决没有力量在整个一天里能承受它。

到达目的地时，我吩咐把车停在栅栏边；因为感到无力举步，我叫马车夫通报说，有个外地人要见德·伏尔玛尔先生。他正陪同他的妻子散步。他们得知后便从另一边走过来，而我这时却瞪眼望着林荫道，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有人从那儿出现。

于丽刚一见到我就认出了我。她一看到我，喊出了声，奔了过来，投身到我臂弯里——这在她只是一瞬间的事。听到这叫喊的声音我感到浑身哆嗦；我转过身来，我看见她，我感觉到她。哦，阁下！哦，我的朋友！……我不能用话来表达……别了，担心；别了，恐惧、畏缩、人间的闲言碎语。她的目光，她的喊声，她的一举一动，一瞬间还给了我以信心、勇气和力量。我在她的手臂里汲取着温暖和生命；我把她紧抱在我的手臂里时心头发射出欢乐的光芒。神圣的喜悦使我们保持在紧紧拥抱的悠长的沉默中，只有在一种如此甜蜜的震动之后，我们的声音才开始混合，我们的眼泪也开始交流。德·伏尔玛尔先生就在那儿；我知道他，我看见他；可是我能看见什么呢？是的，即使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反对我，即使拷打的刑具包围了我，我也决不让我心放弃这种抚爱的一丝一毫，决不放弃这纯洁和神圣的友谊的温馨的端倪，我们将把它一直带到天上去！

这开头的激动静下来后，德·伏尔玛尔夫人拉着我一只手，转身向着她的丈夫，用一种天真和纯朴的、我为之感动的优雅风度对他说道：“他虽然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不把他介绍给您，而是从您这儿接纳他的；而且他今后只有得到您的友谊的光荣时，

才能获得我的友谊。”他拥抱了我并说道：“如果说新朋友没有老朋友热烈，但他们也会成为老朋友，也不会让老朋友专美于前。”我接受了他的拥抱；但我的心正趋于衰竭，我只能领情而已。

在这短短的场面以后，我从眼角里观察到人们已经卸下了我的行李，马车世拉进了车棚。于丽挽着我的手臂，我便随着他们进屋，心里高兴得有点儿紧张，看着这所房屋把我占领了。

只有在更平静地观察这可爱的——我原以为已变丑了的——脸孔之后，我才以苦楚而又甘美的惊讶，看见她确实变得比任何时候更美丽和更辉煌了。她那可爱的容貌显得更漂亮；她变得稍稍丰腴了些，这只有增添了她那耀眼的白皙。天花在她的双颊上只留下一点儿几乎觉察不到的痕迹。代替这从前常常使她低垂眼睛的痛苦的害羞的，如今大家可以看到那德行的安全感在她那贞洁的目光里跟温柔和敏感结合在一起；她那并不缺乏谦虚的举止是不怎么胆怯了；更自然的神态和更坦诚的优雅接替了原来混合着体贴和羞耻的拘拘束束的模样；如果说她那做了错事的感觉当时曾使她显得更楚楚动人的话，那么她的纯洁现在却使她的神采更飘逸了。

我们刚进客厅，她就离开了我们，过了一会儿她又进来。她不是一个人回来。您知道她带来了什么人？阁下，那是她的孩子们！是比太阳还要美丽的她的两个孩子，他们稚气的脸上已经有他们母亲美丽动人的容貌！我见了之后会怎么样？我既说不好也无法理解；这得亲自来体会。一千种互相矛盾的感觉同时袭来；一千种残酷而又甜蜜的回忆分占了我的心。啊，怎样的情景！啊，怎样的懊恼！我感觉到自己被痛苦所撕裂和被喜悦所激励。我可以说是见到了对于我曾经是那么珍爱的人儿繁衍了。唉！我就在

这同时看见她对于我已不再是什么的太生动的证明，而我的失落感仿佛跟她一同在增殖。

她手牵着他们到我跟前。她以直刺我心的声音对我说：“瞧，这是您女友的孩子；有一天他们也将成为您的朋友；愿您从今天起就成为他们的朋友。”这两个小生物立刻钻到我身边，抓住了我的手，给我以他们天真无邪的亲热，把我整个的感情转化为怜悯。我把他们一边一个抱在我的臂弯里；把他们压向这激动的心。我悲叹地说道：“亲爱的好孩子们，你们前程远大。希望你们能够像你们的父母亲！希望你们仿效他们的德行，并且将来以你们的德行去安慰他们那些不幸的朋友！”兴高采烈的德·伏尔玛尔夫人跳起来第二次搂住我的脖子，仿佛想用她的亲热的表示来报答我给她两个儿子的好话。然而这次的拥抱跟第一次的有多么的不同呀！我这种体会很使我惊讶。我现在拥抱的是一家的母亲；我看到周围有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这几个随从人员使我感到凜然。我从她的脸上发现一种我起初不曾注意到的庄严的神色；我不由得对她起了一种新的尊敬；她的熟不拘礼对我几乎是一种负担；不管她在我眼里显得怎样美好，我却更愿意吻她的裙边而不怎么愿意吻她的脸颊；总而言之，从这时起，我明白她跟我已不再是原来的那样，因此我必须开始认真地预卜一下自己了。

德·伏尔玛尔先生拉着我的手，领我到预定给我的住房去，在进去时他对我说道：“这就是您的住房：它不是个陌生人的住房，它不会再是另一个人的，而且从今以后若不是让它空关着，便是由您占住。”请您想想，这样中听的话我听来多么愉快；可是我还不夠当得起听这些话而心中不感到惭愧。德·伏尔玛

尔先生使我摆脱了作答辞的窘境。他请我到花园里去转了一圈。在花园里他对我态度很好，我因而感到比较自然些；从他的言谈里看得出他知道我从前的错误，但对我的正直充满信任，他对我说话像一个父亲对儿子说话一般，也能尊重我，使我不能不尊重他。是的，阁下，他没有弄错；我决不能辜负他和您的信任。但为什么我的心对他的善行会感到紧张？为什么我对之应该尊敬的人必须是于丽的丈夫呢？

这一天似乎规定我要经受各式各样的考验。在我回到德·伏尔玛尔夫人身边时，她的丈夫被叫出去安排什么事情，于是我单独同她留下。

这时我处在了一种最困难和最没有预料到的新的尴尬局面之下。我对她讲些什么呢？怎么开头呢？我敢于提到我们旧的关系和我记忆里依然历历在目的那时候吗？或是让她认为我已经把这些事遗忘，或者我已不再对它们关心？把一个保存在内心深处的人儿当做陌路人对待是怎样的一种苦刑！滥用人家的殷勤接待而对她谈一些她不再该倾听的话又是怎样的丑恶！在这些困惑中我完全失去了常态；我的脸胀得通红；我既不敢说话，又不敢抬头，又不敢稍稍动弹；我相信如果她不来解救我，我会始终处于这可怕的状态下直到她的丈夫回来。对于她呢，这种单独谈话她仿佛丝毫不感到拘束。她保持着与从前同样的举止和态度，她继续用同样的音调对我说话；只是我认为她在谈话里试图添加更多的快乐和自由，连同并非腼腆也非温顺、但是和善和亲切的目光，仿佛为了鼓励我安心并使我摆脱那种她不会不觉察到的拘谨态度。

她对我谈起我的长途旅行；她想知道其中的详情细节，尤其

是我经历的危險和忍受的苦难：因为她说她知道，她的友谊应负补偿的义务。我忧愁地对她说道：“啊！于丽，我跟您在一起才一会儿；您就已经想再打发我去印度吗？”她笑着答道：“不对；可是我愿意也到那儿去。”

我告诉她说，我已给您写了关于我旅行的纪事，我给她带来了它的抄本。于是她急忙问我关于您的消息。我向她谈到了您，这就不能不向她重述我所受的苦难和我给您引起的麻烦。她为此深受感动：她以更严肃的音调开始她自己的辯解，并向我指出她所做的一切不得不做的事。德·伏尔玛尔在她说话的中间走了进来；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当着他的面继续说话，就好像没有他在场时完完全全一个样子。他在琢磨我的惊讶时无法控制他的笑容。当她讲完话以后，他对我说道：“您看到了这儿统治着的真诚坦率的例子。如果您真心要做个有德之人，请学习仿效它：这是我要向您提出的唯一请求和唯一忠告。迈向罪恶的第一步就是使纯洁的行为搞得神秘化；谁喜欢隐瞒，他迟早总有隐瞒的道理。只有一条道德的格言可以替代一切其他的格言，那便是：“凡是不愿大家看到和听到的事，千万不要做和说”；对于我，我始终把这个罗马人*看做是最可尊敬的人，他要把自己的房子建造得里面所作所为让大家都能看得见。

他继续说道：“我向您提出两点建议，您可以随便选择于您合适的，但要选择其中的一点。”于是他拿起了他妻子的和我的手，他紧握着手对我说：“我们的友谊开始了，这里便是亲切的

* 这个罗马人是指古罗马的护民官李维乌斯·特鲁苏斯 (Livius Drusus, tribun du peuple). ——原编者注

联系：愿它是不可分离的。拥抱您的姐妹和您的女友吧；您要永远这样对待她；您跟她越亲近，我对您的看法也越好。然而要生活得在进行密谈时就像当着我的面一样，或者在当着我的面时就像我不在场一样；这便是我要求于您的全部。如果您更喜欢后面这一点，您可以照办而用不着忧虑：因为我保留有把我不喜欢的一切告诉您的权利，所以只要我不对您提出什么意见，您就能肯定我没有什么事不高兴。”

如果两小时以前听到这番话，我一定感到非常为难；可是德·伏尔玛尔先生已经开始在我身上取得如此大的权威，因此我几乎已经习惯了。

我们三人便开始平静地闲谈起来；我每次跟于丽说话时，我不忘记称她为夫人。她的丈夫终于打断了我的话说道：“请您坦率地告诉我：在不久前的谈话里您说过夫人吗？”我有点儿慌张地答道：“没有；可是礼节上……”他接着说道：“礼节，那不过是罪恶的面具；德行统治的地方，它是没有用的；我完全不需要它。当我的面称我的妻子为于丽，或者在单独时称她为夫人，这我倒无所谓。”这时我才开始认识到与我打交道*的是怎样一个人，于是我决定要使我的心能始终与他相照。

我的身体已筋疲力尽，它十分需要食物；我的精神则十分需要休息；这两样东西我在桌上都能找到。在那么多年的离别和痛

* 虽然最初的版本和其后几次再版都印作 à faire（得做），我们却印作 affaire（事情），这是正确的拼写法。只有在意义作“有需要”讲的成语 avoir affaire de 中有些人才不无理地认为可以写成 à faire。——原编者注

苦之后，在那么长的奔波之后，我喜洋洋地对自己说：“我现在跟于丽在一起，我在看她，我在同她说话；我跟她在一个桌上，她没有忧虑地看见我，她毫不害怕地接待我，没有东西会干扰我们在一起的快乐。甜蜜和珍贵的纯洁，我从来没有尝到过你的美妙，只有到今天我才开始没有痛苦地生活了！”

晚上我告退时，经过居停主人的房间前，我看见他们俩一同进去；我悲哀地回到自己房里，这一时刻在我并不是这一天最愉快的时光。

阁下，我如此焦急地期望的和如此残酷地害怕的这初次的会面就这样过去了。我独自一人时，沉思着竭力去探测自己的心；可是昨天一天的激动还在继续，所以我不可能立刻判断我真实的情况。我现在能够完全确切知道的是，如果我对她的感情的性质没有改变的话，那么它在形式上至少已大为改变，我总想看到我们之间有个第三者，还有我从前曾迫切渴望两人间的密谈，如今则是同等程度地害怕密谈了。

我打算两三天里到洛桑去。在我尚未见到于丽的表姐时，我只能算见到于丽的一半，这可亲又可爱的女友，我受了她那么多的恩德，今后我的友谊、我的关切、我的感激以及我的心剩下能为我主宰的一切，我都将不断地奉献给她和您分享。我回来后会马上告诉您更多的话。我需要您的忠告，我要仔细遵守。我知道我的义务并能完成它。住在这所房屋里无论怎样愉快，但我已决定，我发誓如果我一旦发现对这里太喜欢时，我将立即离去。

第七封信

德·伏尔玛尔夫人致陶尔勃夫人

如果你已同意我们向你提出的延期出发的话，你便会有在你动身之前拥抱你的被保护者的快乐。他是前天到达的，想今天去看你；可是因疲劳和旅游引起的腰酸背痛使他留在屋里，今天早晨给他放了血。^{*} 此外，为了惩罚你，我决定不放他这么早就出发；叫你只有来这里见他，或者我答应你要长久见不到他。这的确设想得很好：他只能分别见到两个形影不离者！

我的表姐，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关于这次旅行的想法，是什么虚妄的恐怖迷惑了我，使我曾那么固执地加以反对，我真感到害臊。我过去越害怕再见他，我今天不曾见到他就越感到生气：因为他的到来打破了我还在为他担心的恐惧，而且由于我关心他而变得合理了。现在我对他的眷念不但不使我害怕，而且假如我减轻对他的亲切态度，我会看不起我自己；但是我虽然跟平常一样亲切地爱他，但爱他的方式却不一样。把我现在当他的面所体验的跟从前所体验到的作了比较，我对于我现在的处境感到了安心；我的感情变得完全不同，远不如从前那样激烈，这种差别明显地感觉得出。

^{*} 为什么要放血？这难道也是瑞士的风尚？——卢梭原注

至于他，我虽然第一瞥就认出来了，但我发现他改变得很多；这在我以前的想象里认为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在许多方面他变得更好了。第一天他显然有些拘束，而我自己想对他隐藏我的困惑也相当困难；但他很快采取了跟他性格一致的坚定态度和开朗的神色。我从前总看到他胆怯和畏缩；他那怕我会不高兴的心理，以及可能认为充当一个对正直的人不大相称的角色怀有隐秘的羞耻感，这就促使他在我面前抱着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卑屈和奴才的态度，这是你多次有理由讥笑过他的。而现在，代替那种奴隶般的服从的，他有着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知道崇敬他所尊重的——的尊敬；他很有自信地谈着诚实的话；他不怕他的道德违反他的利益；在赞扬该赞扬的事物时，他既不怕损害自己，也不怕冒犯我；从他的一切谈话中可以感到一个正直和对自己有信心的人，他从前只从我的目光中寻求而现在则从自己内心获得正确的主意。我也发现社会的习俗和经验使他摆脱了人们在书斋里得来的教条和独断的口吻；自从他观察了许多人以后，他已不那么急于判断别人；自从他看到有那么多的例外以后，他也不再匆忙地建立普遍的主张；而且一般地说，对真理的热爱治愈了他那食古不化的死脑筋；所以他变得较不锋芒外露而更通情达理，而且自从他不再如此钻牛角尖后，人家从他那里能获得更多教益了。

他的外表也有改变，而且也并不少漂亮些；他的行动渐见坚定；他的态度比较自然了些，他的举止比较大胆；因为他从海军中带来了某种尚武精神，当他兴奋时那种活泼和迅速的动作尤其需要配合，这就使他的举止比从前更显得庄重和稳健。这是个态度冷漠和沉着的水手，但说话有时急躁和热烈。他年纪才过三

十，他的相貌是这年龄人的最佳典型，是青春之火和壮年的威武的结合。他脸面的肤色已经认不出来；他黑得像摩尔人，更显出了天花的麻癍。我的亲爱的，我应当把话都倒出来：这些麻癍我看了感到有些难受，我无意中常常要不由自主地注视它们。

我相信他发现我在注视他的时候，他并非不在仔细地观察我。在分离了这么久以后，彼此以好奇的心情进行观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如果这种好奇仿佛跟从前的热情有关，那么在形式和动机上有着怎样的差别呀！假如我们的目光相遇得比较稀少一些的话，我们相互的注视却带着更大的自由。为了彼此轮流注视，我们之间仿佛有一种默契。可以说，每人感到当轮到对方时，自己就转过了眼睛。一个从前曾如此热烈地爱恋过的人，虽然已经不再有激动，而今天又如此纯洁地爱恋着的，再见时他能不感到快乐！谁知道自尊心不在为过去的错误寻求辩护？谁知道两人中的每一个当激情不再蒙蔽他时，不会再高兴地想道：“我过去的选择不太坏吧？”无论怎么说，我可以毫不羞惭地反复对你说，我对他保持着十分甜美的感情，这感情将持续一辈子。我绝不会谴责这种感情，我反而要为之庆幸；我把没有这种感情看做是性格上的重大缺点，而且是坏心肠的一个标记，我因而会感到脸红。至于他么，我敢于相信，除了德行，我是他在世界上所最爱的。我感到他以尊敬她为荣；我也以他的尊敬为荣，并认为值得保持它。啊！如果你能目击他多么亲切地抚爱我的两个孩子该多好！如果你能知道他谈到表姐你时所表现的欢乐该多好！表姐，你这才明白我依然是他所珍爱的。

我们俩关于他的看法，德·伏尔玛尔都有同感，这就使我的信心倍增。他自从见到他之后，自己就这样想，也看到了我们对

他讲的一切优点。关于这件事，这两个晚上他对我讲了许多；对于他采取的决定他自己感到很高兴，并责备我曾表示反对。昨天他对我说：“是的，我们不能让这样一个正直的人怀疑他自己；我们要教他更好地寄希望于自己的德行；由于我们对他行将采取的细心照顾的结果，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会享受到比您预期的更大的利益。至于现在，我先告诉你，我喜欢他的性格，我还特别重视他自己不大注意的一面，即他对我的冷淡态度。他越少对我表示友谊，就越会引起我对他的友谊；我不能告诉您，我多么害怕受到他的亲热。这是我为他规定的第一个考验，他还得经过第二个考验*，在这个考验上我将观察他，这过了之后，我就不再观察他。”我对他说：“讲到考验，它只能证明他性格的直爽，因为他过去对于我的父亲从来不会采取服从和迎合的态度，虽然这方面对他有很大的好处，而且我对此还恳切地要求他。我痛心地看着他不顾这唯一的指望，却又不能怪他对任何事都不会虚伪。”我丈夫答道：“这完全是两码事；在您父亲和他之间有一种基于他们信念上对立的自然的反感。像我这样既无体系又无偏见的人，我肯定他决不会自然而然地憎恨我。没有一个人恨我；一个没有激情的人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憎恶；可是我夺走了他的宝贝，他不会很快地原谅我。但当他完全相信我给他造成的不幸不妨碍我友好地对待他时，他会更亲切地喜欢我。如果他现在就亲近我，他将是个骗子；如果他永远不亲近我，他便是个怪物。”

我的格兰尔，我们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开始相信老天爷

* 谈到这第二个考验的那封信已被删除，但有机会时我会设法谈到它。——卢梭原注

将保佑我们心地的正直和我丈夫仁爱的意愿。可是说这些细节我未免太多嘴了：你是不配我那么快乐地跟你谈话的；我决定不再跟你多说；你如果想知道得更多些，你自己来看好了。

附言 我还得把这封信经过的情形告诉你。你知道德·伏尔玛尔先生以怎样仁厚的心肠接受了由于他的回来而迫使我作出那迟迟的坦白的。你看到他以何等温柔的动作来擦掉我的眼泪和消除我的耻辱的。或者像你相当准确地猜测的那样，他果真知道了一切；或者他真的被我出于真心的悔恨所感动；他不但像从前一样继续跟我共同生活，他还好像加倍了他的照顾、信任和尊敬，而且因为尊重我而愿意给我为这次坦白引起的烦恼作些补救。我的表姐，你是知道我的心的；请判断一下这样的行为对我产生的印象！

我一看到他决定让我们从前的老师回来后，我这里就决定对我自己采取我所能采取的最好的预防措施：这就是选择我的丈夫本人作为我的心腹人，没有一次单独的谈话不向他报告，写的每一封信都要向他出示。我甚至还给自己硬性规定，写的每一封好像用不着给他看的信，写好后也拿给他看。在这封信里你将找到有个问题我正是这样写的；假如我在写信时不禁要想到他会看到它，但我自己保证决不为此改一个字；可是当我要把我的信拿给他看时，他却讥笑我，而且不肯赏脸去看它。

不瞒你说，我对于他的拒绝感到有些不快，仿佛他不相信我的好意似的。我这一举动不曾逃过他的眼睛：这位最坦率和大方的人立刻使我安心。他对我说：“您承不承认在这封信里您谈我比平常谈得少了。”我承认是这样。为了要给他看我所写的而在

信里说了他很多的话，这合适吗？他笑着说道：“我更喜欢您谈我谈得更多些而不知道您谈我谈些什么。”接着他以更严肃的声调说下去：“婚姻是件太庄严和太郑重的大事，它容不下那温馨的友谊所容许的心灵的细小的流露。友谊关系有时恰好能够缓和婚姻关系极端的严肃性。好处在于一个诚实和聪明的女人可以在忠诚的女友那里寻求安慰、智慧和劝告，这在某些问题上是她不敢向她的丈夫要求的。虽然您在你们之间从不说一句您不愿告诉我的话，但您切不可把它作为一条规则，以免它变成一种约束，并使你们的悄悄话在扩大范围时变得减少愉快。请相信我，友情的倾吐不管怎样，在第三者面前会受到克制。有一千个秘密应该有三个朋友知道，但只能两个两个地说。您通知同样的事情给您的女友和您的丈夫，但并不是用同样的方式；如果您想把一切混淆起来，结果您的那些信将成为主要写给我，其次才是写给她。您跟这一个和那一个会同样感到不方便。我跟您这样讲，是为了我的利益，同样也为了您的利益。您没有看到您当我的面夸奖我时，您已经在怕羞了吗？为什么您要剥夺您对您的女友说您的丈夫于您是多么可亲，同时又剥夺我在想到在您的最秘密的谈话里您喜欢谈他好处的那份快乐？”他紧握着我的手并和善地望着我补充说：“于丽！于丽！您在自贬身价，竟采取于您不配的表明清白的预防措施的地步，您为什么不去学会重视您自己的价值呢？”

我亲爱的女友，我很难说这个无与伦比的丈夫是怎样动脑筋的，可是我在他面前已不再觉得自己会脸红了。但不管我现在这种状况，他在把我提高到我自己以上，因此我感到凭我的信心，他教育我不要辜负这种期望。

第八封信

陶尔勃夫人致德·伏尔玛尔夫人的复信

什么！表妹，我们的旅行家已经到了，而我在我的脚边还没有见到满载着美洲的战利品的他！我告诉你，这种耽搁我不怪他，因为我知道他跟我一样焦急；可是我看得出他并没有像你说的忘记了他原来的奴隶职业，所以我较少抱怨他的疏忽而要更多地怪你的专制。我也发现你心地十分善良，想要一个像我这样严肃和古板的规矩妇女先开头，并把一切事情撇下，奔来亲那个在烈日下四次经过赤道和看见过香料之国的黑色 *crotu* * 的脸孔！但尤其使我觉得可笑的是你急急忙忙地责怪我，生怕我先来责怪你。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管闲事。吵嘴是我的职业，我最爱吵嘴，我吵得最带劲，对我也很合适；可是你，你对这事最外行，而且完全不是你的事。反之，假如你知道你有什么错的话，你的模样可真可爱，你那惭愧的面孔和哀求的眼睛显得真是动人，真的，你不必责怪人家，你生来就是为了请求原谅，如果不是出于义务，至少是出于撒娇。

至于现在，你要用一切办法向我请求宽恕。拿自己的丈夫作

* 即有天花的麻瘢的。这是当地话。——卢梭原注

为自己的心腹，还有采取以我们这样神圣的友谊作为狡猾的预防措施的计划，真是漂亮的计划！不公正的女友和懦弱的女人！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的和我的感情，那么你能对世上哪一个人显露自己有德行的心灵？你是否能够在你的生活的神圣纽结中害怕你的心灵和我的宽容而不致触犯我们俩？我很难理解，在两个女人的秘密谈话里容许有第三者出现这样的思想，你竟不觉得反感。至于我，我喜欢跟你尽情畅谈；可是假如我知道有个男人的眼睛在窥视我的信件，我就再也没有兴趣给你写信：冷淡将不知不觉地抱着戒心侵入我们之间，于是我们只能像两个另外的女人一般相爱。你瞧，要不是你的丈夫比你聪明的话，你那愚蠢的怀疑会使我们处于什么境地。

他不愿看你的信，他这样做很聪明。这事给他的愉快也许比你所希望的为少，也比我自己的愉快更少，因为我从看到过你的情况使我更好地判断我现在看到你的情况。所有这些毕生从事研究人们心灵的睿智的观察家，他们从中知道的爱情的真正征象，要比那些智力极为有限的敏感的女人所知道的更少。德·伏尔玛尔先生首先会注意你整个信是用来谈我们的朋友的。他一点不会看出你完全一字不提到他的补充的话。如果这些补充的话是你十年前写的，那么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但这个朋友总会从哪个角落钻进来，尤其是在丈夫不应看到的地方。

德·伏尔玛尔先生还会观察你用以查究他的客人的注意和你描写他时的快乐；然而他在知道女人是只观看而不考察自己的情人的这事以前，要吞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书。一切考察都需要冷静，这在女人看到自己心爱的人儿时是决不会有的。

最后他会想像你观察到的所有这些变化是别的女人看不出

的；而我则正好相反，我很怕你对他有观察不到之点。不管你的客人现在跟过去有多么大的不同，如果你的心一点也没有改变，他改变得再多，你看起他来始终是一个样子。但无论如何，当他注视你时你转过了眼睛：这毕竟是个很好的征兆。你把眼睛转过去了，表妹！那么你不再低下眼睛了？因为你肯定不曾用错字眼儿。你认为我们的智者也注意到这个吗？

另一件事很容易使一个丈夫忧虑，那就是在你涉及到那对于你曾经是宝贝的问题时，你的语言里便存留着莫名其妙的动人的和深情的意味。人家在读你的信或者听你说话时，为了不致搞错你的感情，就需要很好地认识你；需要知道你说的只是一个朋友，或是你这样说的是你的所有的朋友；不过说到这个，这是你性格的特点，你的丈夫非常了解而不致惊慌。有什么方法能使像你这样温柔的心灵里，那纯粹的友谊不致带点儿爱情的味儿呢？表妹，你听着；我这里对你所说的话应该可以给你以勇气，但不是叫你鲁莽冒失。你取得的进步是明显的，这就很可观。我过去只指望于你的德行，现在我也开始指望于你的理智：我现在认为你即使不是已经完全复原，至少也是快要复原，如果你不坚持到底，那你为此一定做得不能叫人原谅了。

在谈到你对信所作的补充前，我已经注意到一个小段落，因为你想应该让你丈夫看到而很坦白地没有取消或修改。我确信他在读到这段落时，如果可能的话，他对你一定会加倍的尊敬，但他不见得因此对它会更高兴。一般地说，你的信很能引起他对你行为的信任，但对你的倾向则会引起他很多忧虑。我向你承认，你瞧了又瞧的那些天花麻瘢使我害怕；爱情向来会抓住这种最危险的装饰。我知道这在别的女人看来算不了什么；可是，表妹，

你要永远记住，一个不能受情人的青春和相貌所诱惑的女人，却会因想到他为她所遭受的苦难而失足。老天爷之所以要使他留着这疾病的瘢痕，无疑是为了考验你的德行，而它没有给你留下瘢痕，是为了考验他的德行。

现在我回过头来谈谈你信的主要题目：你知道过去我一收到我们朋友的信，便立刻飞到你那儿；因为事情很重要。然而现在，你要知道，我这短促的离开会使我陷于多大的麻烦，同时我有多少事情要做，你会觉得我不可能再次离开我的家而不造成家中新的困难，并使我必须留在这里再过这个冬天，这既不是我的打算，也不是你的打算。我们不如放弃两三天急急忙忙的见面，就可提早六个月的聚首，这岂不是更好吗？我还认为我跟我们的哲学家单独碰头，或者为了探测和坚定他的心，或者为了给他提些有用的意见，让他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你丈夫，以及甚至应该怎样对待你的方法，这也不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不能想象你在这方面能够很自由地跟他交谈，而且我从你的信里知道他需要有人出主意。我们过去太习惯于指挥他，因此平心而论，我们多少应对他负有责任；因此直到他的理智能完全自由以前，我们应该给他辅导。就我而言，这个任务我是始终愿意愉快地担任的：因为他过去对于我的意见特别重视，使我永远忘不了；自从我的那一位去世后，他是我世上跟他一样的最亲爱的人。我也愉快地为他在这一保留着一些要请他为我当差的事情。我有许多零乱的文件要他帮助我整理，还有一些棘手的事务也该轮到我请他给我指点办法和他的照顾。不过我打算最多留他五天或六天，也可能第二天就打发他回到你那里去：因为我太自负，所以不能等待他自己想到急于要回去，而且眼睛也太尖锐，所以我对此不会搞错。

那么不要忘记，一等他休息好就打发他来我这里，也就是说放他来，否则我听不进开玩笑。你清楚地知道我哭的时候会笑，但痛苦并不因此会轻些，我发怒的时候也笑，但并不因此减少怒气。假如你很听话而且做事很漂亮，我答应给你连人一起捎去一件叫你高兴和大大高兴的漂亮的小礼物；可是如果你叫我苦恼的话，我告诉你，你将什么也得不到。

附言 顺便问你一件事：我们的水手抽烟吗？他骂人吗？他喝烈酒吗？他挂着长军刀吗？他的模样像个海盗吗？我的上帝！我多么好奇地想看到从地球对面回来的他的神气呢！

第九封信

陶尔勃夫人致德·伏尔玛尔夫人

表妹，喏，眼前就是我给你退还的你的奴隶。在这八天里他成了我的奴隶，他十分高兴地带上了他的锁链，看起来他是完全被奴役的。你要感谢我没有把他留下另外的八天：因为你不要见怪，如果我想等待他跟我在一起感到厌倦的话，我就会不这样早地遣返他。我把他问心无愧地留下了；可是我不敢让他住在我家里。我有时往往自己感觉到有种灵魂的骄傲，它蔑视奴性的礼仪，而且如此适合于德行。这一次我不知为什么却比较胆怯；但所能肯定的是，对于这种保留我是更倾向于责备自己而不是倾向于欣赏它。

可是你，你可知道我们的朋友为什么会如此平静地在这儿待着的？首先，因为他有我在一块儿，我认为这就已经可以使他有耐心了。其次，他为我避免了许多烦恼，并在我的事务里为我服务：一个朋友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到厌烦的。第三，你一定已经猜到，虽然你仿佛不知道似的，那是他要向我谈你；如果我们除去他在这里作这种谈话所花的时间，你就知道他为我费的时间是十分少的。然而为了有兴趣谈你而离开了你，这是什么奇异的怪念头？不，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奇怪。他在你面前很受拘束，他必须随时小心翼翼；一丁点儿不检点就会成为罪愆，在这种危

险的时刻，高尚的心灵唯一听得进的是责任；但在远离心中珍爱的人时，就可以让自己去思念。一个人在心头抑制变成罪恶的爱情时，他为什么要自己谴责有过当时不是罪行的爱情？曾经是合法的幸福的甜蜜回忆能成为罪行吗？我想，这是个不合你口胃的道理，但他毕竟会同意这种想法。可以说，他重新开始了他原来的爱情的历程；在我们的谈话里，他早先的青春第二次流动着；他对我再度谈起所有他的心里话；他回想到他获得允许爱你的那幸福时刻；他向我的心描绘那纯洁的爱情火焰的魅力。他无疑对之大加渲染了。

关于他跟你的关系的现在情况，他对我谈得很少；而他对我说的多半出之于尊敬和赞美而很少出之于爱情；因而我看他回去时他的心会比刚来时更为安定。只要谈话一涉及到你，在他的话里就听得出从他敏感的心灵深处发出一种温情，而光是友谊（虽然一样感动人）却表现出另一种音调；但很久以来我就觉察到没有一个人见到你和想到你时能够无动于衷；假如在看见你时的那种普遍引起的感情以外，再加上由难忘的回忆所产生的更温馨的感情，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他在最严峻的德行下很难、而且也许不可能有和现在不同的态度对待你。我曾认真地询问、认真地观察、认真地追究他；我曾尽我所能地考察他；我不能很好地洞察他的灵魂，他对自己的灵魂也不比我了解得更好些；然而我至少可以回答你说，他是贯透着他自己对你的责任的，而认为于丽是可鄙和堕落的那思想是比他自己的死亡的思想更使他恐怖。表妹，我只给你一个劝告，我还要请你对之特别注意：你要避免对于过去细节的回忆，而我则向你为将来负责。

至于你对我提起的画像的归还问题，你再不要这样想了。我

在说尽了能想得到的一切理由之后，请他、促他、求他、恼他、吻他；我握着他的双手，如果他任我做的話，我还会跪倒在他脚下，但他连听都不要听；他气愤和固执到甚至发誓说，他宁愿不再见到你而不愿放弃你的画像。最后，在一次忿怒的发作之下，让我碰了碰系在他心口的画像：他用激动到透不过气的音调对我说道：“画像就在这儿，这是我所剩的仅有的财富，人家还要想把它夺走！老实告诉你们，只有连同我的生命一起才能把它夺走。”表妹，相信我的话，我们要明智些，把画像留给他好啦。的确，留在他那里于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固执要保持它，那他活该。

着实经过一番倾吐和宣泄了心头郁闷以后，我觉得他已相当平静，我便可以谈论他的事情了。我发现时间和理智都不曾改变他的打算，他的全部欲望就在于一辈子追随着爱多阿尔阁下。对于他这个如此高尚、如此符合于他的性格和如此适宜于报答后者对于他做的空前善举的计划，我只能赞成。他对我说，你也有这样的意见，但德·伏尔玛尔先生却保持着沉默。我心中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从你丈夫相当奇怪的态度和旁的一些迹象看，我疑心他对于我们的朋友抱有某种他没有说出来的隐秘看法。我们可以让他去，并相信他的明智：他对他采取的态度，如果我猜想不错的话，他对于这个如此关怀的人，他所考虑的只有好处。

你对他的外表和举止描写得不坏，这是个相当有利的征兆，说明你比我想象的更正确地观察了他；但你不觉得他那长期的苦难和他对苦难的感受已使他的面貌变得比他从前的面貌更有趣吗？不管你给我作的一切描写，我怕在他身上也会看到那种虚言客套和沐猴而冠的模样，那是在巴黎在无事忙的游手好闲者中间

生活时难免会沾染上的。不是这种虚饰对有的人不起作用，便是大海的空气已把它一扫而空，在他身上我没有看到它的丝毫痕迹，在他向我表现出来的全部热情中，我看到他只希望心灵的满足。他对我谈到我可怜的丈夫；但他更喜欢跟我一块哭泣而不是设法安慰我，也不向我唠叨一些假惺惺的套话。他抚爱我的女儿；可是他并不像我那样夸她，却像你那样对我责备她的缺点，还怪我溺爱她。他热诚地从事处理我的事务，几乎完全不听取我的意见。此外，窗外的光刺我眼睛，他不想过来拉上帘子；我从这屋走到那屋走累了，他也不肯捋起他的衣袖来帮我的忙。我的扇子昨天掉在地上很久，他也没有从屋子的一端跑过来拾，好像要把它从火里捡出来似的。每天早晨他来看我之前，从来没有一次先打发人来了解我的消息。在散步的时候，他并不想把他的帽子死死地套在他的脑袋上*以显示他懂得那种好派头**。在餐桌上，我常常向他要鼻烟匣——他不叫做“盒子”——，他总是用手递给我而从来不像侍役那样放在盘子里递。每一餐他都不忘至少两次要为我的健康干杯；我可以打赌，他如果今冬能留在我们这里，我们会看到他像一个老的有产者坐在我们身边烤火。表

* 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按当时规矩，在任何气候下把帽子夹在腋下被认为是好的派头。但到下半世纪风行的却是另一极端，即无论何处都不脱帽，进戏院也如此。——俄译注

** 在巴黎，大家特别以能使上流社会舒适和方便自诩，而这种方便在于有许多像上述那种煞有介事的规则。在上等社会里什么都是惯例和规则。一切惯例的产生和过时，都像闪电一般迅速。处世之道在于时时刻刻注视着，从流行中抓住它们、体现它们，显示自己知道当时时髦的式样；这一切都是为了简朴。——卢梭原注

妹，你会发笑；可是在我们一些新从巴黎来的人中，你不妨给我指出有谁能保持这种纯朴模样的。不过我觉得你一定在仅有的一点上发现我们的哲学家变得有些差劲了：那便是他比较多一点儿留意于跟他谈话的人，这就只能使你吃亏，可是我认为还不至于达到使他跟勃隆夫人修好的程度*。至于我么，我觉得他在庄重和严肃方面比过去任何时候要更好些。我的宝贝，你要很小心地为我看管他直到我到来：他恰恰就是我有能够成天打趣他的快乐所需要的那样的人。

你要赞赏我能沉得住气：我还没有对你说到我寄给你的礼物和答应你很快就要寄给你的另一件礼物；但在你打开我的信以前你已经接到了它；你是知道我对它是多么热爱，而且我有多么大的理由这样爱它，你是如此焦急地渴望着这个礼物，你将同意我做的比所许诺的更多。啊！可怜的小东西！在你读这封信时，她已经在你怀里了；她比她的母亲更幸福；可是两个月后我将比她更幸福，因为我能更好地感觉我的幸福。唉！亲爱的表妹，你是否已经全部地获得了我？你在哪儿，我的女儿也就在那儿，那么还缺少我的什么呢？这可爱的孩子就在这里，你就接受她作为你的孩子；我把她让给你，我把她送给你；我把母亲的权力让与你手里；你要纠正我的错误；你来担负照料她的责任，这责任你认为我完成得很不好；从今天起你要做那应该成为你的儿媳的她的母亲，而且为了使她对我还要更亲切起见，可能的话，请你把她造成另一个于丽。她的脸已经很像你；我预言她的性格也将是严肃和爱布道的；当你在改正大家指责我养成她的那坏脾气以

* 这件公案可参见第1卷第34封信。——译注

后，你将看到我的女儿会有我表妹相似的模样；可是更幸福的是她会哭泣得更少些，需要作战斗的机会也将更少。假如老天爷能给她保留一个最好的父亲的话，他远不会阻挠她的喜爱的倾向！我们自己也远不会加以阻挠！我多么愉快地已经看到这种倾向符合于我们的设想！你可知道她已经不能离开她的小姑爷，正是部分由于这个道理，我才打发到你那里来的？昨天我跟她进行了对恬，这使我们的朋友笑得要死。首先，我整天是她最谦逊的女仆，而且对于她想要的东西我从没有反对过，她离开我却丝毫不觉得难过；而你是她见了害怕的，你每天要对她税二十遍“不行”，你倒是她出色的小妈妈，她兴高采烈地要找你，她爱你的“不行”更甚于我的一切糖果。当我向她提出说我要把她送到你那儿去时，她的高兴你简直想不到；但为了扫她的兴，我补充说，你要给我送来小姑爷作对换，这就不合她的心意了。她失望地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我回答说，我为我自己把他留下来；她做了个鬼脸。我说：“昂利爱特，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小姑爷让给我？”她相当干脆地说：“不。”“不吗？但是如果我也不愿意把他让给你，谁来为我们调解？”“妈妈，这将由小妈妈来调解。”“这么着，我就占便宜了，因为你知道我要的一切她都要。”“喔！小妈妈从来只要聪明的。”“小姐，什么呀，这不还是一样？”小鬼狡猾地笑了。我继续说道：“我还要问你，她凭什么道理不把小姑爷给我呀？”“因为他对您不合适。”“为什么他对我不合适？”这一次的笑跟第一次同样狡猾。“你老实说，你是不是认为我对他太老了？”“不，妈妈，但他对你是太年轻了。”表妹，一个七岁的孩子！……真的，如果我不曾头晕过，这回她已经使我头晕了。

我还要逗她取乐。我一本正经地对她说道：“我亲爱的昂利

爱特，我向你保证，他对你同样不合适。”她神情惊慌地叫喊起来：“那为什么？”“那是因为他对你太调皮。”“喔！妈妈，就是这个吗？我会叫他变得乖乖的。”“要是弄不好，他会叫你发疯呢？”“啊！我的好妈妈，我喜欢学您的样子！”“学我的样子，糊涂的孩子？”“是的，妈妈，您成天说您爱我爱得发疯；那么好吧！我么，我会发疯地爱他，就是这么回事。”

我知道你不赞成这种可爱的胡话，并且你很快就会加以节制；我也不愿意为它辩护，虽然它使我很高兴，但我只是为了向你指出，你的女儿已经很喜欢她的小姑爷，而且虽然他比她小两岁，她凭年长的权利，她对他并非不配享有权威。就我所见，以你的例子也和我的例子跟你那可怜的母亲的对比如来，一个家庭由女人来支配的话，不会变得太坏。再见，我的亲爱的；再见，我至爱的形影不离者；计算一下时间临近了，到葡萄收获季节我将到你那里了。

第十封信

圣·普乐致爱多阿尔阁下

三周来我尝到了多少太晚来临的欢乐！在幽静的友谊之怀里，躲避着激情猛烈的风暴，悠闲地度着自己的岁月，真是甜蜜的快事！阁下，一所朴素和布置得很好的房屋确是一幅愉快和动人的美景，那里统治着秩序、安宁、纯洁；那里看不到排场和华丽，却结合着符合于人的真正目的的一切！田野、隐蔽所、休憩处、季节、出现在我眼前的那辽阔的水面、山峦粗犷的面貌，这里的一切使我想起了美妙的提尼安岛*。我仿佛看到我曾在那儿多次形成的热烈的愿望得到了实现。我在那儿过着合乎我趣味的生活，我在那儿处在符合我心意的社会里。而在这个地方，为了使我的全部幸福能集合在一起，只缺少两个人，我希望很快就能在这儿见到他们。

您和陶尔勃夫人的到来将使我在这里经历的如此甜美和纯净的快乐达到极点。我在等待时想通过表示这家的主人人们的幸福——住在这儿的人们也分享到它，——攸关的家庭经济的细节，以便使你们从中获得一个概念；我希望我这种考虑对于你们

* 提尼安岛（Île de Tinian）：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中的一岛屿名。——译注

感兴趣的计划将来会有它的用处，这个希望更刺激我作这种叙述。

我不给您描写克拉朗的房屋：您已经认识它；您知道它是可爱的，它给我以美好的回忆，它的优美既是由于我现在看到它的样子，也是由于它使我回想到的往事。德·伏尔玛尔夫人很有理由喜欢住在这里而不喜欢住在岱当惹，后者是个优美的大邸宅，但是古老、凄凉、不方便，它的环境完全没有克拉朗周围优美的风景。

自从这所房屋的主人在这里定居之后，他们把从前只用作装饰的改成实用的东西：它已不再是为了外表好看而是为了居住的房屋。他们堵塞了穿廊式直通的房间；他们隔断了太大的房间，变做分隔得更好的居室；他们把古老和富丽的家具换成简单和方便的。那里的一切变得既悦目又清新，一切显示出富裕和干净，但又感觉不出阔绰和奢靡，没有一间房间不令人感到是在乡村，却又有城市里的一切方便。同样的改变也在户外看得出来：缩小了杂物间而扩大了家禽饲养场。在原来破烂的台球房的地方建起了葡萄压榨坊，把原来养着聒噪的孔雀的地方改成乳制品作坊。原来的菜园小得不够供应厨房之需，便把花圃改做第二个菜园，可是搞得很清洁和合适，以致经过这样改装打扮后比原来更为悦目了。挡墙的阴郁的紫杉用良种的果树行列来替代。新栽的黑桑树取代无用的印度栗树，现在已开始荫蔽着庭院；在沿着通道边缘的老白杨树的地方种了两行核桃树，它们一直连接到大路的一端。到处都是有用的代替了观赏的，而观赏的在那里几乎总是在起着作用。至少在我这方面，我发现家禽饲养场的噪音、公鸡的啼声、家畜的吼叫、大车的套牲口、田头的进餐、工人的回

家，还有农村经济的一切器具，它们都给这所房屋以一种更有乡村情调、更活泼、更有生命、更快活、更有某种无法形容的喜悦和舒适，那是在阴郁的庄严中感受不到的。

他们的土地并不出租，而是由他们自己用心耕种；这耕种是他们工作的一大部分，也是他们财富和快乐的主要来源。岱当惹男爵的领地只有牧场、耕地和树林；而克拉朗的产品是葡萄，它是很重要的产品；由于它的种植，对于生产比麦子的差别更明显，所以他们喜欢在这儿居住也是一种经济上的原因。然而他们几乎每年都到他们的土地上从事收获，德·伏尔玛尔先生更常常一个人去。他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取得土地所能提供的产品，这不是为了更多的收益，而是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德·伏尔玛尔先生认为土地的产品是与耕种它的人手的数目成正比例的：耕种得越好，它的收获也越多；这种丰富的收获有可能会对它耕作得更好些；投入的人力和畜力越多，土地为维持它而提供越多的剩余。他说：“没有人知道产品和耕种者的这种连续的和相互的增长有什么止境。反之，荒芜的土地会丧失它的肥力：一个国家生产的人口越少，它生产的食物也就越少；由于人口缺少，阻碍了它养育它仅有的很少的人民，而在人口减少的地区，人迟早都会因饥饿而死去。”

那么他们既有许多的土地，而且还要精耕细作，除了家禽饲养场的仆役之外，还需要大量的临时工；这就使他们很愉快地养看大量的临时工而不觉得不方便。在选择那些临时工时，他们总是喜欢本地的和邻村的而不喜欢外地的和来历不明的人。因为不能总选到强壮的人而难免有些损失，但他们在别的方面却能得到补偿，因为被选用的本地临时工有感激之情，他们随时都在附

近，四季都可以指望他们，虽然一年里只须付给一部分的工资。

对于所有那些雇工，他们始终分两种价钱：一种是严格规定的、应该得的，这是地方通行的，雇用了就必须付给他们；另一种稍微高一点，是种奖励的价钱，这只有当人家感到满意时才付给他们；而且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他们的所得比补充的工资还要多。因为德·伏尔玛尔先生既正直又严厉，他决不容许他的奖励和优惠的规定随便变成一种惯例。这些工人有鼓励和监察他们的监督，这些监督是家禽饲养场里的工人，他们自己也工作，也关心别人的工作。因为他们除工资外另有一笔从他们监督而获得的利益中分到的奖金。此外，德·伏尔玛尔先生自己几乎每天——有时一天好几次——看望他们，他的夫人喜欢陪他散步。最后，在劳动大忙的季节，于丽每周都要给无论什么工人、临时工或仆役之中在本周内主人认为最勤快的人以二十巴茨*的赏金。所有这些看来似乎费钱的竞争办法，用得谨慎和公正，可以使大家不知不觉地变得勤恳、奋发，终于会带来比估计的更多的利益；可是人们一般只看到常规和时间的利益，很少人知道和愿意采用这类方法。

然而还有一个更有效的、仅仅从经济观点上不予考虑的方法，却是德·伏尔玛尔夫人最擅长的方法，这就是在给予这些善良的人以自己的情谊来获得他们的情谊。她不认为用金钱可以偿还人家为她尽的力，而认为应该对为她效劳的任何人去效劳：工人、仆役、一切为她服务过的人，即便只服务过一天，都成为她的孩子；她分享他们的快乐、忧愁、命运；她关心他们的事务，

* 巴茨 (batz)：当地的辅币。——卢梭原注

他们的利益也是她的利益；她为他们担负起上千种操心事；她向他们提出劝告，为他们调解纠纷，她的性格不是表现在对他们的空洞的甜言蜜语而是在真正的服务和连续的善良行为上。而在他们这方面，则只消她有细微的表示就会抛下一切；她说一句话，他们就奔向她；她一个眼色就会激起他们的热忱；当她在时，他们很高兴；她不在时，他们谈论她，并千方百计想为她服务。她的魅力和说话起很大的作用；她的和善和德行的作用却更大。啊！阁下，乐善好施的美的威力是多么可爱和强大呀！

至于为主人个人的服役，他们在家里有八个仆人，三名女仆和五名男仆，不包括男爵的听差和家禽饲养场的人员。这么少的仆役却没有人手不够的现象；这由于这些人热心工作，每人除了自己的任务，还干其他七人的事，由于彼此配合得好，就好像一个人做的一般。人们从来看不见他们游手好闲，在前厅玩耍或在院子里淘气，而总是忙着什么有用的工作：他们在家禽饲养场、贮藏室或厨房里帮着干；在花园里没有专设的园丁，只有他们；最有趣的是大家看到这一切工作他们都干得很快活、很高兴。

想获得所希望的良工，要及早物色；这儿没有我在巴黎或伦敦看到过的那种办法来选择熟练的仆役，也就是一些老油条，这种人从这家转到那家，同时沾染了仆人和主人的恶习，养成了到处可以当差的本领，却从不依恋于哪一家。这样的人中间既不会有诚实，也不会有忠心和热诚；这类坏蛋留在富裕的家庭里会使家业衰败并让子弟堕落。这里把挑选仆役看作是件重大的事情：他们不把仆役仅仅看作只要求正确地当差的雇工，而看作是家庭的成员，选择不当可以扰乱一家。要求于他们第一件事是做个正直的人。第二件是爱他们的主人，第三件是自觉自愿地服务；

但只要主人能够通情达理而仆人有点儿灵性，那第三点总是随着前两点顺理成章办到的。因此他们不从城里挑选仆人而自乡村里挑。这儿是他们第一次服务，而对于愿意做些事情的人，这里肯定也是最后的服务场所。他们在食指浩繁和子女众多以及由父母送上门的家庭中间选择。他们挑一些年轻、端正、健康和长相讨人喜欢的人。德·伏尔玛尔先生先口试和观察他们，然后引见给他的妻子。如果两人都同意，便把他们收留下来，先是试用，然后列入佣人之中，也就是家庭的童仆；于是人家经过几天非常耐心和仔细地教他们需要做的事。要做的事是如此简单、如此相同、如此均匀，主人们又如此缺乏奇思怪想和脾气，所以他们的仆役便很迅速地喜爱他们，而那些事情也就很快学会了。他们当仆人是轻松的；他们感到舒适，这是在自己家里所没有的；但人家不让他们游手好闲而萎靡不振，因为那是万恶之源。人们不容他们变成老爷并以待候人而自鸣得意；他们像在父母家一样继续劳动，他们可以说只是变换了父母，获得了更为富有的环境。因此他们对自己从前的乡村生活不会蔑视。如果他们有一天离开这里的话，不会有人不愿意重新获得农民的身份而去接受另一种身份的。总之，我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家庭，那里的仆役那么出色地从事自己的工作 and 更少自认为是在为人当差的。

这样，他们在培植和训练自己的仆役时，并没有抱那种极普通和不大明智的反对想法：“我在为别的人家培养他们哩！”人家将会回答您说，要好好地培养他们，他们就不会为别的人家服务。假如您在培养他们时只想到自己，那么他们在离开您时有充分理由只想到他们自己；可是您稍稍多一点照顾到他们时，他们便会依恋您。感谢与否，要看您的居心怎样；人家得到的好处不

过是我专为自己搞的话，他是不会对我感恩戴德的。

为了加倍预防这种麻烦起见，德·伏尔玛尔夫妇还采取了另一个我认为非常聪明的办法。在他们创业刚开始，考虑到像他们地位的家庭大概要安排多少仆人，他们认为在十五或十六人左右：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他们把人数减少了一半；使更少的人员能得到更有效得多的服务。他们还更进一步，关心到使同样的人员为他们长久服务下去。一个仆役初进他们家时，领取的是普通一般的工资；但这工资每年增加二十分之一；满了二十年，他所得将比加倍还多，于是仆役的维持那时几乎得看主人们的处理方法了；但这不需要一个大数学家才能看出这项增加的费用只是表面的，而不是实在的，他们要付双倍工资的将是少数，而且即便这样支付给全体仆役，那么这二十年间的优质服务将抵偿费用的增加而有余。阁下，您一定会觉得这是为不断增加仆役的勤恳并由于有人关心他们而使他们依恋主人的好办法。这样的措施不仅明智，而且甚至也有公道之处。一个新来的人，没有感情，他也可能是个坏家伙，他在初进门就领取同一个热诚和忠心受过长期服务的考验，而且接近暮年并无法谋生的老仆役同样的工资，这难道是公正的吗？不过后面这种理由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因此您可以确信，同样通情达理的主人不会忽视许多不仁慈的主人仅为了夸耀而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他们更不会抛弃他们仆役中那些病号或年老而丧失了服务能力的人。

我马上可以举出一个关于这种照顾的相当动人的例子。岱当惹老男爵想用荣誉退职来奖励在他房里长期服务的听差，他以自己的声望为那听差搞到了总督那里一份收入高的闲差使。于丽刚刚接到从这老仆役写给她的关于这件事的令人落泪的信，信里

要求使他免除接受这份职务。他信上说：“我老了；我整个家都没有了；我除了我的主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亲属；我的全部希望就是能在我度过生活的屋子里平静地结束我的生命。……夫人，您诞生时我抱您在手臂里，我那时请求上帝有一天能同样抱您的孩子们；上帝已赐予我恩惠；请您不要拒绝我那种恩惠，让看到孩子们能像您一样成长和昌盛……我像您一样习惯于生活在一个安宁的家庭，我又能到哪里找到同样的、让我在晚年休息的家庭呢？……请您慈悲为怀，写信给男爵先生为我求情。如果他对我有什么不满，请他赶我走，但不要给我什么职务；可是如果我在四十年间真是忠心耿耿地侍候了他，那么请他让我继续侍候他或者侍候您直到我生命结束：那将是对我最好的奖赏。”于丽是否写信，那就不必问了。我想她如果失掉这老人，将会像他要离开她时一样懊恼。阁下，我把如此亲切的主人比做父母而把他们的仆役比做子女，我这一比是比错了吗？您要知道他们之间就是这样看待的。

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一个仆役要求辞职的例子：也难得有人威胁一个仆人要被解雇。这种威胁令人害怕，因为这里服务既轻松又愉快。最好的仆人为此最感担心，但除了辞退并不足惜的人以外，人家从来不需要把威胁付诸实施。对这问题这里还有一条规矩。当德·伏尔玛尔先生说了：“我要辞退您”时，那人可以恳求夫人说情，有时会有效果，于是他的恳求得到恩准而复职；可是她发出的辞退却是无法挽回的，再没有恩典可以希望。这种协议既可以使人可能当作妻子的温和而产生的过度信任，又可以使丈夫的铁面无情所引起的极端害怕这两个方面得到调节，因而是很合适的。然而“我要辞退您”这句话从一个公正和不易发

怒的主人口中说出来，毕竟显得十分可怕：因为除了使人吃不准自己能否获得宽恕，而且同一个人决不会得到宽恕两次，还因为这句话而丧失了原来的资历，在重返工作时将作为新工人开始；这就能预防老仆人的嚣张，也由于他们会损失得多而增加了他们的小心谨慎。

三名女仆是：房中侍女，小孩的保姆和女厨师。后者是个农妇，很清洁也很能干，德·伏尔玛尔夫人向她学会了烹饪；因为在这还是纯朴的地方*，各阶层的年轻的姑娘们在她们家里自己都学习做一切将来会由服侍她们的人来干的家务，以便需要时可以进行指导而不致被人家拿一手。房中侍女已不再是巴琵：她已被打发回她出生地岱当惹去；她被指派看管那儿的邸宅，还检查财务收入，这就使她当了类似财务检查员的人物。德·伏尔玛尔先生老早就敦促他的夫人作这种安排，却没有使她遣走她母亲留下的女仆，虽然她有不止一项可以责备的原因。到后来，经过最后几番解释，她才表示同意，于是巴琵离开了。这女人很伶俐也很忠诚，但不审慎和爱多嘴。我疑心她不止一次泄漏女主人的秘密，那些事德·伏尔玛尔先生并非不知道，所以为了预防她在一些外人面前发生同样的不审慎，这个聪明的丈夫很知道使用她以发扬她的优点而不致暴露她的缺点。代替她的位置的就是那个您过去曾听我那么愉快地谈到过的方勋·尔格儿。虽然有于丽的庇护和恩德，还有她父亲和您阁下的照顾，这个如此诚实和聪慧的少妇的处境却并不幸福。曾经那么出色地忍受过不幸遭遇的葛洛德·阿奈却不能处理好比较顺利的境况。他看到生活宽裕了，

* 纯朴！这么说，它改变得多了？——卢梭原注

便对自己的职业掉以轻心；于是一切都乱了套，竟逃离了家乡，抛下了妻子和一个孩子，从那以后孩子就死了。于丽把她接来以后，教给她以贴身女仆的一切针线活儿；我来到时，发现她在这儿工作，感到既高兴又惊讶。德·伏尔玛尔先生对她很器重，他们两夫妇托付她用心照顾他们的孩子和带领孩子的保姆。后者也是个淳朴和忠厚的乡民，她小心、忍耐和温顺；因此，一切都秩序井然，城里的恶习不会侵袭到这家来，而这家的主人既不沾染也不能容忍这些恶习。

全体仆役虽然都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可是他们两性之间却不大交往；在这里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要。他们那儿不赞成那些除了只顾自己的利益，只要求人家服侍得好而不另外关心仆役们在干些什么的主人的意见；他们相反地认为那些只关心服侍得好的主子是不能维持长久的。两性之间太亲密的关系始终只能产生坏事。贴身女仆之间进行的密谈是一个家庭发生混乱的最大原因。如果其中有一个为男管家所看中，他就会对她勾引而损害那家的主人。男仆与男仆之间或者女仆与女仆之间的协谈未必一定能发生严重的后果。可是男与女之间建立起那种垄断式的秘密，则久而久之总会败坏最富裕的家庭。因此，这儿很注意女仆们的规矩和朴实，这不仅由于热爱好风尚和正直诚实，而且还由于一种很明显的利益：因为不论怎么说，没有人能好好地执行他的义务，如果他不热爱它的话；只有重视荣誉的人能懂得热爱自己的义务。

为了防范两性之间危险的热乎关系，这儿完全不用正面的规则来阻止，这他们会企图偷偷地违犯的；人们倒是仿佛没有想到这类事，却建立一些比主人的权威还有力量的习惯。人们不禁

止他们相见，但用一种使他们既没有相见的机会，也没有这种意愿。能达到这一点，人们给他们完全不同的工作、习惯、趣味、快乐。因为这儿统治着可赞赏的秩序，他们感到在一个妥善安排的家里，男人和女人之间一定很少需要互相交往。有人对这样做也许会指责是主人任性的意志，在这儿他们却没有反感地服从于没有为他们书面规定的这种生活方式，还自认为这是最好和最自然的方法。于丽认为这事实上是这样；她主张爱情和夫妻关系都不能导致两性之间必须经常的交往。在她看来，妻子和丈夫当然应该生活在一起，可是并非过同样的生活；他们应该协调一致，但不必做一样的事。她说：“这个人喜爱的生活，另一人可能认为是难堪的；大自然赋予他们的癖性跟它责成他们的职能是同样不相同的；他们娱乐方面的分歧并不比他们义务的分歧差些；总而言之，夫妇俩循着不同的道路一致追求共同的幸福；而工作和关心的这种分工是他们结合的最强有力的纽带。”

就我来说，我承认我自身的观察对这个意见是相当有利的。事实上，所有世界各族人民，除了法国人和那些仿效他们的人以外，男性过着男性的生活，女性过着女性的生活一事，岂不都早已成为固定的习俗？假如两性之间彼此见面，那最多像拉栖代孟*人夫妻之间那样匆匆见面，或者几乎是偷看一眼，而不是用又冒失又连续二者兼而有之的、足以混淆和歪曲他们间大自然最明智的区别。人们即便在野蛮人中间也看不到男人和女人不清不白的混杂。晚上，一家人集合起来，每个男人在自己的妻子旁边

* 拉栖代孟(Lacédémone)是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城市名。又名斯巴达。——译注

过夜；随着白天的到来就彼此分离，于是两性最多也只有吃饭是共同的事。这是普遍的情况，表示它是最自然不过的；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被歪曲的地方，也看得到一些遗迹。在法国。那儿的男人都甘愿按妇女一样的方式生活，而且不断地同她们一块儿关闭在闷气的屋子里，他们在那里保留着不由自主的激动，表明他们不是规定要这样。妇女们心平气和地在她们的长椅子上坐着或睡着，你们看到男人们时不时地从位置上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然后又坐下来，他们以一种连续的忧愁和机械的本能不停地同他们所处的强制状态作斗争，并不由分说地把他们推向大自然为他们指定的那积极和勤劳的生活。法国人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他们的男人们都站着看戏，仿佛他们因为整天坐在客厅里坐累了而到剧场来消除疲劳似的。到后来他们对那种女性化的和蛰居的生活感到如此的厌烦，为了到社会上至少可以活动活动，于是把家里的位置让给别的男人，自己却到人家的妻子身边去寻求缓解他那无聊的情绪。

德·伏尔玛尔夫人的主张可以从她家的例子中得到有力的支持；每人可以说完全属于自己的性别，妇女们在那儿同男子的生活完全分离。为了防止他们彼此之间可疑的关系，重要的诀窍是使男人和女人都忙碌个不停，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如此的不同，只有空闲才能使他们聚在一起。上午，每人都忙于各自的职务，谁也没有闲暇去打搅别人的工作。饭后男人们的作业范围是庭园、禽舍或田间劳作；妇女们则在儿童室工作，直到散步的时刻，她们跟儿童一同散步，也常常同她们的女主人在一起，这是她们唯一能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刻，她们因而很愉快。男人们为工作劳碌了一天，毫无散步的兴趣，只顾守在家里休息。

每逢星期日，在晚祷以后，女仆们又重新聚集在儿童室里，还有几个女亲戚和女友参加，她们是女仆们在得到夫人同意后轮流邀请来的。那儿，在等候夫人设置的小型宴会时，大家聊天、歌唱、打羽毛球、玩象形小玩具游戏或其他专让儿童看了高兴的训练智巧的游戏，玩到儿童自己也能玩为止。小宴会开始，它由几种乳制品、蜂窝饼、松糕、de merveilles*、或其他适合于儿童和妇女口味的小菜。酒是从来不喝的；始终很少进入这小小的gynécée**的男人们，是从来不参加于丽难得缺席的这小宴会的。直到如今我是唯一的享受特权者。上星期天由于我顽强的要求，我得以陪着她去了那儿。她提醒我说，这是给我很大的面子。她大声对我说，她只能给我仅仅这一次，而且她连德·伏尔玛尔先生也予以拒绝。请您设想一下，女仆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和男仆怎样希望得到参加而把男主人除外的情况。

我尝到了非常可口的食物。世上有没有能跟这地方的乳制品比拟的食物？请想想于丽办的乳品厂的乳制品和在她身旁吃它该是种什么情形。那个方勋端给我酸奶、céracée***，蜂窝饼、蜜制小甜饼。一切在嘴里一下子都化为乌有。于丽笑我的好胃口。她在再给我一碟奶油时说：“我看您的胃到处都肯赏光，而且您在女人队里喝酒并不比在瓦莱男人那儿差些。”我接着说道：“受罚也并不多些；在两个地方有时都会喝醉；在一个夏栏里同在一

* 一种当地产的蛋糕。——卢梭原注

** 女眷的内室。——卢梭原注

*** 萨莱佛山里制作的一种精美的乳制品。我怀疑在汝拉是否知道这个名称，尤其在湖的那一端。——卢梭原注

间贮藏室里一样能丧失理智。”她低下眼睛，红着脸没有回答，开始抚爱她的孩子。这个情景已足够唤醒我的后悔。阁下，这是我第一次鲁莽行动，我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

在这小聚会上洋溢着某种使我的心感动的淳朴的古风；在所有的脸上我看到同样的快乐表情，而且也许比有男子们在座时有更多的坦率。以信赖和依恋为基础，在女仆和女主人之间流露出来的亲热只会加强尊敬和威仪；而提供和接受服务只显得是相互的友谊的一种证明。连菜肴的挑选都使大家对宴会感到趣味盎然。乳制品和糖都是女性天然的爱好的食品，也作为纯洁和温顺的象征，它们成了女性喜爱的装饰品。男性则正好相反，他们一般寻求强烈的口味和酒精饮料，他们需要更适合于大自然要求他们的活跃和劳累的生活的食物；当这些不同口味变了质或混乱了，这是两性反常的混乱的几乎必然的标志。事实上，我注意到在法国，那里的妇女不断地生活在男人中间，她们都完全丧失了对乳制品的口味，许多男人丧失了对酒的口味；而在英国，两性比较少混杂，他们本身的口味就保留得较好些。大致说来，我认为人们常常可以从人对喜爱的食物的选择上发现他们若干性格上的迹象。意大利人吃很多蔬菜，他们显得女性化和柔和。你们英国人是肉类的大食客，在你们不屈不挠的德性里有着某种严峻的和来自蛮族的东西。瑞士人天性冷淡、和平与单纯，但发怒时激烈和暴躁，他们同时喜欢前一类和后一类食品。既喝乳制品也喝酒。柔韧和易变的法国人能吃一切菜肴和适应一切性格。于丽本人可以给我充当例子，因为她在饮食方面虽然耽于美味和嘴馋，但她既不喜欢肉类，也不喜欢荤腥，也不喜欢咸菜，而且从不喝纯粹的酒：精致的蔬菜、鸡蛋、奶油、水果，这些就是她平时的

食物；如果撇开她也爱吃的鱼类，她便是一个真正的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女信徒。

阻止妇女而不同样阻止男人，这还不算什么；而家庭规则的这一部分并非比另一部分不重要，但却更难于实行，因为攻击一般总要比防御更厉害，这是天性保守者的意图。在共和国里，公民是由风尚、原则、道德来约束；可是仆役、雇工除了用强制和刑罚，还能用什么来约束？主人的全部本领在于把那种刑罚隐藏在快乐和利益的帷幕之下，使他们以为实际上人家迫使他们所做的，仿佛出自他们自己的意愿。仆役们星期日的空闲时间，当没有工作要他们留在家里干时，不能剥夺他们任意到哪儿去的权利，这常常可以在一日之间破坏其余六天的榜样和教导。上酒馆的习惯，他们伙伴的耳濡目染，与淫荡女人的来往，这些都能很快地使他们的主人和自己遭受损害，他们由于沾染上了千百种恶习，已不能担任工作，也不配得到自由。

为补救这种弊病，人们用驱使他们往外跑的同样的动机把他们留在家里。他们在外边搞些什么呢？在小酒馆里喝酒和赌博：那么就在家里喝和赌好了。整个不同之处在于酒不用他们花钱，但不喝醉；赌博时有赢家，却没有人输。请看怎么做到这点的。

在房子后面有一条有顶篷的林荫道，那里设置了游艺场：夏天的星期日在讲道以后，仆役和禽舍的雇工们都聚集在那里，分

*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他有意大利的克罗托内(Crotone)创立哲学和政治团体，其门徒须戒绝美食。——译注

成几摊作赌博游戏，不赌钱（这不被允许），也不赌酒（酒由主人供给），而是由主人慷慨解囊提供的一项赌注。这项赌注总是什么小家具或他们用得着的一些衣服。赌的数目要看赌注的价值而定；因此当一宗赌注比较可观，比如银环、领扣、丝袜、呢帽或其他类似的东西，通常就分几摊来竞争。赌博决不限于一种类型；人们随时加以变换，以便擅长于一种的人不能囊括所有的赌注，也为了使全体仆役通过多种花样的训练，变得更灵巧和更强壮。一会儿有一个人在赛跑中夺得了设置在林荫道另一端的目标；一会儿又一个人把同一块石头掷得最远；一会儿又一个人把同一件重物举得最久；一会儿在争一件奖品时有人射中了靶子。人们在大多数游戏上添加了一个小小的装置，它使游戏的时间延长并变得很有趣。男主人和女主人也经常出席，为游戏增添了光彩；他们有几次也带孩子来；甚至有些为好奇心所吸引的外人也来到这里，其中有好些人还要求最好能参加竞争；可是只有得到主人的允许和参加游戏者的同意才会被接受，后者认为于自己没有好处而不愿随便同意。这种风尚不知不觉地变成一种演出，其中的角色被观众的目光所激励，他们喜欢鼓掌的荣誉更甚于有利益和奖品。他们既变得更壮健和灵敏，也就有更多的自尊心；慢慢习惯于重视自己的价值甚于自己的利益，他们虽然是仆役，但荣誉对于他们却比金钱更觉可贵。

要向您详细列举这里这样一些外表如此幼稚而且常常为庸俗的头脑鄙视的——但由小方法产生巨大结果，却是真正的创造能力的特征，——对游戏的关切行为所带来的一切福利，那将是冗长的。德·伏尔玛尔先生告诉我，为了这些小措施——是

他的夫人首先想出来的，——他每年的花费还不到五十个埃居*。他说：“但您可知道，这个数目，由于热心的仆役们的细心和审慎，——因为他们的快乐都从他们的主人那儿来的；——也由于他们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而利害与共；也由于他们从游艺中获得壮健的体力应用于工作上；——也由于游艺总是能保持健康，不致像他们一般的人那样会流于放纵，并因放纵而引起种种疾病；由于它防止了他们的放荡必然引起的诈骗行为，始终使他们成为正派的人；最后还由于我们为了游艺只付出很少的费用，却对于我们自己也获得快乐；所以我在家务和事业里能赚回来多少倍吗？假如我们仆役中间有人——不管是男仆还是女仆，——不适应我们的规章，他们愿意自由，以各种借口要到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的话，我们从来不拒绝同意；但我们对于这种辞职不干的欲望认为是种很可疑的征象，所以我们毫不迟疑地摆脱有这种欲望的人。因此，这一类游艺既为我们保留了好品质的仆役，也为我们作选择他们的考验。”阁下，我坦白说，只有在这里才看到主人们把一些同样的人，既能造成为自己服务的好的仆役，又能造成会耕种他们土地的好的农民，为保卫国家的好的士兵以及一切情况下命运可能召唤的善良的人。

冬天，娱乐也像劳动一样变换了方式。每逢星期天，家里所有的人，甚至还有邻居，不论男女，在举行过宗教仪式后都聚集在低矮的大厅里，那儿有炉子、酒、水果、糕点，还有一只小提琴让人们跳舞。德·伏尔玛尔夫人从来不会缺席，至少总要待上

* 埃居 (écu)：法国古代的钱币名，有金币或银币，价值不一。——

一会儿，有她在场可以保持秩序和规矩；她自己在那里常常跳舞，她也跟仆役跳。当我知道这种风气后，起初觉得不大符合基督教严厉的习俗。我对于丽讲了，下面是她大致的答话：

纯粹的道德已经载满了那么多严峻的义务，如果再超额增加些无关宏旨的枝节，那几乎总要有损于主要的东西。据说多数修道士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只知服从千百种无用的条规，却不知道什么是荣誉和德行。这种缺点在我们中间发生得不多，但我们也并非完全没有。我们的神职人员在智慧方面比所有各种教士高明，我们的宗教信仰也比所有其他宗教信仰更神圣，然而有些观点显得以偏见而不是以理性为根据。像指责舞蹈*和集会的观点就是个例子；好像跳舞比唱歌更有罪，好像每一种这类娱乐并非同样是大自然的一种启示，又好像用一种纯洁和正经的文娱活动一块儿共同娱乐是种罪恶！要叫我说，我认为正相反，当男女集合在一块儿，一切公开的文娱活动都变得是无邪的，就因为它是公开的；而最可称赞的活动如果是单独进行，那就可疑了**。男人和女人是注定要互为彼此的；大自然的目的是让他们用婚姻来结合。一切虚假的宗教攻击大自然；唯有我们的宗教顺应自然并给它调整，宣布一种对人们是神圣和合宜的制度。因此这制度

* 还在18世纪初，跳舞在日内瓦是禁止的。让—约克的祖父大卫·卢梭由于在自己家里举行跳舞晚会而在1706年受到日内瓦宗教事务所的警告。到同世纪中叶，这类严格规定渐见松弛，但那时克拉朗所在的伯尔尼州仍禁止在星期日跳舞。——俄译注

** 在我的《致达朗贝论戏剧的信》里，我抄录了它下面的片断和另外几段；但因我那时只是在准备出版此书，故认为应等待它的出版，再引述我从中所摘录的。——卢梭原注

在婚姻上不应当对民事顺序的障碍增加福音书不曾规定而且和基督教精神相违背的难题。但谁能对我说，已达婚龄的年轻人在哪儿能有机会互相爱悦，而且比之在一个众目睽睽、迫使她们更小心注意自己举止的集会上更规矩和更审慎地互相会面。上帝是否会对那令人喜悦和有益身心的、适宜于青春的生气勃勃、在于表现这方和那方的优雅和规矩，而观众则对之责成他们严格遵守谁都不敢逾越的礼节的舞蹈表示震怒？人们能想像出不欺骗任何人的——至少在舞步型方面——对人们显示自己可爱之处和缺点，人们在需要爱我们之前先得好好地认识我们的更好方法吗？彼此互相爱恋的义务难道不包含彼此喜欢的义务？难道两个想结合在一起的有德行和信仰基督教的青年，不值得关心使自己的心为上帝指点的相互的爱情作好准备吗？

“可是在这些地区是怎么搞的？在这里笼罩着永久的强制，对最纯洁的快乐作为罪恶来惩罚，男女青年始终不敢公开聚会，牧师那冒冒失失的严峻态度，他不知道以上帝的名义布道，只知道作奴性的压制、又悲苦又恼人的说教。人们逃避那为自然和理性所谴责的无法忍受的专制。人们剥夺了活泼和淘气的青春所容许的快乐，却代之以最危险的；巧妙地商量的密谈替代了公开集会；由于仿佛觉得有罪而躲藏起来，后来不免真的犯了罪。天真的欢乐喜欢在光天化日之下蒸发；但罪恶则是黑暗的朋友，而天真和神秘不会长久地共处。”说到这里，她紧握着我的手，仿佛想把自己的懊悔的力量和自己心地的纯洁传导给我，并补充说：“我亲爱的朋友，谁能比我和您更多懂得这种道理的重要性？始终那样热爱德行的我们俩，如果能从最远处预见在秘密会面中会冒多大的危险时，那么延长了这么多年的多少的痛苦和惩罚、多

少的悔恨和眼泪将可以避免了!”

德·伏尔玛尔夫人以比较平静的声调继续说道：“我还要再说一遍，道德的可能受到损害，并不是在大家都能看得见和听得见我们一举一动的人数众多的集会上，而是在笼罩着神秘气氛和自由的个别交谈的场合。根据这原则，当我的那些男女仆役聚集时，我很高兴他们都能来。我也赞成他们邀请邻村的年轻人来参加，只要他们的交友不致有害于他们；人们在赞扬一个我们邻村的年轻人说：他受到德·伏尔玛尔先生家的邀请时，我听了感到很大的愉快。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有另一种看法。服务于我们的都是些小伙子，而在妇女中间，孩子们的保姆还没有结婚。使生活在这儿的男仆和女仆双方被剥夺安排正当生活机会的那种克制态度是不公道的。在那些小集会里，我们力图在我们照料下给他们提供这种机会，布他们更好地选择，从而创造出幸福的家庭，也增加了我们自己的幸福。

“现在剩下为我自己同那些善良的仆人一块儿跳舞作辩护的问题；可是我宁愿接受关于这种指责，而且我公开承认我对此事的主要动机是我从中找到的乐趣。您知道我对于跳舞始终像我表姐一样有强烈的爱好；但打从我母亲故世后，我终生放弃舞会和一切公共集会；甚至在我的婚礼上也信守我的诺言，不过有几次在家跟我的客人和仆役跳舞，我不认为违背它。这是对我身体很有裨益的运动，尤其在冬天不得不呆在家里不活动时更是如此。它纯朴地给我欢娱，因为我痛快地跳过舞，我的心完全没有谴责过我。它也使德·伏尔玛尔先生快乐；我在这方面的全部心思只限于叫他高兴。他来观看大家跳舞，是因为有我在场；他的仆役们看到自己男主人的目光，感到光荣而更快乐；他们看到我

参加其间也兴高采烈。最后，我觉得这种适度的亲近在我们之间形成一种温暖和亲切的关系，它在减轻奴役的卑贱和权力的严酷的同时，稍稍恢复了自然的人性。”

阁下，这些便是于丽对我讲的有关跳舞的话；我赞赏他们以如此的和善来驾驭好如此的下属关系，也欣赏她和她的丈夫能如此经常降低身分跟他们的仆役平等相待，同时后者不致企图抓住他们的话并真的平起平坐起来。我不相信有亚洲的君主在他们宫廷里能受到比我们这些和善的主人在家里受到的更大的尊敬。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不严厉的命令，却没有比它们更迅速地被执行的：主人们一动嘴要求，仆役就飞着去办；前者一表示原谅，后者便马上认错。我现在才完全明白，命令的力量并不在于说话的严厉。

这就使我想到了另一个对主人们白费心机的庄严的想法，须知不是他们的随和而是他们的缺点才引起仆役的鄙视，仆役的放肆显示主人的可恶而不是他的软弱可欺；因为没有再比知道主人的罪恶更使仆役变得大胆放肆，而他们发现主人身上的每项罪恶，在他们眼里成了不服从一个他们不再尊敬的人的理由。

仆役模仿主人，而且在粗鲁地模仿时，他们把主人的缺点较显著地表现在他们的行为里，表现得比蒙上一层受过教育的油漆的主人更明显。在巴黎，我判断我的熟人的妻子的品德，是根据她们贴身女仆的举止和态度；这条规则从来没有使我弄错过。贴身女仆除了在当她的女主人的秘密保管者时使女主人为叫她守口如瓶而付出高昂代价外，她行动模仿主人，在拙劣地模仿她们时泄露了女主人的一切道德准则。主子们所有的榜样都要比他们的权力影响更大，如果仆役竭力想成为比自己的主人更正派，那

是不自然的。凭你怎样叫喊、咒骂、虐待、驱逐、更换原班仆役；所有这些措施都得不到好的听差。当一个主人不担心他被自己的下人鄙视和憎恨而自以为被服侍得很好，这是他满足于自己所看到的和外表的遵守规矩，而没有考虑人家不断给他搞的千百种秘密的祸害，他也始终觉察不到其来源。可是哪儿有相当缺乏荣誉感的男人能忍受自己周围的人的一切蔑视？哪儿有相当堕落的女人能不再感觉到侮辱？在巴黎和伦敦有多少贵妇人自认为十分受尊敬，她们假如在自己的穿堂里听到人们议论的话时，一定会泪流满面的！幸而为了她们的安宁，她们把这些阿耳戈斯* 当做都是傻瓜而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并自信他们完全看不见她们不屑对他们隐匿的事。所以在他们不乐意的服从里，他们也不向她们隐瞒自己对她们的一切鄙视。主子和奴才彼此都感到他们没有互相表示尊敬的必要。

我认为仆役们对主人的评价是对他们的德行的最正确的和最苛刻的测验；阁下，我记得在瓦莱那时，我还不曾认识您，我对于您的道德就抱有很高的评价，仅仅因为听到您跟您的下人说话相当严厉而他们对您并不因此减少对您的依恋，同时他们在背后谈论您时，仿佛您能听到时一样尊敬您。据说在随身的男仆看来，主子绝对不是英雄：这话可能是对的；但正直的人会受到他仆人的尊敬；这足以表明，英雄主义只有空虚的外表，而德行才是真正过硬的东西。这尤其在伏尔玛尔家，在仆役们的共同意见中可以看到德行王国的力量，那种共同意见因为不是空洞的赞扬

* 阿耳戈斯 (Argus)：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他睡觉的时候还睁着一些眼睛，阿耳戈斯转义为警觉的卫士，有时用于讽刺。——译注

而是表现在他们感触的自然流露中，所以尤其显得靠得住。在这儿从来听不到要人们相信别家的主人跟他们家的主人不同，他们也并不赞扬他们认为所有的主人所共同的那些德行，但他们以纯朴的心颂扬上帝使地上的主人能为侍候他们的人们谋幸福并能为穷人们解忧。

奴役对于人是违反自然的，它的存在不能不引起一些不满。然而这里的主人受到尊敬，也没有人说他坏话。如果对女主人有什么唠叨的话，那么这种唠叨更胜过赞扬。没有人抱怨她对自己不宽厚，但抱怨她对自己跟对别人一视同仁；每人都不愿意她对自己的虔诚跟别的同伴相比，都想首先受到恩宠并相信自己对她的依恋也是占先；这是他们唯一的抱怨和他们心目中最大的不公正。

说到底下人的隶属关系时，连带的问题是他们的同辈之间的融洽问题；仆役管理的这部分，其困难程度并不差些。在嫉妒和利害关系把一家的下人——即使像这儿这样人数不多的人家——分离开的竞争中，他们几乎也会联合起来使主人受到损害。假如他们协商一致，那是为了合伙偷盗；假如他们忠于主人，那么每人为抬高自己而贬低别人；他们不是仇敌便是同谋，人们很难有办法同时避免他们的诈骗和纷争。大多数家庭的家长不得不在这两重困难中进行选择。有些家长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正义，培养仆役们这种倾向去从事告密活动，而且相信使他们作彼此的密探和监视者是做了一件很明智的杰作。另有一类人比较懒散，他们更愿让人家偷窃他们和让他们平安生活；他们总是以不好的态度对待有时热心人从一个忠仆吐露出来的热诚意见，自认为这是一种荣誉。这两类人都是不对的。第一类人在家里唆使跟

规矩和优良秩序不相容的无休止的混乱，只能集合一大堆骗子和告密者，这些人在背叛自己同伴的同时，也在锻炼在某一天更可能出卖自己的主人。那第二类人拒绝知道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放任同谋者反对他们自己，鼓励坏人，抛弃好人，花大钱豢养些狂妄和懒惰的骗子，他们商量好来损害主人，把他们的服侍看作是恩惠，把偷盗看作是权利。*

在家庭事业中也像在社会事业中一样，想用一种罪恶来抵制另一种罪恶，或者想在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就仿佛那破坏秩序基础的，有时可用以建立它一样，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用这种恶劣的方法到后来只能把一切的坏事都联合在一起。罪恶在人家里被容忍，不会在那里孤零零地孳长：你如果让它有一个萌芽，跟着就会有一千个。它们一转眼便把家里所有的下人搞坏，使容忍它们的主人败落，使留心观察它们的孩子腐化和堕落。什么不称职的父亲敢于把自己的利益同这种罪恶等量齐观？什么正直的人愿意当一家之主，如果他不能在他家里建立起安宁和忠诚，而且为了获得自己的仆役的热心服务，必须不管他们之间的和睦相处？

谁如果只见过伏尔玛尔一个家庭，他简直想像不到类似的困难会存在，因为这里的家庭人员的团结都来自大家对一家之主

* 我相当接近地观察了一些大户人家的管理工作，我清楚地看到，有二十个仆役的主人是不可能明白知道在仆役中间即使有一个正直的人，而且不致把最坏的骗子手当做正直的人。就凭这一点，我就不愿厕身于富人之列。这些不幸的人已丧失了生活中最甜蜜的快乐之一，即对于人的信任和尊敬。他们为自己的黄金付出丁高昂的代价。——卢梭原注

的依恋。正是在这儿可以发现人们真诚地热爱主人，也必然会热爱属于他的一切，这是个很明显的例子；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同父所生的孩子彼此都以弟兄相对待，这岂不是十分明白的事？这是教堂里大家每天对我们说的话，却不曾使我们触动，这是这一家的家人们所感到的，但没有人对他们说过。

使一家和睦的措施首先在于仆役的选择。德·伏尔玛尔先生在接受他们时，不仅考察他们对他的妻子和自己是否合适，还要看他们彼此是否合适；而两个都优秀的仆人之间表现很明显的不和，就足够使他立即辞退其中之一。于丽说：“因为一个家的仆役不多，而他们又从来不外出，而且他们彼此又总是很靠近，就应该让大家都感到满意，假如它不是一个和睦的家，他们便会把它当作地狱。他们应当把它看作他们的祖居，那里全体都是同一个家庭。只要其中有一人为其他人不喜欢，便能使大家对这个家感到讨厌，于是这讨厌的人经常跟大家照面，这地方对于他们和我们都不是好地方了。”

经过把他们尽可能地作最好的挑选之后，又把他们可以说是不征求其同意就以工种分组，以某种方式迫使他们服从分配，并使每人抱有能为他的全体同伴所爱的明显利益。不为自己而专为别人向主人说情的人受到人家的欢迎：这样，谁希望获得主人的恩惠，便试图促使另一个为他说话；而这在他并不难办，尤其因为不管请求恩惠能否获准或者拒绝，人家对说情者抱有好感；反之，人们厌恶那些只为自己的好处说话的人。人们对他们说：“您从来不为他人说情，那么我为什么要同意人家向我为您说情？您的同伴都比您更乐于助人，您却想比他们更幸福，这难道公正吗？”这里做得还更进一步，人家让仆役在背地里彼此效劳，

既不夸耀，也不自我吹嘘；做到这一点并不特别困难，尤其因为给同伴们效劳时，主人是这种谦虚谨慎行为的见证人，因而对之更为尊重：这样，个人利益和自尊心获得了一致。仆役们对这一般的措施深信不疑，他们之间又充满了相互的信任，所以当有人要请求什么恩惠时，他以交谈的方式在饭桌上提出；他往往不用再花力气就发现他的要求已经获得结果；他不知该感谢谁，只知感谢大伙儿的帮助。

用这种措施和其他类似的措施，他们使仆役之间充满着仆役对于自己的主人的依恋而产生的关怀并从属于他。这么一来，仆役不仅不联合一起使主人受损害，他们的联合只是为了更好地为主人服务。他们虽然注意彼此互爱的利益，但他们还有让主人喜欢的更大的利益；为后者服务的热诚超过他们彼此之间的亲善；他们全体都认为如果使主人蒙受损失，他将较少可能来奖赏优质的服务，他们自己也必然受到损害，因此他们同样不能默然忍受他们中间有人对主人做坏事。这家子建立起来的这方面的措施，我认为有它很高明的地方；我不能不相当惊讶，德·伏尔玛尔先生和夫人怎么能懂得把作为控诉人家的卑下的职业改变为一种热诚、廉正、勇敢的职务，像古代罗马人那时一样高贵，或者至少同样可赞美的职务的。

这里便开始以简单明了的道理，还证之以明显的事例，来摧毁或预防这样一种有罪的和奴性的风气，一种损害主人的相互包庇，因为那是一个狡猾的仆役会立刻抓住了它当作金玉良言向好心的同伴们进行宣传的。这儿的主人做得对，他让他们懂得，掩饰自己同伴的错误的教导只能涉及不损害任何人的那种错误；而当有人看到别人的不义行为会危及第三者而他却默不作声，那就

是他自己在犯，又因为只有我们抱着犯错误的感情，这才促使我们会原谅他人的错误，如果自己不是骗子那类人，他决不会容忍骗子手。这些原则在一般人与人的关系上是真实的，在仆人和主人的更狭小的关系上便更是确切，从这里可以得出不容争辩的原则是：谁看到有人对自己的主人犯下错误而不告发他，那么这人要比犯错误的人更有罪：因为后者为了自己想望的利益而在行动上受了骗；但前者镇静自若，也没有利益可图，他沉默的原因不过是对正义、对他服务的那家的福利抱着深刻地漠不关心的态度，还怀着想仿效他那隐瞒着的榜样的秘密愿望。这样看来，如果错误相当严重，那个犯了错误的人有时还有希望得到对他的宽恕；可是那个对错误沉默的证人，作为存心作恶者，则必然要被解雇。

可是这儿不容许任何可以引起不公平和毁谤的控告，也就是说，不接受被告不在场的任何控告。假如有人单独来见主人以控告他的同伴，或诉说个人对他的抱怨，主人便问他是否了解得足够清楚，就是说他来控告的事是否同对方搞清楚。如果他说没有，便再问他怎么能对一件他不曾足够明了原因的事能作出判断。主人便对他说：“这件事也许同您还不知道的另外的事有关；它也许有可以为之辩护或开脱而您并不知道的情况。您怎么敢于在知道他所持的理由以前就谴责这种行为？一句话的解释就可当着您的面证明他在理。为什么要冒不公正地处分他的危险，并让我来分担您的不公正？”如果他确信事先已跟被告弄清楚，人家也会反问他：“那么您为什么不同他一块儿来，仿佛您怕他会驳斥您的说法似的？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采取您自己认为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您竭力要我只凭您的告发作出对这件事的判

决，而您自己却不愿仅凭您亲眼目睹的证明来作判断，这样做妥当吗？假如我满足于只有您一人的陈述而可能作出的不公正的判断，您对之能不负责任吗？”然后建议他把要控告的那人叫来：如果他同意这样做，那么这件事很快就可以办妥；如果他反对，那就狠狠地处罚他以后把他打发走了事；但对他的控告要保守秘密，仔细考察原告和被告双方，不用很久就会弄清楚到底哪一方是错误的。

这种规矩在这里是众所周知和牢固确立的，所以从来听不到这一家有仆人在背后说过同伴们的坏话，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样做的人，大家会看做是坏蛋和说谎者。当他们中有人控告别人时，是公开、坦率，不仅当他的面，也当所有他的同伴的面，以便他说的话有人证明他没有恶意。遇到什么个人之间的争论，那几乎总是由调解人来调停，用不着麻烦男主人或女主人；当问题涉及主人神圣的利益时，事情就不能保密；犯罪的人得认罪，或者得有人揭穿他。这种小小的审理是很难得的，而且只有在于丽每天巡视时，在仆役们吃中饭或晚饭时举行，德·伏尔玛尔先生把她的巡视戏称为她的上朝。于是她在平静地倾听了控诉和答辩后，如果事情关乎她的家务的话，她对控诉人的热心表示感谢。她对他说：“我知道您爱您的同伴；您总向我说起他们的好处，我赞赏您的责任心和正义感能胜过您个人的喜爱；这正是一个忠诚的仆役和正直人的行为。”其次，如果被告并没有错，她对辩护常常添加几句赞扬的话，但如果她的确有罪，她便当众之面减轻他一部分的耻辱。她认为他有些辩护的话不愿在大庭广众之前申说；她便安排时间单独听他谈，那时她或她的丈夫对他作适当的谈话。这里奇特之处是两人中最严厉的倒不是最可怕的，人家对

德·伏尔玛尔先生的严峻的处罚的畏惧还不如对于丽令人感动的责备厉害。前者用正义和真理说话，使罪人感到屈辱和狼狈；后者使罪人对自己的罪行感到沉痛的悔恨，并向他们指出她不得不对他们剥夺她的照顾而难受。她常常促使他们掉下痛苦和羞惭的眼泪，她看到他们的悔恨也难免为之感动，并希望自己的话不致于非执行不可。

谁如果根据自己或邻居家发生的情况来判断这些操心的事，他也许认为是多余的或难办的。然而您，阁下，您对于一家之主的责任和快乐有着那么重要的见解，并知道理性和德行对人类心灵的自然威力的，您定能理解这些细节的重要性和它们的成功要素在于什么。《玫瑰故事》* 里说：“有钱人并不是富有者。”人的财富不在他的保险箱里，而是在他从中取出来加以应用：因为人只有应用他所有的那些东西时，那些东西才真正为他所占有。而滥用总是比财富更无穷尽；这就使人的享受不是与他的消费，而是与他懂得怎样更好地安排消费的本领成比例。一个疯子可以把金条抛入大海并说他享受了它；但这种荒谬的享受怎样能跟一个懂得如何消费自己微小数量金子的明智的人的享受相比？唯有能使财富的应用增加和延续的条理和准则才能够把快乐变为幸福。如果真正的财产产生于我们对事物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事物的真正所有权产生于使用它们而不是产生于获得它们，那么对一家之主来说，有什么能比他的家庭经济 and 家里的好制度

* 《玫瑰故事》(Le Roman de la Rose)：十三世纪法国诗人吉尧姆·德·洛利斯 (Guillaume de Lorris) 和让·德·墨恩 (Jean de Meung) 的八音节寓言训导诗。——译注

——那里最完善的关系直接依靠着他，那里家里所有的人员的幸福也同时扩大着他的幸福，——更为重要的呢？

最富有的人是否最幸福？那么富裕对幸福有什么用？然而所有安排得很好的人家是那家主人灵魂的标志。房屋的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和精巧，只表明搞这一套的人的虚荣；但您到处看到没有悲惨的秩序、没有奴役的和平、没有浪费的富裕的地方时，您可以确信地说：“管理这里的是个幸福的人。”

在我看来，我认为精神真正满足的最靠得住的标志是退隐生活和家庭的生活，那些不断地到别人家里去寻求他们幸福的人，在自己家里不会有幸福。乐于呆在自己家里的一家的父亲，由于他对家里不断地照顾，一定能得到自然的最甜蜜的情感那种连续不断的快乐作为奖励。在所有的人里他是唯一的，他是自己幸福的主人，因为他像上帝一样，除了他享受的以外，不再希望更多的。像这无限的上帝一样，他不想增大他的所有，但用最完善的关系和最合理的管理使其所有成为真正自己的；他不用获取新的，而是使已有的掌握得更好些来致富。他过去只享受他土地的收益；现在他仍然享受这些同样的土地，同时指导它们的耕种并不停地巡视。他的仆役过去在他是外人，现在他变他们为财富和自己的孩子并成为自己所有。他以往只有指挥他们行动的权；现在还有权影响他们的意志。以前他只靠金钱的力量做主人，现在他凭尊敬和善行的神圣帝国充当主人。命运可以剥夺他的财富，但它不能剥夺那充满着依恋着他的人们的心；它决不能剥夺父亲身边的孩子；整个的区别在于昨天他养育他们，而明天他将由他们来养育。人们正是这样学会真正地享受他的财产、他的家庭和他自己；家庭生活的琐事就成了正直人的最愉快的事，他懂

得了它们的价值；正是这样，他不但不把自己的家看作沉重的负担，他会把它看做自己的幸福，而且家长动人的和高尚的责任使他充满了做人的光荣和愉快。

如果这种珍贵的利益受到蔑视或是不大为人所知，如果即便有少数寻求这种利益的人极少得到它的话，那完全来自同样的原因。有一些简单但同时又是崇高的义务只为少数人所喜欢和实行：那便是一家之主的那些义务，对于这些义务，上流社会的气氛和声音只能引起厌恶，人们如果只凭吝啬和贪心来完成，便很难搞好。这样的人自认为是家庭的好父亲，实际不过是个警觉的管家；他的财产可以得到发展，而那家却变得很坏。为了阐明和引导这重要的管理制度并给它以幸福的成功，需要有更高的观点。一个家庭的首要的制度应当是：谁想使家庭安宁，首先要使家中只收留正直的下人，不容许带有破坏这种秩序的秘密愿望的人混迹其间。但奴役和诚实是否可以如此兼容，以致能希望在仆役里找到诚实的人？不，阁下，为了有这种人，不应该去找寻他们，而应该造成他们，只有好的人才知道造成其他人的艺术。一个伪善者徒然想说有道德的话，他不能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而如果他知道使它可爱时，他自己就爱它了。被一个连续的事例戳穿的冰冷的教导有什么用处，如果只教人认为作这种教导的是在玩弄别人的轻信的话？那些劝我们实行他们所说而不是他们所做的，他们说的是弥天大谎！谁不实行自己所说的话，谁便是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他没有那种感动人和说服人的发自内心的语言。我有时听到那些十分不自然的讲话，那是对仆役们像对孩子们一般讲的话，为了给他们上间接的课。我完全不认为他们会因此受骗，我总是看到他们暗地里讥笑老师愚蠢，把他们当做了傻瓜，

笨拙地向他们散布他们早知道不是他自己的那些格言。

所有这些徒劳的精巧措施，在这个家里都是不知道的，主人们为使仆役成为所希望的模式巨大手段是，使自己向他们表现得像他们的样子一般。他们的行为始终是坦白和开朗的，因为他们不怕他们的行为戳穿他们的言论。由于他们对自己并没有不同于对别人的道德，他们便不需要说话时多加考虑；一个随便冒出来的词推翻不了他们努力建立起来的原则。他们不会不审慎地完全吐露他们的业务，但他们自由地谈论他们的准则。在饭桌上、在散步时、在密谈或在大众面前，他们总是讲一样的话；他们对每件事总天真地说出心里所想的；他们并不想针对谁，但每个人都能得到些教益。因为仆役从未见到过自己主人的行为违反正直、公平、无私，他们便不会把审判看做是穷人的沉重负担、套在不幸者脖子上的羁轭，看做是他们的一种不幸遭遇。主人为了不使工人徒然找工作和来求支付他们的工资的那种关心，这使他们习惯于感到时间的价值。看到主人安排别人工作的关心，每个工人从此认为自己的工作的可贵，把游手好闲看作是最大的罪恶。对于主人在公正方面的信心使家中规定的秩序获得了力量，也防止了一些弊端。人们不用担心每周的奖金里女主人认为最年轻或干得最好的，总是最勤恳的。一个老仆人不害怕人家会找他什么碴儿来扣除人家增加给他的工资。人们不希望利用他们的不和来表现自己并获得另一个所拒绝的东西。那些要结婚的人不用害怕人家为了能把他们长久地留下来而阻碍他们成家立业，这样，他们工作做得好也就不会妨害他们了。假如有个外来的仆人来对这家的仆役说，主人和他的仆役之间爆发了真正的战争；说这些仆役对主人干出了尽可能干的坏事，这样便实行了真正的报

复；说主人们都是侵占者、说谎者和骗子手，对待他们像他们对待王公、或者人民、或者个别的人那样，并且巧妙地对他们用公开的暴力来对待，并没有什么坏处；这样说话的人不会有人听：这里甚至没有人会攻击或防止这样的说话，就让说这种话的人自己去批驳好了。

这儿的服从向来不是阴郁的和敌对的，因为在命令里从来没有高傲和任性，人们只要求合理和有用，同时尊重人的尊严，即便对从属的也如此，绝不使他去做自己感到卑下的事。此外，这里最卑下的只有罪恶，而一切有用的和正直的都是有益的和合理的。

既然这里的人们受不了外面的阴谋，那么也休想在这儿企图自己去搞它。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命运最为保险的是跟主人的命运连系在一起，只要大家看见那家子繁荣昌盛，他们就什么也不用发愁。他们在为这家服务的同时，他们也就是在为他们的家产服务，在使他们的工作愉快的同时，也使他们的家业扩展；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利益。然而这个词在这个场合并不放得恰当，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利益会如此明智地被指导，但同时它比这里更少影响的那种管理方法的。一切都由于依恋而完成：人们可以说这些下人的灵魂在走进这聪慧和团结的人家时被净化了。可以说男主人的部分智慧和女主人的部分感情都进入了他们每一个下人，人们看到他们是如此的明智、乐善、正直和超过了他们原来的状况。尊重自己、受人尊敬、行善，这是他们最大的意愿：他们对于人们对他们说的赞扬的话，就像人们在别处对他们给的新年礼品一样高兴。

阁下，这些便是我对于这一家子对仆役和雇工态度有关的

家庭制度方面观察的基本所得。至于主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孩子们的管理，这些题目的每一个都值得单独写一封信。您知道我在什么意图下开始产生这些意见的；可是实际上这一切形成一幅如此可爱的图画，为了喜欢鉴赏它，不需其他利益，只需其中的快乐就可以了。

第十一封信

圣·普乐致爱多阿尔阁下

不，阁下，我不放弃我说过话，在这个家里，人们只看到快乐的和有用的结合在一起；可是这里有用的工作不限于利润的获得，而且还包括一切天真和简单的娱乐，它培养对孤独生活、劳动、节制的兴趣，并对投身于它的人保持一个健康的灵魂和没有激情干扰的自由的心。如果懒散的游手好闲只能滋长悲哀和无聊，那么甜蜜的空闲的可爱之处却是劳动生活的美果。人们劳动是为了享受：辛劳和快乐的这种交替是我们真正的意愿。作为过去劳动的消除疲劳和以后劳动的鼓励之用的休息，它对于人比之劳动本身一样重要。

在欣赏了最可敬的家庭的母亲在她的家庭秩序方面的警惕和操心的成果以后，我又看到她在隐蔽的角落——她称之为她的福地*，——里她喜爱散步的地方休息的结果。

好几天以前，我听到说起这福地，我对它感到有些神秘。终

* 福地 (Élysée)：这一概念起源于古希腊时代以前，历经变化。在荷马史诗中，福地是大地圆面的极西部，大洋河上的一个美丽的山谷，没有暴风雪，没有严寒，没有冬天；常年和风吹拂，土地不用耕种，一年三熟。那里由神赐给永生的幸福的英雄居住。福地的传说为基督教所接受，成为天堂这一概念的基础。——译注

于在昨天午饭后，十分酷热的天气使家里室外和室内同样难受，于是德·伏尔玛尔先生向他妻子建议这天下午放假，而且与其像平常那样到儿童室呆到傍晚，还不如我一块儿到果园去换换空气。她同意了，于是我们一起都到那儿去。

这地方虽然离屋子很近，却被茂密的林荫道把它分隔开，以致哪一面都看不到它。围绕它的浓厚的叶簇不容许目光通过那里，它也小心地常常被锁锁着。我刚进到里面，用桤木和樟树伪装着的园门只留下两条窄狭的通道通向两边，我回过头来已经不知道打哪儿进园的；我看不见园门，就像从云中掉下来似地呆着。

在走进这所谓的果园时，一阵愉快的新鲜的感觉向我袭来，那是模糊的阴影，一种生动和活跃的绿色，各方面纷乱的花朵，一股流水的淙淙声，还有千百种鸟儿的歌声，这些都给我的想象也给我的感觉以同样的影响；而同时我认为看到了自然界最荒野和最僻静的地方，我觉得是*进入这荒漠的第一人。我被如此难以预料的景色所震惊、控制、激荡，不觉呆住了好一会儿，而在一阵不自觉的兴奋中喊道：“哦，蒂尼安！哦，胡安·费尔南台斯**！于丽，世界的尽头就在您的门口！”她含笑说道：“许多人在这儿像您一样说过；但是再走二十步很快会把他们带回克拉朗；我们瞧您受的魔力是否会保持得更长些。这儿就是您过去散

* 我觉得是 (Il me semblait d' être)：完全符合卢梭的原文。——原编者注

** 南海中的一些荒岛、在海军上将安松 (l' amiral Anson) 的游记里很有名。——卢梭原注

步过的果园，也是您跟我的表姐用桃子打仗的地方。您知道那时的青草相当少，树木也相当稀疏，树荫不多，而且完全没有水。而现在您看多么新鲜、碧绿、充满了苍翠、修得整整齐齐，到处开花、灌溉着水。您知道把它变成现在这样，我得花多少力气？因为您要知道我是这儿的总监，而我丈夫完全把它交给我自由处置。”我对她说道：“我看，您并没有花什么力气。这地方的确很可爱，但是粗野和荒凉；我看不出什么人力劳动。您关上了门；我不知道水是怎么来的；只有自然做了其余的一切；您自己从来不知像它那样好好地干。”她说：“自然的确干了一切，可是在我指挥下干的，这儿没有一样不是我吩咐的。还有一点，您猜猜看。”我接着说道：“首先，我不懂，即使投入金钱和劳动，怎么能够加快时间。看那些树……”德·伏尔玛尔先生说道：“说到这个，您一定已注意到这儿的大树不多，而这些树那时早已经有了。此外，于丽在她结婚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而且几乎就在她母亲死后不久，就同她父亲来这里寻求清静那时开始的。”我接着说道：“好吧！既然你们要我相信所有这些大块文章、这些巨大的绿廊、这些下垂的乔木、这些如此遮荫的树丛都是七八年间长出来的，而且还有人的技术混合在其中，我估计如果像在你们这般大的范围里搞成所有这些话，你们花两千埃居还是很节省的。”“您只想索取两千埃居的高价，我却是一个钱都没有花。”“什么，什么也没有花？”“是的，没有花；除了您不曾计算的我的园丁每年约十二天工作，我那些仆役的二、三天工作，还有德·伏尔玛尔先生本人几天，他不怕有几天充当我的园丁。”我一点儿也不懂这个哑谜；但一直拉着我在一块儿的于丽，这时放我单独走，并说道：“往前走，您就会懂得。蒂尼安再见了，胡安

• 费尔南台斯再见了，一切奇境再见了！过一会儿，您将从世界尽头回来。”

我便满心喜欢地开始周游这如此变形了的果园；假如我没有发现异国的植物和印度的产品的话，我却找到一些被安排和联合得事实上可以产生最动人和最愉快的地区植物。绿油油的细草，既厚实又短而紧密，它杂有欧百里香、芳香草、几米央草、牛至和其他香草。还看到上千种田间的野花，其中也看得见花园里的花，它们仿佛跟别的花草一样自然地生长着。我时不时地碰到一些浓密的树丛，它们像在最密的森林里一般不能为阳光穿透；这些树丛由最柔韧的树木形成，人们把它们的树枝弯下来插到地上让它生根，这种技术有如美洲人对红树枝那样让它自然生长。在比较开阔的地方，我随处看到没有程序和不对称地长着玫瑰、覆盆子、醋栗、丁香、榛子、接骨木、山梅花、染料木、三叶木等树丛，它们点缀着土地并表示刚刚在开垦。我循着迂回曲折和不规则的小径前行，它们镶有许多开花的小树林，并盖满了千种汝代葡萄、爬山虎、啤酒花、旋花、游蛇花、铁线莲和类似的植物，而在这些花中间，忍冬和茉莉花也混在其间。这些花丛仿佛随便地从一棵树长到另一棵树，好像我有时在树林里看到的那样，并在我们头顶上，形成为我们挡住太阳光的帷幕，在我们脚下有一条平和、方便和干燥的走道，在很细的苔藓上，没有沙土，没有青草，也没有粗糙的根孽。只有这时我才不无惊讶地发现，这些绿色和茂密的阴影，它们从远处如此地荫蔽我，只不过是些爬行和寄生的植物，它们顺着树木蔓延，用最浓厚的叶簇来遮盖它们的头，用阴影和清凉来遮盖它们的底脚罢了。我也注意到他们用一种相当简单的办法使好几种植物在一些树干上生根，

这样可以缩短距离而获得更大的发展。你们当然想像得出，所有这些办法不能使果子变得更好些；但只有这个地方，为了愉快才牺牲了有用，而在其他地方，他们对浆果植物和果树采取了这样的努力，结果是这个果园的水果的收获虽然少了，但总的收获只会比从前更多。假如你们想到他们在树林深处有时发现野生果实而且甚至拿它来享受的话，你们一定会懂得，他们在这人工荒地上找到优良和成熟的、虽然是稀疏和难看的水果时的快乐；而寻找和选择它们也有乐趣呀。

所有这些小路都被一股清澈明亮的流水所围绕和穿越，它在草丛或鲜花间流过，有时几乎看不出来，有时以更发光的水流从洁净和有斑点的石子上成为较大的溪水流淌。大家看到一些泉水流着从土下冒出水泡，有的时候在更深些的水渠里平静和安稳的水清楚地显现出周围的东西。我对于丽说道：“我现在明白其他的一切了；但我从各方面看到的水……”她向我指出她花园的平台方面说，“这水是从那儿来的。就是这小溪我们花了大钱在平台上搞了个喷水池，却没有人对此注意。德·伏尔玛尔先生不愿破坏它，为了对这样做的我父亲表示敬意；可是我们每天不进花园就能看到这个喷泉多么快乐！这喷泉是给外人看的，而这里的小溪是为我们的。我在这儿把公共的喷泉联系了起来，这确是如此，公共的喷泉通过大路流进湖里，它的降低水位有损行人，对大家也是纯粹的损失。它在两行柳树之间在果园脚下转了个弯；我把它们包在我的围墙里，我把这同一水流用别条路引导。”

于是我看到问题就在于使这些水怎样经过适当地划分和联合，尽可能免除坡度，以便延长路线并调节若干小的瀑布的呜咽声。一层一英寸厚的湖中的石子和满是贝壳的粘土形成了小溪的

溪床。这些同样的小溪在有些段落在盖满泥土和细草的若干大瓦片下流过，在它们的出口形成了同样多的人工泉水。有几条水流在一些高低不平的地方由虹吸管吸引，并在下落时沸腾着。最后经过如此清新和潮润后的泥土便不断提供新的花卉，并使青草总显得碧绿和美丽。

我越经过这片可爱的庇护所，我进来时所感觉到的那种甜蜜的感受也越增加；然而好奇心在催促我。我更急于想看到事物本身，这比之想观察它们的印象更强烈，所以我喜欢这种可爱的观看而不去费心思考。可是德·伏尔玛尔夫人从我的梦想中把我拉了回来，她拉住我的手臂说道：“您所看到的一切不过是植物的和无生命的自然，不管我们怎么对它们，它们总是留下孤独和悲惨的思想。请来看它的有生命的和有感情的一面；只有在那儿您会在每天的各个时刻发现有新的容貌。”我对她说道：“您先提醒了我；我听到了喧闹和混乱的鸟鸣声；我看到相当少的鸟类；我知道您有一个鸟栏。”她说：“不错，让我们走近去。”我不敢进一步再提关于鸟栏的事；但这思想对我有些使我不高兴，并觉得和其他完全配合不起来。

我们经过许许多多的转折来到了果园的下面，在那儿我发现所有的水联合成一片美丽的溪水，平稳地在两行常常修剪的老柳树中间流着。它们凹陷和半秃的树冠形成一些盆状，从那儿由于我说过的园丁的技巧，形成一些忍冬树丛，其中的一部分在树枝周围纠结着，而另一些则沿着泉水优雅地掉下来。几乎就在围篱的顶端是一个小水池，周围有水草、灯心草、芦苇，当作鸟栏的饮水池，并作为如此宝贵和很好安排的最后一站。

在水池的那边有个土台，它处在围墙的一角，由许多各种各

样的小树包围着；小树林最小的都在上面，而且由于土低下来而总在长大，使树顶几乎是水平的，或者至少将来有一天会那样。在前面的是十几排还是年轻的，但准备会长得很大，例如山毛榉、榆树、鲃树、洋槐。我从远处听到鸟鸣的正是这片无数鸟儿的蔽护所；也是在这片树林的阴影里，有如在一顶大伞下，人们看到它们飞翔、奔夺、歌唱、发恼、打架，它们仿佛没有注意到我们似的。在我们走近时它们难得飞走，按照我预见的那样，我起初以为它们是由网保护的；但当我们走近水池旁边时，我看到它们中有几只会飞下来并走近我们，停在一条把土台一分为二和把水池跟鸟棚沟通的小道上。这时德·伏尔玛尔先生在水池边来回走着，把口袋里的混合饲料扔下二三把；当他走后，鸟群便飞过来像鸡似的啄食，样子非常熟悉，我容易看出它们是习惯于这种训练的。我喊道：“这真可爱！你们说的鸟栏这个词曾使我惊讶；但我现在懂了：我看到您想要客人而不愿要囚徒。”于丽答道：“什么叫客人？我们才是它们的客人*；它们是这儿的主人，我们因为有时受苦而在付贡品。”我又说道：“那很好；但这些主人是怎样占领这儿的？是什么方法使它们集中到这儿的？我没听见过人们这样试过；我也没听到说人们曾成功过，要不是眼前有证明的话。”

德·伏尔玛尔先生说道：“忍耐和时间作出这个奇迹。这是有钱人在他们的快乐中决想不到的办法。他们都急于想享乐，力

* 我们才是它们的客人。下面有关这句的注在原文版本里是没有的：“这句答话并不正确，因为“客人”这个词是和其本身有关联的。我并不要举出语言的整个错误，但我要告知能引起错误的地方。”——卢梭原注

量和金钱是他们知道的唯一方法；他们有歌鸟在笼子里，每月有那么多的朋友。如果有仆人会来到这里的话，您马上会看到鸟儿都没有了；现在它们在这儿大量存在，那是因为这儿一直有着。它们完全没有的地方，人们难得使它们来，当它们有的地方，这就容易使它们多起来，只要配合它们的一切需要，绝不惊吓它们，让它们安全地产卵并不破坏它们的小雏：那么在那儿的便会留下来，要来的也将待着。这个树林过去存在，虽然是和果园分开的；于丽只是用活的篱笆跟那儿连起来，去掉把它分隔的东西，加以扩大并种些新的植物。您瞧，引到那儿去的道路右边和左边有两个地方满是杂草、稻草和其他各种植物乱七八糟的混合。那儿每年种小麦、黍、向日葵、大麻籽、des pesettes^{*}，一般鸟儿爱吃的种籽，而不作为收成；除此而外，不论夏季或冬季，她或者我几乎每天都带东西来给它们吃；当我们忘记这样做时，由方勋来代替做。它们用水，像您所看到的，就近在咫尺。德·伏尔玛尔夫人的注意力还发展到整个春天对于成堆的马鬃、稻草、羊毛、苔藓和其他适合于筑巢用的物品的供给。还有邻居家那么多的物品，丰富的食物，以及从这儿驱逐有害于鸟类的仇敌^{**}的人们的伟大关心，还有它们享受到的长久的和平，使它们在一个什么也不缺少而且没有任何干扰它们的地方生蛋。这便是父母亲的故土变成了儿女的故土，和这群生物能在这儿繁殖的原因。”

于丽喊道：“啊！您不再看到什么了！每人只有想到自己了；

* 即 de la vesce（野豌豆）——卢梭原注

** 脂山鼠、老鼠、猫头鹰，尤其是儿童。——卢梭原注

但不可分离的夫妻，家庭关系的热诚，父母的恩爱，这一切您都忘记了。应该在两个月前到这儿来看最动人的情景，而他的心可看到自然的最甜蜜的感情。”我相当忧愁地说道：“夫人，您是妻子和母亲；这些快乐是您应当知道的。”德·伏尔玛尔先生立即握住了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并说道：“您有一些朋友，这些朋友都有孩子：父亲的爱怎么会对您不了解呢？”我看了看他，我看了看于丽，他们俩又相互看着并给我以如此感人的目光，以致我把他们俩分别拥抱时，激动地对他们说道：“它们对于我像对于你们同样可宝贵。”我不知由于什么奇怪的现象使一个词能够如此改变一个灵魂，但从这时候起，我看德·伏尔玛尔先生显得是另一个人，我看他较少像我曾如此热爱的那人的丈夫，而更多像我愿意付出生命的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我想绕过水池去更近地观看那可爱的庇护所和它的小居民，但德·伏尔玛尔夫人阻止了我。她说：“没有人到过它们家里来干扰过它们，您还是我们引到这儿来的第一位客人。这个果园有四把钥匙，我父亲和我们各人一把；方勋作为检查员拿着第四把，有时也带我们的孩子们来玩；人家给予这种优待，就要求他们在这里要付出特别小心的代价。瞿斯丹本人只有我们四人中有一人陪着才能进去；而且除了他作有用的工作的那两个月以外，他也几乎不再进去，而其余的工作都由我们做了。”我对她说道：“这样看来，为了使你们的鸟儿不成为你们的奴隶，你们却变成它们的奴隶了。”她却说道：“这真是暴君的话，他只有看到干扰人家的自由时，才相信自己能够享受自由。”

当我们走上回家的路时，德·伏尔玛尔先生把一把大麦扔进水池里，于是我在看到它时，注意到了几条小鱼。我立刻说道：

“啊！啊！这里可是有俘虏了！”他说道：“是的，那是一些战俘。为此人们才让它们活着。”他的妻子补充道：“没有疑问。不久前方勋在这厨房里偷了些小鲈鱼，在我不注意时带到这儿来。我就让它们呆在这儿，生怕把它们放到湖里去会使她生气，因为与其得罪个正直的人，还不如让鱼儿住得狭小些的好。”我答复说：“您有道理，它们用这个代价逃掉火鼎之灾，也就没有太多的话可抱怨的。”

“好啦！您现在怎样？”在我们回来时她对我说：“您还在世界的尽头吗？”我答道：“不，我现在完全在外面了，而您事实上已把我带进了福地。”德·伏尔玛尔先生说：“她给这果园起的这夸张的名字很值得开这个玩笑。您要谦虚地赞赏孩子们的游戏，并且想到他们不曾受到母亲给他们有什么损害。”我接着说道：“我知道这个，我非常把握；孩子们的游戏在这方面比大人的工作更叫我高兴。”

我继续说：“然而这里有件事我没法理解，那便是为了使一个地方变得完全跟过去不同，那就得细心耕种土地；可是我到处都看不见这种劳动的些微痕迹。这里的一切都碧绿、清新，一切都茁壮成长，而园丁的手却看不见；一切都证明是个荒无人烟的岛屿，像我初来时看到的，我看不到一个人的脚步。”德·伏尔玛尔先生说道：“啊！那是人家费了大劲把它们抹掉了。我常常是证明人，有几次也是这种花样的同谋。在一切耕种过的地段种上了草，草长起来便很快掩盖了耕种的痕迹；在瘦瘠和干燥的地方，冬天盖上几层肥料；肥料能吃掉苔藓，促使牧草和植物生长；而对于树木不会因此变坏，到了夏季它就根本看不见了。至于掩盖几条小路的苔藓，它们生长的秘密是爱多阿尔阁下从英国写信

告诉我们的。这里的花园从两面用墙包围，这墙不是用果树的行列而是用密植的各种不同的树栽成，所以花园的边界可以看做树林的开始。花园的另外两面是活的强壮的篱笆，其中有槭树、英国山楂树、枸骨叶冬青和其他混杂的小树，使人们看了不像是篱笆而认为是矮林。你们看不到有什么行列、有什么水平线，任何行列这儿都没有：大自然的种植决不用拉线；可疑的不规则性的小径的逶迤曲折十分巧妙地延长着散步的地方，隐藏起小岛的边缘，扩大了它那外表的面积，从而避免了不方便的和太过频繁的转折*。”

在考虑这一切时，我发现相当奇怪的是，这儿花了那么多劳动来隐藏已投入的劳动。避免这类的麻烦岂不是更好吗？于丽答复我说：“不管人家对您说了些什么，您根据结果来判断工作，但的确您是错了。您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是些野生的和强壮的植物，只要放到地上，它们后来会自己生长。况且自然仿佛想从人们眼睛里避开它真正的魅力，因为人们对它不但很少感受，而且在力所能及时还要丑化：自然逃避人迹所到的地方，而是在山的峰巅、在森林深处、在荒岛上才展开它最动人的美感。那些喜爱它和不能那么远地寻找它的，就只能对它施行暴力，并且可以说强迫它靠近我们生活；而这一切不能不带些幻想去做。”

说到这里时，我产生了一阵想像，使他们笑了。我便对他们说道：“我设想一个巴黎或者伦敦的有钱人，他成了这所房屋的主人，并随身带了一个建筑师，他给建筑师很高的工资来破坏大

* 因此这完全不是像现在流行的那种小树丛那样可笑的曲折形，以致每走一步必须作出单足的足尖旋转。——卢梭原注

自然。他将以怎样的蔑视进入这简单和平庸的地方！他将以怎样的藐视拉掉所有这些破烂的东西！他将采取的美丽的直线！那些漂亮的小径他将使之穿过！那些好看的鹅掌，那些像阳伞、像扇子的美丽的树木！那些雕得很好的漂亮的栅栏！那些画得好、弄得很方正、扭得好的美丽的绿树棚！那英国细草的、圆形的、方形的、凹形的、椭圆形的漂亮的草坪！那些切削成龙、塔、滑稽人像和各种妖魔的美丽的瓶架！那些紫铜的优美的盘子，那些石头的美丽的水果，他将用以装饰他的花园*！……”德·伏尔玛尔先生说道：“当这一切实现之后，他将做成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人们不会上那儿去，而且人们总是急急忙忙地从那儿出来去寻找田野；是个悲惨的地方，那儿人们不会去散步，可是人们为了去散步而要从那里经过；我与其去我田野散步，我常常急于回到这儿来散步。

“我在这些如此广大和丰富地装饰起来的土地上所看到的只是所有者和建筑师的虚荣，他们俩一个总是急于展示他的财富，另一个总是急于展示他的才能，他们费了大钱却为愿意享受他们成果的人准备了厌倦。一种完全不是为了人的虚假的巨大趣味会毒害他的快乐。巨大的气派总是引起愁闷的；它令人想到引起它产生的那人的不幸。在他的花坛和巨大的林荫道之间，他那微小的个人决不会增大；一株二十尺的树遮盖他并不比一株六十

* 我深信这种时候会到来的，那时人们将不愿再在花园里见到在田野里见到的东西；人们既不能再忍受植物，也不能再忍受灌木；人们将在那儿只愿看到瓷器的花、瓷人、花墙、各种颜色的花和空无所有的美丽的瓷器。——卢梭原注

尺的树更差一些^{*}；他始终只有三尺那样的体积，只能像一只小虫那样消失在巨大的田野里。

“还有另一种跟这种直接相反的趣味，而且在关于甚至不让人有散步的快乐——开辟花园就是为了给人以这种快乐，——这就更可笑了。”我对他说道：“我知道，那是些小怪人、小的爱种花人，他们一见到毛茛就欣喜，在郁金香花面前跪拜。”说到这里，阁下，我就向他们讲述从前在伦敦时被介绍到那个那么高明的花园去参观，在那里我们看到在四层肥料上如此豪华地闪耀着荷兰的一切宝贝。我忘记不了那次尊敬我这个不值得尊敬的人，以及其他观众的阳伞和小棍子的仪礼。我向他们谦卑地承认自己为什么在看到一棵我认为颜色生动和样子漂亮的郁金香时也想竭力表示自己的狂喜，我却被所有的知名人士所讥笑、咒骂、吹口哨，而花园的教授从讥笑那花转到讥笑它的吹捧者，并在开会结束时不愿再看我一眼。我补充道：“我认为他一定为他的棍子和阳伞被亵渎而很后悔。”

德·伏尔玛尔先生说道：“这种趣味当它退化成为魔法时，便有某种渺小和虚妄的东西，它使之变得稚气和可笑地昂贵。另

^{*} 应当稍微发挥一下关于可笑地修剪树木的坏习惯，使它们长得漫天高，方法是剪去它们美丽的树冠、它们的树荫，减弱它们的树汁并阻止它们利用。这种办法的确可以给园丁以木材，但它却剥夺了国家本来并不太多的木材。人们可能相信自然使法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所以这里努力去毁损它。在法国的公园里只长些长长的竿子：那都是桅竿和五月树^②的树林，人们在那里的树林中散步时找不到阴凉处。——卢梭原注

② 五月树：在法国有一种习俗，在五月一日在喜欢受人尊敬他的那人的家门前植上被斫下来的树木，一般都很长。——俄译注

一种至少具有高贵、伟大和某种真实的品性；可是块茎和球茎当人们正在进行交易而它们正可能被昆虫咬啮和毁坏时，或者在中午时美丽而不到傍晚就枯萎的花有什么价值？那种只有对好奇者的眼里才会感觉到和只有自认为美而才认为美的协议的美能算什么呢？会有这种时间到来，那时有人将以同样的理由在花中寻找与今天从中寻找的完全相反的东西；于是您也会是博学的人，而您的好奇者会成为无知者。所有这些小小的观察，它们变为研究，是完全不适合于想给他的身体以一种有节制的锻炼，或者在散步时跟他的朋友交谈以舒畅他的思想的有理性的人的。花儿是为了我们走过时娱乐眼睛而不是为了如此好奇地作解剖的*。请看它们的翠菊在这果园里到处都闪耀着：它使空气芬芳，使眼睛愉快，但几乎用不着什么照料和栽培。因此爱好种花者便对它轻视：大自然把它搞得那么美，使他们不能对它增添什么习俗的美了；他们既然不能为种植它而费心，从中也就找不到什么可以吹嘘了。所谓有趣味的人的错误是希望到处有艺术，而没有艺术出现的地方是决不会满意的；然而真正的趣味却是在于隐藏艺术，尤其是问题述及自然的工作时更是如此。人们不断看到的那些如此直、如此多沙的林荫道是什么意思？还有那些星形的道路，在那儿远不是使人像所想像的那样看到公园的巨大，而只是笨拙地显示出它的有限？人们在树林里看到过河里的沙吗？或者脚踩在这沙上比踩在苔藓或草地上更舒服吗？自然常常使用角尺和直

* 聪明的伏尔玛尔在这儿没有看清楚。他知道那么清楚地观察人，会如此模糊地观察自然吗？他是否不知道大自然的创造者在大事上如此明白，它在小事上岂不更要明白吗？——卢梭原注

尺？虽然他们使劲去毁损它，他们担心人们会认不出自然的什么东西？最后，如果他们在开始时就已经感到散步疲倦，他们竭力走直线以便尽快走到头，这岂不是有意思？人们会不会说，他们选择了最短的路，他们散步不如做一次旅行，而一走出家门就马上想回来？

“那么真正为了生活而生、知道自己快乐、寻求真实和简单的快乐和在自己家门口散步的、知道趣味的人，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将使生活成为如此方便和如此愉快，所以他使生活能够每天每个钟头都感到愉快，但却是如此简单和自然，以致感到什么也没有做。他要集中水流、绿荫、阴影和清凉，因为自然也收集所有这些东西。它不给什么东西以对称：因为那是自然和变化的敌人；而花园通常的一切林荫道是如此地相似，以致人们认为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它平整土地为了在那儿散步方便，但它的林荫道的两边总不会是确切地平行的；它的方向也不会总是成直线的，它会有一种我说不好的不明确的东西，仿佛一个闲散的人在无事漫步的样子。他绝不关心要上远处好的地方去；对远景和了望的兴趣来自多数人对自已不到的地方感到不满足；他们总是贪婪于跟他们远离的东西；而不懂得使他们周围的东西能使他们相当快乐艺术家，便乞求这个本领来使他们高兴；可是我所说的那人却没有这种忧虑，当他对现在所处的地方感到美好时，他不会想到另一处去。举例说，这儿没有这地方以外的风景，于是他很高兴没有这种风景。他满意地认为自然的所有可爱之处这里都包含了，我很担心只要外面一点儿风光就会对这个散步减掉许多

快乐*。

当然所有不喜欢在一个如此简单和如此愉快的地方度过快活日子的人，是没有纯洁的趣味和健全的灵魂的。我承认不应该夸张地把外来人引进来；但反过来，人们却可以在这儿自己享受而不把它告诉人家。”

我对他说：“先生，那些人有那么多钱，他们盖了那么美丽的花园，很有理由不是为了单独散步，也不是为了跟自己几个人彼此单独留在那儿；因此当把自己的花园只为了别的人时，他们便做得很聪明。此外，我在中国看见过您要求的那种花园，而且以如此的艺术做成，以致艺术没有在那儿表现出来，但用如此花钱的方式，而且用那么大的费用来维持，所以这个思想使我想去看它的快乐都没有了。那儿有岩石、洞穴、人造瀑布，都是在平

* 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试图给那些长长的星式的林荫道以轻微的曲度，使眼睛在每条林荫道上不能完全看到尽头，并使相反的那一端为观者看不见。这样人们的确会失掉看到景物的愉快，但对于所有者却可以在想象上扩大所在地方那种可贵的利益；而在一个相当有限的星的中央，人们会相信迷失在一个无限的公园里。我确信这种散步也将较不忧闷，虽然比较孤单，因为一切给想像以机会的事都能刺激思想和培养智力。但花园的创造者并非能感到这些事的人。在乡村里他们的铅笔有多少次会从他们手中掉下来，像勒·诺脱尔^②在圣詹姆斯公园发生的那样，如果他们也像他那样懂得生命给予自然和利益给予他的观众的话。——卢梭原注

② 勒·诺脱尔 (Le Notre, André, 1613—1700)：法国著名的园艺装饰家，凡尔赛公园的创造者。圣詹姆斯公园在伦敦的同名王宫附近，那里长期是王宫所在地。当英王查理二世邀请勒·诺脱尔来英国整顿圣詹姆斯公园时，勒·诺脱尔震惊于该公园的自然美，说服国王不作任何改变。——俄译注

坦和多沙的地方，那里只有井水；那儿集中了中国和鞑靼* 所有气候的稀有的花卉和植物，把它们都集合在同一块土地上。人们在那儿的确既看不到漂亮的林荫道，也看不到有规则划分的花坛，但人们在那儿看到丰富地堆满着在别处只是零碎积分散的奇迹，自然在那儿表现出千姿百态，而总的却似乎不是自然的。这里人们既不运送泥土也不运送石头，人们既不做水泵，也不做蓄水池，人们既不需要暖房，也不需要炉子，也不需要钟，也不需要草垫。这里几乎一致的地面所接受的是十分简单的装饰；普通的草、普通的灌木，一些自然的、不受限制的流水，这就足以使它美化了。这是不用费力的游戏，它的灵巧可以给旁观者以新的快乐。我知道这种住所还可以更愉快，而它给我的快乐却将变得小得多。举例说，这便是司图的科巴姆阁下的著名的公园**。这是很美和很秀丽的地方的综合体，它的外貌仿佛选自各不相同的国家，而且一切都显得很自然，除了它的集合，像我方才对您讲过的中国的花园那样不是自然的。这卓越的幽居的主人和建造者在那里甚至叫建造些遗迹、庙宇和古代建筑；时间和地点就这样以超人的优美在这里混合了起来。这正是我所要抱怨的。我希望人们的娱乐总要有个容易的气氛，它绝不要想到他们的弱点，而在赞美这些杰作时，不要有它们所花费的金钱和劳动的疲劳的想像。不把它们计算进游乐里去，难道我们的命运给我们的苦恼还

* 鞑靼 (Tartarie)：那时这样称呼亚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蒙古、满洲、土耳其、阿富汗和俾鲁支斯坦。——俄译注

** 司图的科巴姆阁下公园 (Le parc de mylord Cobham à Staw)：英国 18 世纪下半叶的著名公园。——俄译注

嫌不够吗？

“对于您的福地我只有一点责备”，我望着于丽补充说，“但它对于您显得是严重的：您的福地是个多余的娱乐。在房子的那一边已有了如此可爱和如此被疏忽的小树林，那您为什么要新的散步地方？”她有点儿为难地答道：“这不错，但我更喜欢这儿。”德·伏尔玛尔先生打断她的话说道：“如果您在提出来之前把问题好好地想一想，它是极不审慎的。我的妻子从她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到过您说的那小树林。虽然她对我始终不谈这事，但我知道其原因。您不是不知道的，那么您要尊重您现在这个地方：它们是有德之手栽培的。”

我刚听到这个正确的谴责，由方勋带着的那下一代进来，这时我们正好要出去。那三个可爱的孩子立刻扑到德·伏尔玛尔先生和夫人的脖子上。我也受到了他们小小的抚爱。我们又回进去，于丽和我在福地里跟他们走了几步，然后我们走到同工人们谈论什么的德·伏尔玛尔先生那儿。她一路走一路告诉我，她当了母亲后，对这条散步的小路产生了要把它变得更好的明确思想。她对我说：“我想过，当孩子们长大起来，花园里的工作将对于他们是娱乐并对他们身体带来好处。这地方的维持需要关心多于需要劳动；应该更多地为植物的枝桠给以一定的外形，而较少去用铲翻动和耕耘土地；我愿有一天把他们变成我的小园丁！他们将有足够的劳动以锻炼他们的体格，但同时又不使他们太劳累，况且对于他们年龄说，太强的劳动他们可以叫人来做，而自己只限于做能使自己感兴趣的。”她又补充说：“我对您说不好，我怎样愉快地想像，我的孩子们忙于工作以偿还我现在以如此满意的心情为他们做的小小的努力，他们又以怎样温馨的心灵看到

他们的母亲在他们自己种的树林的荫影下愉快地散步而非常快乐。”她又以激动的声音说道：“我的朋友，在快活地度过的日子里，的确有着另一种生活的幸福；因此在作这样想时，我并非没有根据地把自已的花园叫做福地。”阁下，这个不可比拟的女人真是母亲，她也是个妻子，她是个女友就像是女儿；而且对于我心灵的永远的苦恼，她还曾经是个情人。

被这如此动人的地方所鼓舞，我在晚上要求在我居住在他们的家时，让方勋把她的钥匙交给我并让我喂养鸟儿。于丽立刻把一袋谷粒交到我房间里，并把她自己的钥匙给了我。我不知为什么会用困难的心情接受它；似乎我更喜欢德·伏尔玛尔先生的那把钥匙。

这天早晨我很早就起床，我以儿童的热情把自己关闭在荒凉的岛上。我期待着有多少愉快的思想会带到这僻静的地方来，那里唯有大自然那和平的现象应该把我所有那些社会的和人为的、使我变得如此不幸的一切都从我记忆中驱逐出去！将要使围绕我的一切都是我过去如此亲爱的那人的创造。我将在我整个周围观看她；我将只看见她的手接触过的；我将亲吻她的脚践踏过的花朵；我将连同露水一起呼吸她呼吸过的空气；她在娱乐中的趣味把她所有的魅力都显现在我面前，而我将到处找到她，仿佛她就在我心底。

带着这样的心情进入福地时，我立刻想起了昨天德·伏尔玛尔先生差不多就在同一地方对我说的最后的话。这最后一个词的回忆立刻改变了我的灵魂的整个状态。我仿佛看见了德行的形象，那儿正是我寻求快乐的形象的地方；这个形象在我的思想里却与德·伏尔玛尔夫人的容貌混淆了起来；而且自从我回来后

第一次我在她不在时看到了不是像她对于我和我还喜欢她那样的于丽，而是每天她在我眼前出现的那个于丽。阁下，我认为看到了这个如此可爱、如此贞洁和如此有德行的女人在昨天围绕着她同样的随行人员中间。我看到了围绕她的三个可爱的孩子，夫妇结合和亲切友谊的可敬和优美的保证，在向她表示和从她接受一千个感人的抚爱。我看到了在她旁边那个严肃的伏尔玛尔，这如此亲爱、如此幸福、如此当之无愧的丈夫。我认为看见了他那能穿透的和明智的眼睛直射进我的心底，而且还在使我脸红；我相信听见了他从嘴里发出来的太值得的指责和太没有好好听取的教训。然后我看到了同一个方勋·尔格儿，这个善行和人性战胜最热烈的爱情的活的证明。啊！什么有罪的感情曾通过这不可动摇的护卫队而到达她呀？我将以怎样的愤怒来堵塞一种有罪的和没有很好地熄灭的激情的卑鄙的冲动！如果我一口气玷污一个如此纯洁和正直的可爱的图景，我将受到蔑视了！我在我的记忆里重温了她在出门时对我说的话；后来在跟她重新登上思想上的未来时，她如此妩媚地观望着，我看到这位温柔的母亲拂拭着她的孩子们额上的汗珠，吻着他们发烫的脸颊，并把这为了对自然那最和平的感情的爱的心交了出来。在“福地”这名词之前，并没有什么能校正我在想像上的偏差，也不能给我对激情的最有诱惑力的扰乱的灵魂以一种更可取的安宁。“福地”在某种程度上为我描绘出了想到这个词的女人的内心世界；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内心激动，他是决不会选取这个名词的。我对自己说道：“和平统治着她的内心深处，也像统治着她取名的那个隐蔽所一样。”

我给自己预兆了一个愉快的梦幻：但我却梦见了比我预示

的更愉快的梦。我在福地度过了两小时，而这两小时比我一生的其他时刻更愉快。看到这时光以怎样的快乐和速度流过，我觉得只有在诚实的思想的思考中才有一种恶人从来不会知道的舒服感：那便是一种自我快乐的感觉。如果人不带偏见这样思考，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快乐能跟它相比。我至少感到能像我这样爱孤独的人应该害怕为自己准备精神的苦恼。人们也许会从同样的原则里得出对于罪恶的利益和对于德行的利益的假判断的钥匙：因为德行的快乐是完全内在的，而且只有感到它的人看得到；但罪恶的利益为所有的眼睛都能看得到，而且只是有它的人，才知道它们对他的价值。

*Se * a ciascun l' interno affanno
Si leggesse in fronte scritto,
Quanti mai, che invidia fanno,
Ci farebbero pietà**!*

由于我没有料到已经晚了，德·伏尔玛尔先生便来找我，并通知我说于丽和茶已在等我。我抱歉地对他说：“是您在阻止

* “啊！如果咬啮心灵的秘密的痛苦能在脸上看出来，那么有多少引起人们羡慕的人将引起怜悯！”（意大利语）

** 可以补充下面的诗句，它们是优美的，而且也同样切合主题：

*Si vedria che i lor nemici
Hanno in seno, e si riduce
Nel parere a noi felici
Ogni lor felicità^②*

② “人们可以看到咬啮他们的敌人是隐藏在他们自己的心里，他们整个预料的幸福只在于显得是幸福。”（意大利语）

我同您在一起：我对昨晚非常高兴，所以今天早晨又回来享受；幸亏没有坏事；既然您在等我，我的早晨没有白过。”

德·伏尔玛尔夫人回答说：“这说得很好；还是等待到中午，这比一块儿吃早饭丧失快乐好一些。外人从来不准早上到我房里来，而是在他们房里吃早饭。早饭是朋友们的饭；仆役被打发开的，讨厌的人从不出场；在那儿人们讲他们所想的；说出自己一切的秘密，人们在那儿不压制任何感情；人们在那儿可以不必担心冒失而沉浸在信任和亲热的欢悦中。这几乎是一个人获得准许成为他原来那样的唯一时刻：这为什么不能持续整整一天！”我差不多准备说出口：“呵！于丽，这真是个十分有趣的愿望！”但是我没有出声。我连同爱情一并勾销的第一件事便是赞扬。当面赞扬某人，除非赞扬他的情人，如果不谴责虚荣心还能做什么！阁下，您知道，如果这是人们想对德·伏尔玛尔夫人作这种责备，不，不，我尊敬她太多，所以要在沉默中尊敬她。看到她、听见她、观察她的行动，岂不是足够赞扬她吗？

第十二封信

德·伏尔玛尔夫人致陶尔勃夫人

亲爱的女友，你随时都注定是我对我自己的保护者，在那么困难地把我从我的心灵的陷阱中解放出来以后，你还要把我从理智的陷阱中解放我。经过那么多的剧烈的考验后，我开始担心谬误不下于担心激情，因为它们常常是祸根。我为什么不总抱有同样的小心！假如过去较少依靠自己的智慧，我便会较少地为我的感情脸红了。

希望这段前言没有使你惊慌。如果我在重大问题上老要同你商议，我将不配你的友谊。罪恶始终与我的心灵无关，而现在敢说它比任何时候离我更远。我的表姐，那么请你平静地听我说，并相信只靠诚实就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我是决不需要人家的忠告的。

六年来我同德·伏尔玛尔先生共同生活在夫妇之间最完美的结合里，你知道他从未向我讲起过他的家庭和他个人，而且从一个对自己女儿的幸福和对自己的家庭的荣誉同样热切关心的父亲那儿接受了他以后，我从未表示过急于想知道比他认为适合于对我讲的以外的他的事情。我感谢他，连同那给我的生命、我的荣誉、我的安宁、我的理性、我的孩子们以及我眼睛里使我感到有若干价值的一切都得感谢他；我深信，他的事我所不知道的，不会跟我所知道的事有不一致的地方；为了尽可能地爱他、

尊敬他、器重他，我不需要知道得更多。

今天早晨吃早餐时，他向我们建议天还不热时去散步一次；然后他借口说不能穿室内长袍到野外去，把我们引到小树林中去，我的亲爱的，这正是我一生整个不幸开始的那片小树林。在走近这致命的地方时，我感到心头一阵可怕的跳动；要不是一阵羞耻阻止了我，而且如果不久前在“福地”说过的那个词的回忆使我害怕作说明的话，我一定会拒绝进去。我不知道那位哲学家是否更平静些，可是一会儿之后，我偶然回头看儿时，我看到他苍白和改变了模样；我很难向你说明这一切使我多么为难。

在走进那小树林时，我的丈夫向我看了一眼并微笑着。他坐在我们之间；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握住了我们俩的手说道：“我的孩子们，我开始看到我的那些计划都没有白费，我们三个人可以结成持久的亲密关系以适合于我们共同的幸福，而且在我临近老年的烦恼中给我以安慰；但我知道你们俩比你们知道我为多：使事情变得相等是正确的；虽然我丝毫没有很有趣的事可告诉你们，但既然你们对我再没有秘密，我对于你们也不愿再有什么秘密。”

于是他向我们暴露了他出身的秘密，这到现在只有我父亲才知道。当你知道了它，你会奇怪一个人竟能对自己的妻子把这样的秘密保持六年的那种冷静和节制程度；但这秘密对他本来不算什么，他对之想得很少，所以用不着费大气力才不说出来。

他对我们说：“我不想使你们停留在我生活的事情上：值得你们注意的，不在我的事情而在我的性格。它们都像他一样简单；知道了我是什么人，你们很容易明白我所能做的事。我自然有个平静的灵魂和冷淡的心。我是属于人家认为他们没有感情是

骂得对的那类人，就是说，他们没有使自己转过来追随真正的领导的那种激情的人。我对快乐和痛苦很少感受，我甚至对于使我们适应别人情感的那种利益和人性的感觉也很差。如果我看到好人受苦感到难受，怜悯却并没有起作用，因为看到坏人受罪我并不难受。我的唯一积极的原则是对自然事理的兴趣；很好组织起来的命运的游戏和人们的运动的比赛，正像绘画中的很好的对称，或者像剧院中很好演出的戏剧一样使我高兴。如果我有主要的激情，那便是对于观察的激情。我喜欢阅读人们心中的思想：因为我的心没有给我什么幻想，因此我冷静地和不带兴趣地进行观察，而长时间的经验给了我以洞察力，我的判断不会欺骗我；因此在我连续的研究中，自尊心的全部报酬就在于此，因为我不爱充当角色，但只爱看人家演角色；社会对于我的可爱之处是可以观察而不在于参加进去。假如我能改变我的本性和变为一只活的眼睛，我很愿意这种交换。这样我对于人们的不关心并不使我独立于他们；我虽并不努力于被他们看到，我却需要看到他们，我虽不对他们成为可贵的，但他们却是我必需的。

“我有机会观察的最初的两个社会阶层是朝臣和侍从：这两种人在事实上要比在外表上较少差别，而且很少值得研究，很容易识别，所以我第一眼就讨厌他们。在离开我很快就看清一切的宫廷时，我逃避它而不知道威胁着我和我不能逃避的危险。我改换了名字；为了想了解军事，我到一個外国的君王那儿找工作：在那儿我有幸对您的父亲有用处，而杀了他朋友的义愤迫使他鲁莽地行动和违反了他的义务。这个勇敢的军官的易感的和感恩的心从此开始给我以对人类美好的意见。他给了我友谊，我对之也不可能拒绝我的友谊；于是从此我们不断开始一天天更紧密的联

系。我从我新的条件下懂得利益并非像我原来相信的是人的行为的唯一动力，而在攻击德行的许多成见里也有于它有利的。我认为人的一般性格是与他无关的一种自尊心，是好是坏是由事件来改变，也是看习俗、法律、身份、财产和整个社会制度有关。因此我听凭我的爱好并蔑视社会地位的虚伪意见，我便不断投入不同的职业以便帮助我作一切比较并从一些人认识另一些人。我觉得（这时他对圣·普乐说）您在一封信里说过，人如果只满足于观察，是什么都看不见的，而是应该自己做才看得到人做；为了做观众，我得做演员。下来总是容易的：我试过无数的职业，没有像我这样的人熟悉过这类工作。我还当过农民；当于丽叫我做园丁助手时，她发现我对这职业并不像她想像那样是新手。

“对人的真正认识——游手好闲的哲学只给予外表的认识，——我还获得了另一个我没有期待的优点：活动的生活加速了我对秩序的天生的爱，善在我眼里获得了新的吸引力，我愉快地追随着它。这感觉使我变得较少沉思，稍微接近了自己；由于我性格的这种发展，我发现自己是孤独的。总是使我烦恼的孤独变得很可怕，我已经不能希望长久地避免它。我没有丧失我的冷淡，但需要一种爱好；没有安慰的衰老的形象提早来恐吓我，于是我生平第一次认识了忧虑和悲哀。我把我的困难对岱当惹男爵讲了。他对我说道：‘不应该到老做单身汉。我自己在婚姻的结合里虽然差不多独立地过了一段时间，我感到我必需重新成为丈夫和父亲，于是我就回到了我家庭的怀抱。您的事只能由您自己办，而且可以把失掉了的儿子还我。我有个唯一的女儿待嫁，她不是没有可夸耀的；她有敏感的心，对她义务的爱使她爱所有与之有关的。她并不漂亮，也不见得智慧出众；但您来看看她，

并相信我，假如您对她无动于衷，那您对世上任何女性都无动于衷了。’我来了，我看到了您，于丽，我发现您的父亲对我讲您讲得太谦虚。您的激情、您在拥抱他时那高兴的眼泪使我一生第一次感动、或者不如说唯一的感动。如果说这种印象是轻微的，它却是唯一的；而感情只有为了与它抵抗的力量作平衡时才需要力量。离开的三年并没有改变我心的状态。您的心的状态在我回来时并没有逃过我的眼睛；而在这里我应该向您报复那您曾花如此大的代价的承认。”我的亲爱的，你看，我这时才多么惊讶地知道，所有我的秘密在我结婚之前他都已经知道了，他并非不知道我是在属于另一个男子时要我的。

“这种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德·伏尔玛尔先生继续说道：“我触犯了体贴，我对谨慎犯了罪，我使您的和我的荣誉都受到危险；我应该害怕使我们俩都处在毫无办法的不幸之下；但我爱您，而且只有爱您；其他一切我都无所谓。如果它没有制衡力量的话，怎样抑制即使是最微弱的欲望？这便是冷淡和平静的性格的不便之处；只要它们的冷淡保护它们不受诱惑，一切就都好办；但如果有的诱惑达到了它们，它们就立刻被战胜；而被感情所控制的理智当它独自控制时，不能有力来作微弱的抵抗。我一生只经历过一次诱惑，我就失败了：假如某个其他的激情的醉意使我再摇晃的话，我也会同样的跌倒和失足。只有烈火般的灵魂知道作战和取胜；一切巨大的努力、一切伟大的行为都是它们的功绩；而冷静的理智从来不曾做过卓越的事；人们的战胜激情，只能使它们彼此进行对抗。当德行的那方面趋向于上升时，它能单独统治，并使一切平衡。请看真正的智者是怎样形成的，它并不能比他人更能超越于激情之外，但唯有它知道利用激情来取得

胜利，正像领航员利用敌对的风力来引导船只前进。

“你们看我并不想减少* 我的错误：如果我有一点错误，我就会承认它；可是，于丽，我很知道您，我娶您时并没有错误。我觉得我可以享受的一切幸福都依靠您，而能使您幸福的也只有我。我知道纯洁与和平是您的心所需要的，那占据着您的心的爱情是决不能给它的，而只有对罪恶的恐惧能驱走爱情。我看到您的灵魂处在沮丧的境地，只有经过一场新的战斗才能解脱，而且只有感到您还有被尊敬的可能时，您才会学得被尊敬。

“您的心已经被爱情消耗了：因此年龄的悬殊并不能阻止我追求那感情的权利，这权利成为对象的已经不能享受，而对于其他的人则是不可能获得的。反之，看到我的生命已有一半以上过去了，而第一次的喜爱在我的心中萌发了，我认为它是能持续的，我便高兴为它保持到我的余年。在我长期追求中，我没有找到能比得上您的；我想假如您不能给予我的，世上其他女子是不能给我的；我敢于相信德行并娶了您。您对我隐藏了您的秘密，这并不使我惊讶；我知道它们的道理，我看到在您的聪明的行为里有它的期限。考虑到您，我仿效您的保留，不愿剥掉您有朝一日向我承认那随时从您的嘴边透露的话来。我一点儿也没有弄错；您证实了我对您的期望。当我决定给自己选择妻子时，我希望她是个可爱、聪明、幸福的伴侣。那第一、二两个条件都实现了：我的孩子，我希望那第三个条件对我们也不会不能实现。”

听了这些话，我虽然力求除用我的泪水之外不去打断他的

* 减少 (exténuer) 用作“减轻、减少” (atténuer) 讲，那时使用于事物，而现在只使用于人们。——原编者注

话，却仍不免扑到他的脖子上并喊叫起来：“我亲爱的丈夫，最优美和最可爱的人呀，您要知道，如果不是为了您的，那便是为了我的幸福，只缺少一件：为了我更能报答……”他打断了我的话头说：“您是尽您可能地幸福的；您是应该幸福的；但现在应该平静地享受您至今费了大力得来的幸福了。如果我仅仅需要您的忠诚，那么您在答应我那时就已经达到；但我希望更多，我希望夫妇忠诚的义务在您是轻松和甜蜜的，我们便对此默不做声地共同向这方面努力。于丽，我们也许会取得比您想像的更大的成功。我认为您唯一的缺点是对您自己信心的不足，对您的价值估计过低。过度的谦虚跟骄傲一样有害。像鲁莽把我们超过我们能力以上而变得无力一样，恐惧阻止正确估计力量一样使我们无所作为。真正的审慎在于很好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利用它。您改变了您的状态，您便会获得新的力量。您已经不是那个哀叹她的弱点并向它屈服的不幸的少女；您现在是最有德行的妇人，她只知道义务和荣誉的法律，而她太强烈地回忆她的过失，是剩下要斥责的唯一的过失。您不要再以屈辱的防护措施来反对自己，您应该正确估计自己，这就会使自己增加力量。要避免不公正的怀疑，它们有时会唤醒曾产生过它们的那些感情。您还是应该庆幸在那容易陷入谬误的年龄时能够选择一个诚实的男子，并在过去有过这样的情人，他在今天却能够甚至在您丈夫面前可以成为朋友。我一知道你们的关系，就对你们彼此进行评价，我看到你们两人都陷入了迷惑人的热情里：它只对善良的灵魂起作用；它有时会使他们不知所措，但那只是由于只能引诱善良灵魂的魅力。我认为使你们结合的同一趣味当它成为罪恶时就会立刻松弛，罪恶可以进入像你们那样的心灵，但不能在那里生根。

“从那时起，我明白在你们之间存在着不能割断的联系；你们相互的情谊关系到许多可赞美的事物，这只能调整而不能消除，你们俩彼此要忘记，那就得丧失另一个的许多价值。我知道大的战斗只能刺激大的激情，而如果剧烈的力量支持心灵，它们会使它经受痛苦，日子久了可以致它死命。我应用于丽的温顺来调节她对自己的严厉。我培养她对您的友爱，——他向圣·普栾说，——；我拿掉其中可能留下那多余的；我相信在她自己的心里为您保持的，可能比我让她自己处理时留下更多的地位。

“我的成功鼓励了我，于是我决定跟我医治于丽一样来企图医治您，因为我尊敬您；并且不管罪恶的种种偏见，我始终认为没有任何善行是人们不能用善良的心灵靠信心和真诚获得的。我见到了您，您没有欺骗我，您也绝不会欺骗我；您虽然还不是像您应该的那样，我看您比您所想的更好，我看您也比您自己所看到的更高兴。我很明白我的行为看来很奇怪并违反一切普通的准则，但一切准则由于人们越深入理解人们的灵魂而越容许例外；而于丽的丈夫不应该像任何别人一样表现。我的孩子们，——他以比平时安定的人更为激动的声调对我们说，——要像你们现在这样做人，我们大家就都高兴。危险只在于对自己疑虑；对自己不害怕，你们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你们只要想现在，我来为将来负责。我今天不能对你们说得更多；不过假如我的计划成功，我的希望没有欺骗我，我们的命运便会更好地实现，你们俩彼此间也将比过去更幸福了。”

他在起立时抱吻了我们，也希望我们彼此抱吻，在这地方……在这从前曾经……格兰尔，好心的格兰尔呀，你总是这样地爱我！我这样做没有丝毫困难：唉！我过去为什么要害怕这样做！

这一吻完全没有使我对这小树林变得可怕；我悲哀地为此庆幸，于是我知道我的心的变化，比我在此以前敢于相信的变得更多了。

当我们回头向住所走去时，我的丈夫用手叫我停下来，他指着我们从中出来的小树林含笑对我说：“于丽，您别再怕这地方，它已丧失了它的魔力。”表姐，你不会相信我，但我向您宣誓，它具有能理解人心的深处的超自然能力：愿老天爷保持他这种洞察力！不管他有多少理由蔑视我，无疑正是这一点我应当感谢他的宽大。

你现在还看不出该给我怎样的劝告：请忍耐一下，我的天使，我们就会找到的；但我方才向您讲的谈话是为了解其余的一切所必要的。

在回来的时候，人家已经在岱当惹等了他很久的我的丈夫对我说，他打算明天就到那儿去，他在经过时要去看你，并在那儿耽搁五六天。我并没有说出一切我认为这趟旅行不合时宜的话，只提出使德·伏尔玛尔先生离开他自己邀请到他家里来作客的客人，在我看来是相当不必要的。他回答说：“您是否想要我用虚伪客套告诉他说，他不在自己家里？我是赞成瓦莱人那样好客态度的。我希望他在这儿看到他们的真诚，他也让我们留下他们的自由。”看到他不愿听我的话，我便换另一个方法，并企图使我们的客人同他一块儿作这次旅行。我对他说：“您会发现很优美的城堡，还有您喜爱的风景；您可口参观我的祖先和我的家业：您对我的关怀使我不相信您对这次旅行会无动于衷的。”我张开嘴想补充说，这城堡很像爱多阿尔阁下的城堡，它……可是幸亏我有时间停止没有说下去。他简单地回答我说，我

说得对，他会做我喜欢的一切。可是德·伏尔玛尔先生仿佛想把我推到极端去，说他应该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您更喜欢什么，去呢，还是留着？”他毫不动摇地说：“留着。”我的丈夫握住了他的手说道：“好的！您留着。诚实和真正的人，我非常高兴您这句话。”在这方面当着听我们交谈的第三者是不可能多争论的。我保持着沉默，我不能很好地隐藏我的抑郁情绪而不被我的丈夫发觉。当圣·普栾有一会儿离我们较远时，他以不高兴的神情又说道：“怎么回事！难道我为您的友谊白白地辩护了？难道德·伏尔玛尔夫人的善行只满足于需要符合于一定的条件吗？对于我来说，我是比较苛刻的：我愿意要求我夫人的善行是出之于她的心而不是出之于偶然，我不认为她保持自己的诺言就感到满足；她对自己怀疑，在我是种侮辱。”

接着他把我们带到他的书房里，那里我看到他从一只抽屉里，连同我当时给他的几份信件的抄件一起，拿出所有我认为从前在我母亲房间里被巴琵烧掉了的信的原件，我几乎晕了过去。他指着它们对我们说道：“这是我安全的保证；如果它们欺骗了我，那将是对人们尊敬的东西全都不能相信，这就是疯狂。我要把我的妻子和荣誉交给她——姑娘和被诱惑者——，她喜欢善行更甚于唯一和可靠的幽会；我要把妻子和母亲的于丽交托给能控制他欲望的人，他知道尊敬情人和姑娘的于丽。如你们俩的随便哪一位能自鄙到可以认为我这样说是错误的，我可以立即收回我的话。”表姐，你相信有人敢于轻易回答这话吗？

然而我还是在午后找时间跟我丈夫单独谈话，我并没有作大道理的谈论，那是我无法长久进行的，我只限于要求推迟两天：他马上同意。我利用这两天来给你写这急件并等候你的回

信，好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很知道我只要请求我丈夫完全不要走，而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的他，对于如此轻易的恩惠是不会拒绝的。可是，我亲爱的，我看到他对我表示的信任他是很高兴的；假如他认为我需要比他容许我的更多的保留时，我怕会丧失他一部分的尊敬。我也清楚地知道，只要对圣·普栾说一句话，他会毫不迟疑地陪他去；但我丈夫会那么容易上当吗？而且我这样的举动能对圣·普栾不留下权威的神色，也仿佛留给他某种权力吗？此外，我怕他不要对我认为必需的这种预防措施作推论；而这起初看来很容易的方法，也许实质上是最危险的。最后，我并非不知道没有一种考虑不能同一种真实的危险可以平衡的；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存在吗？这确切是你应该为我解决的疑问。

我越想探测我灵魂现在的情况，我就越能发现我在那里可以安心。我的心灵是纯洁的，我的良心是平静的，我既不感到纷乱，也不感到害怕；在我心头发生的一切，由于我对于我丈夫的真诚，使我不用费什么劲就都可以向他承认。并非某些不由自主的回忆有时不给我一种感动，这种感动最好能没有；可是这些回忆远不是由于看到了引起它的人而产生的，我觉得自从他回来以后这些回忆变少了，我虽然看到他时感到愉快，我不知由于什么奇特的原因，在想到他时感到更愉快；总之，我觉得甚至不需要德行的帮助，就能在他面前感到平静，当罪恶的恐怖不存在时，它破坏的感情将难于再生。

可是，我的天使，当理智发出警告时，心灵是否足以使我安宁？我已丧失了依靠自己的力量。谁能回答我说，我的信心还不是罪恶的幻想？我怎么能相信曾多次欺骗过我的感情？难道罪恶

不总是由于对诱惑加以骄傲的藐视而开始的？对危险开玩笑会招致失败，是否想再度尝试这种失败呢？

我的表姐，你衡量一下这些考虑；你会看到它们自身虽然没有根据，但它们却是由重大原因引起，并值得对它们加以考虑。请把我从它们引入的迷惑中拯救出来。指引我怎样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行动：因为我过去的错误已破坏了我的判断力，并使我无法像过去那样决定一切事情。不管你對自己怎么想，你的心灵是平静和安宁的，我对此有把握，事物能从中得到正确的反映；可是我的心灵总是像波涛一样激动，使事物混淆和变形。我已不敢相信我所见到和感到的一切；虽然有如此长时间的悔恨，我痛苦地感到，过去错误的份量是终生要背负的重担。

第十三封信

陶尔勃夫人复德·伏尔玛尔夫人

可怜的表妹，你有那么多的理由平静地生活，你却在不断地苦恼自己！以色列呀，你的一切不幸都来自你！如果你听从你自己的规则，在感情范围里你只听内心的声音，你的心灵能使你的理性沉默的话，那么你便可毫不迟疑地倾听它启发你的安全，你也完全不必与它作对而害怕只能来自它的危险了。

我知道你，我很清楚地知道你，我的于丽：比你装出来的样子更确切地知道，你想用过去的错误来屈辱自己，借此来防止新的错误；你的良心的不安不在于对将来的预防，而在于过去使你失足的那种鲁莽。你在作时间上的比较！算了吧！你也得比较条件，并记住那时我责备你过于自信而造成的错误，而今天我要责备你的害怕了。

你在欺骗自己，我亲爱的孩子：是不应该这样欺骗自己的；如果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精神状况不去想它，他可以懵然无知，但只要他看看自己的心灵，他就无法隐瞒，他的德行以及他的罪行都会暴露。你的和善，你的虔诚给了你谦虚的倾向。你要慎防这种危险的品性，因为它在把它集中时只能激励虚荣心，你要相信一个正直的灵魂的高贵的坦率要比谦恭的人的骄傲更可取。如果在智慧里需要保持节制，那么在它引起的谨慎里也有此需要；应该担心对德行的屈辱的关心会降低心灵，而想像的危险不要因

为我们都惊慌不安、都在想它而变成真正的危险。你没有看见在跌交后站起来时应该坚定地站立着，而向他跌交的反方向倾斜，却是再次跌交的方法吗？表妹，你在爱情上像爱洛漪丝一样；你变得像她一样虔诚；但愿你比她取得更多的成功！实在说，如果我不知道你天性如此胆小，你的恐惧也会使我害怕；如果我也一样顾虑多的话，那么由于为你担忧，你也会使我为自己哆嗦的。

这一点你要好好想想，我亲爱的女友；你的性格是温柔的、和顺的，也是诚实和纯洁的；可是你是否在性的区别方面放进一种过于粗糙的、与你不相称的严厉观点呢？我同意你的意见，他们不该一块儿和一样的方式生活；但得看看，这条重要的规则是否在实施时需要许多区分；是否在成年妇女和姑娘、在一般交际和特殊交谈、在事务和游戏方面都无区别地和无例外地实施，还有引起它的礼仪和诚实有时是否该马虎些。你想在一个风气好的地方，人们在那里的婚姻里寻求自然的礼节，那里在有些集会上两性的年轻人可以会面、认识、协调，但你用你的理由禁止他们一切个别的会见。对于家庭的妇女和母亲们，她们不能有在公共场所露面的任何合法的理由，家庭事务把她们留在她们家里，而她们又不应该拒绝适合于家庭主妇的一切，这岂不是完全相反吗？我不喜欢看到你在地窖里品尝商人们的葡萄酒，也不喜欢你离开你的孩子们而去跟一个银行家计算帐目；可是如果有个正直的人来找你的丈夫，或者想同他谈论事务，因为你害怕跟他单独相处，你便在你丈夫不在时拒绝接见他的客人并向他表示你家对他的尊敬吗？要提高到原则，那么一切规则都可得到解释。为什么我们认为妇女们应该同男人们分开和隔离？我们难道为了给我

们的性加以咀咒，而这种要求是从女人的弱点出发，其目的是不让女人被诱惑吗？不，我的亲爱的，这些侮辱性的恐惧完全不符合一个善良的妇女、一个家庭的母亲，她不断地被包围在培养她荣誉的感情并从事于最可敬的自然责任的目标里的。使我们与男人分别的是大自然本身，它给我们规定不同的工作；就是这种温柔和胆怯的端庄，虽没有确切的提到贞洁，却是最可靠的守护神；就是这种注意的和辛辣的保留，它在男人心里同时培养欲望和尊敬，可以说用作对德行的献媚。因此甚至夫妻关系也不能是例外。因此最正派的妇女一般也都保持驾驭自己丈夫的权力，因为依靠这聪明和谨慎的保留，既不任性也不拒绝，她们懂得在最亲切的结合里对他们维持着一定的距离，并阻止他们永远不厌倦她们。你与我会同意你的严厉的办法应当容许有例外，而且它的基础不建立在严格的义务上，所以你那整个体面的要求有时可以不必遵守。

你建立在你过去错误的基础上的谨慎态度，对于你现在的状况是不公正的；我永远不能原谅你的心的这一点，我也很难原谅你的理智的这一点。防卫你荣誉的围墙为什么不能保护这种可耻的恐惧？我的表妹、我的妹妹、我的女友、我的于丽，怎么能够把一个太敏感的姑娘的弱点跟一个有罪的妇女的不忠诚混淆起来？看看你周围的一切，你会看到应该提高你的灵魂和加强它的力量。你的丈夫他如此相信你，你要对得起他；你的孩子们你要教他们好，他们将来会以你为母亲而感到骄傲；你那尊敬的父亲对你是如此可亲，他以你的幸福而感到快乐，他以你比以他的祖先更感到骄傲；你的女友，她的命运有赖于你的命运，你对她的命运也有回报的义务；她的女儿，你对她有向她引起你愿作她

榜样的责任；你的男友，也对你的德行要比对你的美丽更崇拜百倍，他心头充满了对你如此高的尊敬，它超过了你所害怕的那样；最后，你自己，你发现在你现在的智慧里有多少你努力所得的奖励，你一刻也不愿丧失所费的努力的成果；看，有多少理由能提高你的勇气并使你羞于否定你自己！可是为了答复我的于丽，我是否需要考虑她的情况？我只消知道，在她处在谬误时期的她的悲叹就够。啊！假如你的心灵曾有过会不忠诚的想法时，我会懂得你的恐惧并会对你说：你要害怕这个危险；但你要记住，仅仅你可能会不忠诚这一思想就会引起你怎样的恐怖，而且这恐怖现在会比真的面对发生这恐怖时要强烈多少倍。

我惊讶地回想起，我们以前知道有些地方，年轻姑娘的失足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罪行，虽然妇女婚后的通奸却以温和的名称叫风流，还有在那里人们结婚后对姑娘时的短暂的荒唐作公开的补偿。我知道在那里的上流社会流行着什么格言，那儿德行不算什么，那儿一切都是空洞的形式，那儿罪行因为证明的困难而被抹杀，那儿甚至证据因习惯上准许而认为是可笑的。可是你，于丽，你呀，燃烧着纯洁和忠诚的火焰，只在人们心目中有罪，但在老天爷和你中间却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你在你的过错中间只有使人尊敬，你处于无力的悔恨里，还使我们赞扬你已没有了的德行，你为承受自己的蔑视而感到愤慨，但一切显得你是可原谅的，在为你的懦弱付出了如此珍贵的代价之后，你还要畏惧罪恶吗？在你付出了那么多的眼泪后，你还会害怕今天不如过去吗？不，我的亲爱的；你远不应该为你过去的迷误不安，他们应该鼓励你的勇气；一个如此尖刻的悔恨不会导向内疚，对于羞耻如此敏感的人是不会对抗耻辱的。

如果脆弱的灵魂需要支持来对抗自己的脆弱，那么这样的支持你有；坚强的灵魂由自身获得支持，难道你的灵魂需要别的支持吗？请告诉我，恐惧的合理的原因是什么？你的一生只是一场连续的斗争，即使在你失败之后，荣誉、责任并不停止抵抗，而且终于胜利。啊！于丽，我能相信在那那么多的痛苦和困难、十二年的哭泣和六年的光荣之后，会让你害怕八天的考验吗？总而言之，你要对自己诚实：假如危险存在，你就救你自己并为你的心灵害臊；假如它不存在，那么害怕一种达不到你的危险，那便是污辱你的理性，是使你的德行沮丧。难道你不知道，有的可耻的诱惑是不会接近正直的灵魂的，战胜它们也甚至是羞耻的，而提防它们与其说表示谦恭，不如说是自甘堕落吗？

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论据是驳不倒的，我只想告诉你，其中有些是驳斥你的论据的，这就足以为我的意见辩护。这方面你不要依靠你自己，因为你不能正确地判断自己，也不要依靠我，因为即使对于你的缺点我只看到你的心，而且总是崇敬你；但要相信自己的丈夫，因为他能看出你本来的样子，能正确地按你的优点来判断你。我像所有易感的人一样，对于不以感情突出的人会立刻抱有坏的意见，因此担心这样的人来干涉温柔的心灵的秘密；但自从我们的旅行者回来时起，我看到德·伏尔玛尔先生的一些信，认为他很好地知道你心里的情况，而且你心里的活动没有一点能逃过他的观察。我甚至觉得他对一切都很细微地和正确地觉察到，所以我几乎投到了另一极端，并准备相信持重的人们，比自己的心灵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比如像我这样的、易冲动和活泼的或轻率的人们更易评判别人的激情，后者总是开始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可是从来不会猜透这些别人在想什么。无论怎

样说，德·伏尔玛尔先生很清楚地知道你，尊敬并热爱你，他的命运跟你的连结在一起。为什么你不让他完全领导你的行为，既然你自己无力量为自己负责？也许感到老年的临近，他想给你考验以使他自己放心，并防止有年轻妻子的老年丈夫通常有的嫉妒心；也许他故意想留你一个人在家，并希望你没有他也能对你的朋友保持从容自然的态度；也许认为他只是想给你以符合于你的信任和对你的尊敬。你决不应该躲避这类感情的考验，仿佛你认为它们对于你是无力承担的；总之，据我看，如果你完全相信他的温柔和理智，最好满足审慎和谦虚的要求好了。

你是否想用你从来没有的骄傲来惩罚自己和预防一种不再存在的危险来不得罪德·伏尔玛尔先生？在同哲学家单独相处时，你要采取现在是多余而过去那时是如此必要的预防措施；迫使自己遵守仿佛既怀疑自己的善行，又怀疑自己的心和他的心的那种矜持态度。避免过分温情的谈话、关于过去的温柔的回忆，停止或预防太久的促膝谈心；把自己的孩子经常留在自己身旁；尽量少地跟他单独留在房间里、“福地”里和虽然已丧失了魅力的小树林里。采取这些措施时尤其要注意非常自然，好像是偶然的，使他不要有一会儿怀疑你在害怕他。你喜欢游船；你因为丈夫怕水，也为了孩子们免担风险而放弃了这消遣；趁你丈夫不在的时候，你可以进行这种娱乐，把孩子们留给方勋照顾。这是你不冒危险地倾吐甜蜜的友情的方法，并在船夫保护之下和平享受长久密谈的机会，船夫能看得见而听不到，而且在想到大家要做之前不能离开他们。

我还有个主意，许多人可能对之发笑，但我确信会使你高兴：那就是在你丈夫不在时写忠实的日记，等他回来时交给他，

还要想到收进日记里的一切交谈。实在说来，我不相信这种办法会对许多妇女有用。可是一个坦率和不会起坏主意的灵魂总有许多其他妇女所缺少的反对罪恶的好办法。能保持纯洁的办法没有一件是可以被忽视的，小的注意可以保全大的德行。

此外，既然你的丈夫决定在经过时要来看我，我希望他将对我说明他旅行的真正的理由；如果我发现他的理由不充分，我将或者劝他不要继续去完成它，或者不管怎样，我将做他不愿做的事；这你可以放心。当前，我想这些已足够使你安心度过八天考验所需要的了。的确，我的于丽，我太理解你，所以能够像为自己一样为你保证，而且甚至还比我自己更能保证。你将始终是你所想的和应该的那样。当你想唯一从事于自己灵魂的高洁时，那么你那时不会有危险威胁你，我也不相信有料不到的危险：人们徒然用软弱这虚假的名词来掩盖总是自愿的错误，妇女如果不愿自己失足，是决不会失足的；而假如我认为类似的命运在等候你时，你要相信我、相信我的亲切的友爱、相信你可怜的格兰尔心中能产生的一切感情，我将以太敏感的利益来全力保护你，决不让你单独受命运的摆布。

德·伏尔玛尔先生对你说过，他在你结婚以前一切都已知道，这并不使我惊讶：你知道我总在怀疑这事，而且我还要进一步说，我的怀疑不限于巴瑟的不审慎。我从来不相信一个像你父亲那样正直和诚实的人，即使如果他只有疑心，会决心欺骗自己的女婿和朋友；如果他向你那么强调要保守秘密，那只是因为向你向他揭露完全跟他的不同，他想使事情变得比你的承认较少使德·伏尔玛尔难受。但应该打发你的信使回去了；我们一个月后有空时对这一切再详细交谈。

再见，小表妹；这向布道者的布道已经足够：你捡起你从前的职业，这是有原因的。我还能同你在一起，心里十分苦恼。我在赶快把我的那些事情结束时把它们全都搞乱了，简直不知道我怎么弄的。啊！夏依奥，夏依奥！……如果我过去稍微聪明些！但我希望始终糊涂。

附言 我想起来了，忘记向你祝贺你的阁下的称呼。我请你告诉我，你的丈夫阁下是 atteman * knès 或是 boyard？对于我，如果要叫你做 boyarde** 夫人，我相信会挨骂。可怜的孩子！你生为小姐而曾那么悲叹，而你现在成了王族的妻子就更幸运了！我们之间说说，对于一个如此伟大品格的夫人，我觉得你的恐惧不免有些平民化。你不知道小的不安只适合于小人物，难怪世人嘲笑一个好家庭的儿童认为是他父亲合法的儿子吗？

* Atteman，和 Hetman 一样，是 Cosaques（哥萨克）首领的称号。按照 Landais 和 Boiste 词典，是彼得大帝以前俄国的小君主。Le Complément du Dictionnaire de l' Académie（学院词典补编）给的定义如下：knès 或 kgniaz 是斯拉夫人的骑马的地主战士；knès 比 woiévodes 或 boyards 为低的等级。——原编者注

** 陶尔勃夫人显然不理解前面两个名词实际上是高贵的称号，而一个 boyard 不过是个简单的贵族。——卢梭原注

第十四封信

德·伏尔玛尔先生致陶尔勃夫人

我出发到岱当惹去了，小表姐；我本来决定那时去看您，但由于您的原因而耽误，我必需赶路，所以我宁可在回程时在洛桑过夜，以便在那里跟您共度几个钟头。我有许多事要同您商量，我现在先告诉您是些什么事，好让您有时间思考，然后再把您的意见告诉我。

我不想向您说明我对于那位年轻人的计划，这要等到我对他本人的认识证实了我关于他的善良的意见之后才说。我相信我对他已经相当有把握，所以我们之间我可以向您吐露这计划是想叫他教育我的孩子。我并非不知道这种重要的工作是父亲的主要任务；可是当要把这任务担当起来时，我要完成它将是太老了；而且我气质平静和爱好沉思，一贯不够活泼，很难处理年轻人的事情。此外，由于您已知道的原因^{*}，于丽将忧虑地看到我自己接受一个难于使她满意的任务。由于许许多多理由，你们女性是不适合教育男孩子的；因此于丽从事教育你那可爱的昂利爱特，你的工作我安排你管理家务，按照你认为已经建立并经您同意的方案办；我的工作将是看到三位诚实的人促进全家的幸福，同时

^{*} 这原因读者还不知道，但是请暂时忍耐一下。——卢梭原注

品尝老年时出于他们工作而得到的休息。

我常常看到我的妻子对于把自己的孩子交托给雇用的人感到极端厌恶，她的这种忧虑我不能责备。家庭教师那可敬的职务需要那么多的才能，人们没法用金钱购买，需要那么多的德行，那不是可以讲价钱的，用金钱是一个都找不到的。只有在有才干的人中可以遇到有教育的家庭教师，只有最温柔的朋友的心灵可以用父亲的关怀来教育人家的孩子；须知才能、尤其是眷恋之心是不能用金钱买卖的。

我觉得在您朋友身上结合着一切合适的品质；如果我能正确认识他的灵魂，那么我认为除了使这些可爱的孩子成为他们的母亲的幸福之外，他不会有更大的幸福了。我能预料的唯一障碍是他对于爱多阿尔阁下的依恋，后者很难同意他摆脱一个如此珍贵并对之有如此大的恩惠的人，除非爱多阿尔阁下自己这样要求他。我们不久会等到这个非凡的人物；因为您对他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假如您给我的想法没有错的话，我要请您就这个问题对他商谈。

小表姐，您现在有我的一切行为的钥匙，没有这次的解释，它只能显得十分奇怪，我希望它今后会得到于丽和您的同意。有于丽这样的妻子，使我采用对其他的女人行不通的方法。如果我完全信任地让她在她德行的唯一防卫之下同她过去的情人待在一块儿，那么我在不曾确信他已经完全停止他作为情人的保证之前，把这情人安置在我的家里，那我便是个疯子；假如我有个不太可信任的妻子，我怎么能对此作出保证呢？

我曾看到您几次对于我在爱情上的意见发笑，可是现在我可以有羞辱你的办法了。我作了不论是您、还是世上的妇女都不

曾做过的发明，虽然人们认为你们妇女怎样精明，然而您初初一看也许会感到是必然的，而且当我能够向您说明我是根据什么得到时，您认为至少是已证明了的。向您说我的两个年轻人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相爱过，这无疑不是告诉您一桩奇闻，相反地，向您肯定说，他们已经完全摆脱爱情，您知道理智和德行所能做到的事：这也并不是他们最大的奇迹。然而这两个相反的东西却同时是真实的；他们彼此之间从来没有这样热烈地相爱，而他们之间只有一种纯正的爱慕；他们始终是情人而且也只不过是朋友：我想，这正是您所最少期待的，这正是您所最难理解的，然而这是确切的真实。

这就是您大概觉察到他们或者在他们的言辞里，或者在他们的书信里发现经常矛盾的谜底。您曾写信给于丽提到的画像比其他一切更可为我弄清秘密；我看到他们总是真诚的，即便在不断的矛盾里。当我说“他们”时，这主要指的是圣·普乐！因为对于您的女友，人们只能用猜测来谈到她；一层智慧和真诚的面纱在她的心的周围形成那么多的皱褶，以致不可能用人们的眼睛穿透进去，连她自己也不能穿透。只有一点使我怀疑她还有些不信任要克服，她在不断地在她自己身上寻找她所要做的，是否她已完全痊愈？她做得如此严格，如果她真是痊愈了，她就不会如此热心地这样做了。

至于您的朋友，他虽然很有德行，却比较不怕他剩下的感情，我看到他还有他最初青春时期的一切；但我也看到我没有权怀疑自己受到污辱。他所爱的不是于丽·德·伏尔玛尔，而是于丽·岱当惹；他不恨我是他所爱的人的占有者，而是他曾爱的人的掠夺者。另一个人的妻子不是他的情人；两个孩子的母亲不再

是他从前的女学生。她的确很像她，她也常常回想到过去。他在过去的时候爱她，这便是真正的谜；请您除掉他的回忆，他便不会再有爱情了。

小表姐，这不是一种虚妄的猜测，而是十分确实的观察，而且扩展到其他人的浪漫史，它似乎可以获得更普遍的性质。我甚至相信用您自己的思想也并非难于解释的。您把这两个情人分开那时，正是他们的激情达到最激烈的时候。如果让他们继续留在一起更长久些，他们将可能慢慢地冷下来；可是他们彼此不断想像的是他们分离那时的形象。完全没有看到情人随着时间推移而起的变化，这年轻人还是像他那时看到的那个样子爱着她，而不是她现在样子去爱她*。为了使她幸福，问题不仅在于把她还给他，而且还在还给他以他还在他们初恋那时同样的年龄和同样情况的她；对这一切改变丝毫，就等于去掉了他那时所许诺的幸福。她现在变得更美了，可是她改变了；她所获得的，在这个意义上转换成他的损失，因为他所恋爱的是原来的，而不是另一个的她。

他心里继续着激烈的惊慌不安，是他把时间搞混，常常把过去太温和的回忆误认为现在的感情来责备；但我不知道该不该使

* 你们这些女人，你们想把爱情这样轻松和短暂的感情当做是稳固的东西，那真是疯了。自然界一切都在变，都在继续不断地流；而你们想使之成为固定的火！而且你们凭什么权利要求今天被爱是因为你们昨天被爱？如果办得到，那么你们可以保持同样的容颜，同样的年龄，同样的脾性，你们可以始终是一样的，于是人家就能永远爱你们了。但不断地改变而要人家永远爱你们，那就是说要人家每一时刻停止爱你们；这不是要求固定的心，这是要求跟你们一样是改变的心。——卢梭原注

他睁开眼睛，是否该使他治愈。而这样做，让他留在迷茫里也许比把一切告诉他更为有利。启发他以他心灵的实际情况，这就是把心里宝贵的东西宣布死刑，就是说使他悲伤失望，这是危险的情况，因为悲伤总是有利于爱情。

他从压迫人的良心自责中解放出来后，也许会更乐于那本来应该熄灭的回忆；他将更少保留地谈她；而他的于丽的容貌还没有在德·伏尔玛尔夫人的脸孔上消失掉，用力寻求时还能在上面找到。我认为不应当唤醒他关于仿佛在跟自己作斗争里获得了的成功，因为这会提高他的信心和帮助他完成。不，代替这样做，应该把他必须忘却的过去的记忆从他身上驱逐掉，并从对他如此宝贵的回想中引出来，用别的思想引导他。您过去帮助他产生那些思想，现在您要比其他任何人更能把它们抹去；可是这只有当您完全同我们住在一块儿时，我才能悄悄地对您讲这一切，这个任务，如果我没有弄错，对于您并不太繁重。暂时我设法使他对现在害怕的东西习惯起来，把它们用他不再有危险的方式提出。他是易激动的，但是意志薄弱和容易控制。我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来欺骗他的想像力。在他情人的位置上我常常迫使他看到一个正直人的妻子和我孩子们的母亲；我抹去一幅图画而用另一幅，用现在来代替过去。人们把一匹易受惊的骏马引到使它吃惊的事物前，这可使它不再受惊。这种方法就可以应用于这些年轻人，他们的想像力还在燃烧，但他们的心已经冷却，就向他们提供在远去的魔鬼们，在走近它们时却在消失。

我相信我很能理解于丽和圣·普莱的力量，因此我只使她们承受他们力所能及的考验：因为智慧不在于无区别地采取一切预防措施，而在于选择那些有用的和不考虑那些多余的。我把他

们单独留下来的那八天，可能已足够使他们学习分清他们真实的感情和认识他们相互间那些是真的。他们越是单独相会，他们便越将容易理解他们的错误，把他们将感受到的和从前在同样情况下感受了的作一番比较。我还要补充说，对于他们重要的是要习惯于必须没有危险地生活在亲亲热热的气氛里，如果我的看法能够实现的话。根据于丽的行为，我看到她接受了您的劝告，她一定会照它们办，以免使自己犯错误。我感到能把她完全值得的这种证明给予她，我将多么快乐，如果她在丈夫身边是个值得信任的妻子！但如果这样不给她的心带来快乐，她的德行仍然一样：她将多花些代价，但胜利不会减少。假如今天还存在一些内心的痛苦，那只是谈到回想过去的谈话时的激动，这她很有预感并总能避免的。这样，像您所看到的，我的行为不应该按照通常的尺度，而是从我给自己提出的那些目的出发，并从我关心的人的独特性格出发来作判断的。

小表姐，现在等待我回来时再见。我虽然没有向于丽作所有这些解释，但我不需要您向她保守秘密。我的原则是不在朋友之间设置秘密：所以我把这些提供您斟酌；您可以根据审慎和友谊给您的启示来处理：我知道您所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和最高尚的。

第十五封信

圣·普乐致爱多阿尔阁下

德·伏尔玛尔先生昨天出发到岱当惹去了，我很难想像他这一次出发留给我的凄凉的境况。我想他的妻子的离开，对于我会比他的离开更好受些。我甚至感到比他在面前时更拘束；无声的沉静统治着我心的深处；隐秘的恐惧阻止了心的低语；我对欲望的烦恼还不如对畏惧的烦恼厉害，我没有罪恶的诱惑而经受着罪恶的恐惧。

阁下，您可知道，我的心灵在什么地方得到安定和没有那种可耻的恐惧吗？是在德·伏尔玛尔夫人身边。我一接近她，她的存在平息了我的不安，她的目光澄清了我的心灵。这便是她的心灵的影响，她显然总在她周围散布着纯洁和安宁的情绪。我的不幸在于她生活的规则不让她整天能跟她的朋友在一起，而在我被迫看不到她的时刻，我感到的痛苦仿佛比我远离她时会少些。

昨天在她丈夫出发后她对我说的一句话更增加了我心头感到的忧闷。虽然在这时刻之前她的态度相当平静，但这时她却以感动的神情长久地用眼睛盯着他，我起初以为这只是由于这幸福的丈夫的离别而引起；但从她的说话里我才明白她的感动还有一种我不知道的原因。她对我说：“您看到我们怎样生活，也知道他对我多么宝贵。可是不要认为使我同他连结的感情是跟爱情同样温馨和更有力，它也有弱点。一起生活的温柔习惯的中断使我

们感到难受，但很快重新恢复的可靠的希望可以安慰我们。在我们如此稳定的生活里很少担心变化的理由；只有几天的小别，我们不为短期分离发愁，而为很快重新见面高兴。您看到我眼睛里的愁闷来自更重大的原因，虽然它与德·伏尔玛尔先生有关，但完全不是他的离开所引起。”

她又用深入的声调补充说：“我亲爱的朋友，地上没有真正的幸福。我有最诚实和最和善的人作为丈夫，一种相互的爱好和义务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他除了我的愿望之外没有其他的愿望；我有始终只给予他们母亲以快乐的孩子们；再也没有比我表姐更温柔、更有德、更可爱的女友，我心中把她看作偶像，我很快就要同她一块儿生活；靠了您，生活对于我变得更可爱，因为您证实了我对您的尊敬和依恋；一场长久和恼人的诉讼很快就要结束，它就会把一个最好的父亲交还到我们的手里；一切都给我们繁荣昌盛；秩序与和平统治着我们的家；我们的仆役都很勤勉和忠诚；我们的邻居都向我们表示他们的各种关心；我们享受着共同的敬爱。一切都对我好——老天爷、好运气和人们，我看到什么都在促进我的幸福。一个秘密的忧虑、唯一的忧虑却在败坏它，所以我并不幸福。”她以一声叹息说出最后这句话，它刺穿了我的心，我太清楚地看出它与我是毫无关系的。“她并不幸福”，我也叹息着对自己说，“而这不再是我阻止她这样！”

这个悲惨的思想顷刻之间搞乱了我的整个思想并搅浑了我开始享受的安宁。这些话把我投入到了不能忍受的怀疑中，我实在受不了，便要求她向我揭示她的心，她终于把这致命的秘密向我倾倒出来，并允许我向您泄露，不过现在到了散步的时候，德·伏尔玛尔夫人现在从她房里出来带她的孩子们去散步；她叫

人来找我去。阁下，我得跑去；现在再见，在下封信里再把这封信里中断了的问题向您报告。

第十六封信

德·伏尔玛尔夫人致她的丈夫

像您所规定的那样，我在星期二等您，您会发现一切都按您的意见安排好。您回来时去看看陶尔勃夫人；她会告诉您在您不在时发生的事情。我更喜欢您从她那里比从我这里更好了解它。

伏尔玛尔，我确实相信值得您的尊敬；但您的行为并不很合适，您严酷地对待了您妻子的德行。

第十七封信

圣·普乐致爱多阿尔阁下

阁下，我要向您报告一件我们过去几天经历的危險，我们幸运地摆脱了，只受了点惊和有点儿劳累罢了。这值得单独写一封信：您在读它时就会感到我给您写信的道理。

您知道德·伏尔玛尔夫人的房子离湖不远，而她是喜欢在湖上漫游的。三天前她丈夫不在而我们无所事事和夜晚的美丽使我们计划明天游一次湖。太阳初升时我们就到了湖边；我们坐了一条有鱼网的船，三名划手，一名仆役，我们带了些中饭用的食物上了船。我带了枝枪好打 besolets*，但她使我对于平白无故地打鸟和纯粹为了快乐而做坏事感到羞惭。于是我不断回想起那些大的 sifflets，tiou-tiou，crenets，sifflasons** 鸟来作消遣，我还从很远处向一只罾媒放了唯一的一枪，但没有命中。

我们在离湖岸五百步的地方垂钓了一两小时。鱼钓得很多，但除了一条鳟鱼挨了一桨，于丽还是把所钓的鱼都扔到了水里。她说：“它们是受苦的动物；放掉它们；让我们享受它们脱险的快乐。”

* besolets：一种在日内瓦湖上的候鸟。besolets 的肉并不好吃。——卢梭原注

** 这些都是日内瓦湖上的鸟名，其肉都很鲜美。——卢梭原注

这一手续进行得很慢，不大情愿，还有抗议的；我很容易看出我们的雇工宁愿吃鱼而不愿救鱼的命。

然后我们在湖上泛舟；后来我由于年轻人的活力（我应当治好这毛病了），使开始 nager*，我在湖中央领导划船，我们很快离湖岸有一古里以上**。那时我向于丽说明我们周围的优美的地平线的所有的部分。我向她指出远处的罗纳河的几处出口，它们凶猛的水流突然在四分之一古里处停了下来，仿佛担心泥泞的水污染了湖面晶莹的天蓝色。我叫她观察山脉的一些突出部分，它们相应的和平行的角把它们分开的空间形成充满着水的河床。在离开我们的山坡时，我喜欢让她欣赏伏州地区富饶和可爱的湖

* nager：领划。日内瓦江湖的船夫用语。用划来掌握其他人划的桨。——卢梭原注

** 这是怎么回事？面对克拉朗的湖至多不到（没有）^②两 lieues（法国古里，一 lieue 约合 4 公里。——译注）宽。——卢梭原注

② n' ait（没有）而不是 ait（有），这里应当这样写。但 ne 在这里是按作者意见表示在句子里包含有否定的意义，即湖没有两古里宽。这是类似的影响，它使许多人错误地说：“avant qu' il n' arrive”（在他来之前），然而 avant que ne（在……前不）是布封（Buffon）用的。此外再没有理由说：“je crains qu' il ne vienne”，（我担心他来），它仍然为语法所接受，虽然可以在一些优秀作家中找到，尤其在诗歌里有许多取消 ne 的例证。我们也不应该在 je crains qu' il ne vienne（我担心他来）和 je crains qu' il ne vienne pas（我担心他不来）建立不同的意思，因为规则是 pas 加在 ne 后是纯粹补充用的。拉丁语以它通常的逻辑和它的细致，对于使用 craindre（担心）一词有很幸运的区分。“Je crains qu' il vienne”是 timeo ne veniat，是他不来，而“je crains qu' il ne vienne pas”是 timeo ut veniat，即他来。——原编者注

滨，那里有许多城镇、无数的人民、各方面的青翠和点缀各种植物的山坡，它们形成了一幅悦目的图画；那儿的土地到处都耕种，很丰饶，向农民、牧民和葡萄种植者提供他们劳动的可靠的收获，那是包税人无法吞没的。然后我又向她指出对面山坡上的夏勃莱，这地方受大自然的赐予不比别处差，但它只显出一片可怜的景象，我便让她清楚地区分两个政府关于人们的富庶、数量和幸福的不同的结果。我对她说：“就是这种情况：大地向自己耕种的幸福的人民张开它富饶和慷慨的胸怀；它仿佛向自由的和平景象微笑并表示兴奋：它喜欢养育人民。反之，那些破旧的房子、欧石南和荆棘，它们美满了半荒漠的大地，从远处就表示一个无心的主人在那里统治，因此吝啬的土地只给奴隶们若干贫瘠的收获物，他们也得不到利益。”

正当我们快乐地用眼睛观看附近湖滨风景来作消遣时，一阵东北风把我们斜着向对面湖岸括去，风一刮，天气也很快转凉了；当我们想划回来时，阻力变得那么强，我们那脆弱的船已不可能战胜风力。波浪迅速地变得很可怕：应当回到萨伏阿的湖岸并设法在梅耶利村上岸，它就在我们附近，并几乎是这湖滨唯一可以方便地上陆的地方。但风向转变而且加强了，使我们的船夫的努力变得徒劳无功，把我们括到更下面，沿着一片陡削的山崖，那儿找不到靠岸的地方。

我们全都划桨；几乎在这同时，我痛苦地看到于丽发作了一阵心绞痛，她软弱无力地靠在船边。幸亏她习惯于风浪，这一状况也没有继续多久。然而我们的努力却与危险同时增长；太阳、疲劳和汗水使我们都气喘吁吁并耗尽了力量：这时于丽又鼓起了勇气，她以她同情的抚慰来鼓舞我们；她无区别地用自己不知疲

劳的亲切的手擦拭我们潮湿的脸；在杯子里用水掺了酒，为了我们不致沉醉，她给最疲惫的人轮流喝它。是的，您的最可敬爱的女友在这时闪耀着最动人的光辉，那时炎热和激动使她的脸色显出最大的热情；而最能增加她的妩媚的是人们很清楚地看到在她受感动的神色上，她的一切关心并非由于自己害怕，而是由于对我们的同情。在一次把我们全都浇湿的冲击里，有两块船板突然开裂，她以为船被撞碎了；于是在这个温柔的母亲的一声惊呼里，我清楚地听见这样的话：“啊，我的孩子们！难道再不能看到你们了？”就我看来，我的想像力总是比灾祸走得更远，虽然我知道灾祸的实际情况，我仍然时不时地看见船已沉没，而这如此动人的美女在浪涛中奋斗，死亡的苍白使她脸上的玫瑰红改变了脸色。

后来靠了极大的努力，我们才转回到梅叶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斗，克服了十步远的湖岸，我们终于登上了陆地。上岸时，一切疲劳都被忘记了。于丽对于每个人的努力都表示感谢；在危急关头她只想到我们；到了地上，她又觉得大家只为了救她一人。

我们的午饭吃得很香，这是在一次剧烈的劳动后的结果。河鳟烹调得很好。于丽十分爱吃，但吃得很少；于是我明白为了免除船夫们对他们的牺牲的遗憾，她不关心我自己是否多吃。阁下，您对此曾讲过一千次，在一些小事里也像在大事里一样，这可爱的灵魂总是有所表现的。

午饭以后水继续涨得很高，船也需要修补，我便建议去遛弯儿。于丽因为风、太阳，并想到我的疲劳而加以反对。我却有我的看法；因此我回答了她所有的问题。我对她说：“我从小起习

惯于艰难的锻炼；它们不但不对我的身体有害，而且更能增强它，而我最后一次旅行更使我强壮了。说到太阳和风，您有您的草帽；我们会到荫蔽处和树林里去；只需登上几处悬岩；您不喜欢平地，会同意甘心忍受疲劳的。”她同意了我所希望的，于是在我们的仆人吃饭时我们便出发了。

您知道在我被迫离开瓦莱后，十年前回到梅耶利以等待我回转去的准许。在那儿我度过了如此悲惨而又甜蜜的日子，专心惦念着她；也就在那儿我给她写了一封使她那么感动的信。我始终怀着重新看到那个孤独的隐蔽所的希望，它曾是我在冰凌中间居住的处所，我的心在那儿乐于对自己和世上最可爱的人儿交谈。在一个最愉快的季节有访问这如此亲切的处所的机会，并跟过去有其形象与我同住过的她在一起，是我遛弯儿的秘密动机。向她指点出过去那么恒久和不幸的激情的纪念处，在我真是件愉快的事。

在一小时迂回曲折和空气清新的小径上跋涉后，我们到达了那儿；这条路在树林和山崖之间不知不觉地上升，只有路的漫长是它唯一缺点。在走近和认出旧时的情况后，我几乎晕了过去；但我克服了，我掩饰了我的慌乱，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这孤独的地方是个幽寂和荒凉的处所，但充满了那种只为善感的心灵所喜悦而对其他人显得可怕的地方。一股由融雪形成的激流离我们二十步远的地方流着混浊的水，夹带着淤泥、沙土和石头的声音。在我们背后，无法攀登的岩石山岭把我们所在的那块平地同阿尔卑斯山的叫做冰川的那部分隔离开；因为冰层的巨大的山

峰不断地增长，从开天辟地起就把它掩盖着*。黑色冷杉的森林在右边苍郁地荫蔽着我们。一大片橡树林在我们左边，在激流的那边，在我们脚下，在阿尔卑斯山怀里，那湖形成的无边的水面把我们同伏州的富庶地区隔离开来，在那里，威严的汝拉山的山顶为这幅图画加上了一顶桂冠。

在所有这些崇高和神奇的风景里，我们所处的那块小地方以微笑和荒野的住所的魅力引逗人；几条小溪穿过岩石在青翠的草地上以晶莹的细流流动着；一些野生的果树在我们头顶上低着它们的头；潮润新鲜的土地盖满了花草。把一个如此平和的居处跟围绕它的事物作比较，会觉得仿佛这荒凉的地方应该是从自然界的混乱中单独逃出来的两个情人的庇护所。

当我们到达这地方，而且我把它观察了一阵之后，我用潮润的眼睛望着于丽，并对她说道：“怎么？您的心在这里没有对您说什么，在看到如此充满了您的地方，您没有感到有些秘密的激动吗？”这时我不等她的回答，就引她走向峭壁，并向她指出在一千处刻着她的缩写名字和我那时刻着有关处境的彼特拉克和塔索的一些诗句。隔了这么久以后重新看到它们，我感到原来事物的出现在眼前，能多么有力地重新燃起我当时在它们面前的激烈感情。我相当热烈地对她说：“啊于丽！我心中永恒的魅力，这里是世上最忠诚的情人从前为了你而叹息的地方；这里是你亲爱的图像成了他幸福并终于从你自己得到幸福的所在。那

* 这些山是这样高耸，当日落近半小时之后，它们的山顶还为日光所照耀，它们的红光在白茫茫的山顶形成美丽的玫瑰色，能在很远的地方看得到。——卢梭原注

时在这儿看不到这些水果，也看不到这些绿荫，花草没有点缀这些山坡，这些小溪的水流没有把土地划分开，这些鸟儿那时也听不见鸣啭；只有阿尔卑斯山的贪婪的秃鹫、不祥的乌鸦和可怕的苍鹰的叫声在岩穴里震响；那时从所有的悬崖上挂着巨大的冰柱，雪的花饰曾是这些树木的唯一的装饰；那时这里的一切都散发出冬天的严酷和雾淞的恐怖；只有我心中的火才能使我忍受这个地方，整个这些时日只是在怀念你中度过。这块石头是我曾坐着从远处观察你幸福的休息之处；就在它上面我曾写下了那封感动你心的信；这些锋利的石子曾做过我刻上你名字的刻刀；这里我曾越过冰冻的激流以便抢回为旋风吹走的你的一封信；那儿我曾反复阅读并无数次亲吻你给我的最后的信；那就是那边缘，我曾用贪婪和阴郁的眼睛测量这些深渊的深度；最后，在这里，在我悲惨的出发前我来为濒危的你哭泣过，并发誓决不比尔多活一天。为我恒久热爱的姑娘，我是为了你才生的，我和你如今处在这同一地方，莫非为了使我遗憾地回忆我在这儿哀叹你的不在吗！……”我准备继续说下去；但于丽看到我走近悬崖边，害怕起来，抓住了我的手，不发一言地紧握着，温柔地望着我并勉强忍住了叹息；然后突然转过目光和拉着我的胳膊，她以感动的声音对我说：“我们走吧；我的朋友，这地方的空气对我不好受。”我哀叹着跟她走，可是没有回答她，我永远离开了这可悲的隐蔽所，正像我将离开于丽本人一样。

经过许多转弯，慢慢地回到港口后，我们便分手了。她希望单独呆一会儿，我仍继续溜达，心里不知在往哪里走。我回来时，船还没有修好，湖水也没有平静。我们愁闷地吃过晚饭，低着头，神色沮丧，吃得少，谈话更少。晚饭后我们坐在沙地上，等待时

间开船。月亮不知不觉地升起，湖水也较平静了，于丽便向我建议出发。我伸手给她以便上船，我坐在她身旁，不再想放开她的手。我们保持着深深的沉默。船桨均匀和有节奏的声音催我沉思。沙锥鸟* 相当愉快的歌声向我描绘出另一年纪的快乐，它并没有使我高兴，反而叫我悲哀。我渐渐感到压迫着我的忧郁在增加。宁静的天空、清新的空气、月亮那柔和的光、我们四周银光闪闪的湖水、一些最愉快的感觉的集合、甚至连这可爱的人儿的接近，这一切都不能转移我心头千种痛苦的回忆。

我开始回想到从前在我们初恋的欢乐那时有一次相似的散步。那时充满我心灵里的一切甜美的感情，如今都变成了使我悲伤的东西；我们的青春时代、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谈话、我们的书信、我们的约会、我们的快乐的一切事情，

E tanta fede, e si dolci memorie,

*E si lungo costume**!*

这些能使我回想起我过去的幸福图像的小玩意儿全都回来，为了增加我现在的不幸，在我的回忆中占取地位。我心里想道：“全都完了，这些时刻，这些幸福的时光不再有了；它们永远消失了。唉！它们不能回来了；而我们活着，而且我们在一块儿，而且我们的心永远联结着！”我觉得我会更耐心地忍受她的

* 日内瓦湖的 bécassine（沙锥鸟）不是那种在法国叫同样名称的鸟儿。我们那种沙锥鸟唱的歌更热烈和更生气勃勃，在夏天夜里给湖上以生命和清新的曲调，它使湖滨地区变得更为迷人。——卢梭原注

** 这如此纯洁的信念，这些甜蜜的回忆，这长久的亲热！（梅塔斯塔塞）（意大利语）

死亡或她的不在一起，我也能对长期远离她少感到些痛苦。当我在远离她时，重新见到她的希望可以安慰我的心；我会抱着同她一会儿见面的想法来消除我的一切难受；我至少可以设想一种比我现在处境较不残酷的可能状态；然而现在就在她身边，可以看到她、碰她、同她谈话、爱她、崇敬她，而且几乎还能占有她，却感到她对于我是永远失去了，这便把我投掷到疯狂的地步，它会逐步使我激动到绝望的境地。很快我在我的思想里开始翻腾着一些悲惨的计划，在我想到这些时我会发抖，在冲动下我强烈地企图把她跟我一起投入怒涛，并在她的臂弯里结束我的生命和长久的苦恼。这种可怕的企图最后变得如此强烈，以致我不得不突然摆脱她的手而跑到船头去。

在那儿我那剧烈的激动开始转了方向；一种较和缓的感情渐渐地进入我的灵魂，同情克服了绝望，我开始淌了大量的泪水；而这状况比起我刚才那时来并非没有某种快感。我很厉害地哭泣，哭了很久，后来感到轻松了。当我觉得已经恢复平静后，又回到于丽身旁；我重新握住了她的手。她手里拿着手帕；我发现它完全湿了。我低声对她说：“啊！我看到我们的心从来不曾停止相互了解过！”她以改变了的声音说：“的确如此；但这应当是最后一次用这种声音说话！”于是我们重新用平稳的声调交谈。船划了一小时以后，我们没有其他事故就到达了。当我们进屋后，我在当时的光线下看到她的眼睛发红并肿得很厉害。她未必能发现我的眼睛会更好些。在这天的劳累之后，她很需要休息；她便告退，我也就睡了。

我的朋友，这是我这一天生活的详情，这一天我无疑感到是我情绪最激动的一天。我希望这将是转机，以后它将完全恢复正

常。此外，我告诉您，这次事件最使我确信人的意志自由和德行的力量。有多少人受到微小的引诱而失败！至于于丽，我的眼睛看见、我的心感到，她这一天支持住了人的灵魂所能忍受的最大战斗，然而她胜利了。可是我这么远地离开她做什么呢？爱多阿尔啊！当你被你的情人诱惑时，你知道同时战胜你和她的欲望，难道你只是一个人吗？没有你，我也许会失败。在这危险的日子，你的德行的回忆有一百次恢复了我的德行。

第四卷终